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四十八期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北寧鐵路管理局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重訂

（第三次及第二十二次客車暫時停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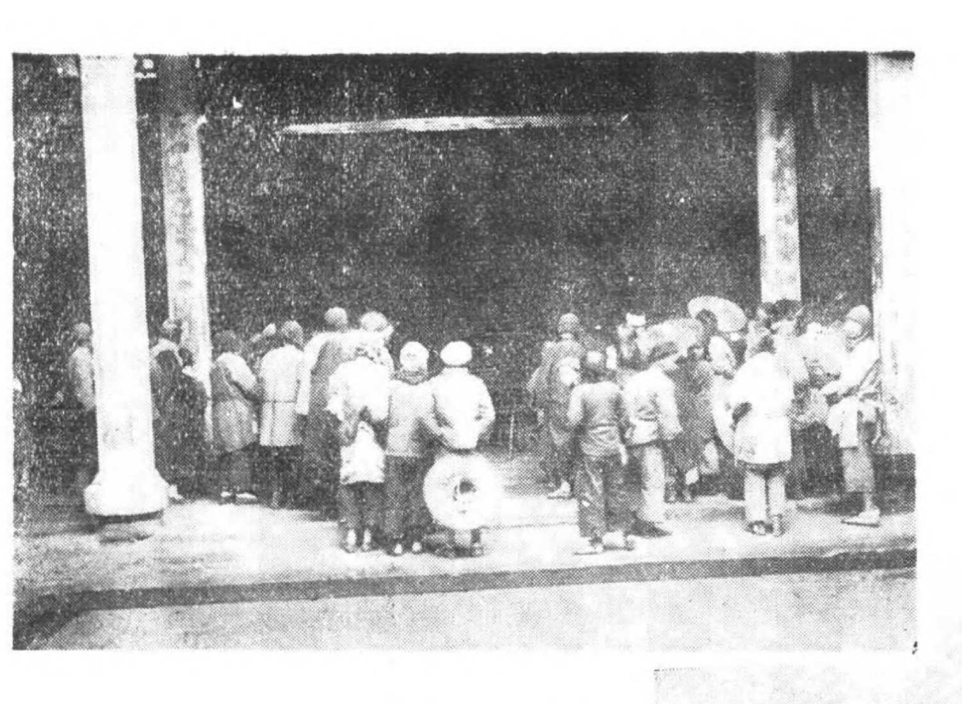
下行車

列車次數 ＼ 站別 開到時刻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開平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山海關 開	遼寧總站 到
第四十一次 普通客車中膳各等	五•四五	六•三〇	七•四五	九•一六	九•二五	九•三五	一〇•三八	一一•四六	一二•四七	一二•五三	一三•〇六	一三•三九	一四•二九	一五•三一	一六•一六	一七•四五	一七•〇五		
第卅一次及第七十五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六•一〇	八•〇五	一三•三六	一六•〇八	一六•二五	停	第七十五次	自唐山起		六•三〇	七•一〇	八•二五	一〇•四五	一三•二八	一五•五〇	一七•四二	一八•一九		
第一次平瀋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八•四五	九•一三	一〇•二二	一一•二八	一一•三六	一一•五〇	一二•四七	一三•四五	一四•三八	一四•四三	一四•五三	一五•一七	一五•四九	一六•三一	一七•〇四	一七•三三	一七•四〇	一八•四〇	六•二五
第二十三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一五	一三•四六	一五•〇二	一六•三〇	一六•三九	一六•五五	一八•〇三	一九•〇八	二〇•〇八	二〇•一二	二〇•二三	二〇•四七	二一•二二	二二•一二	二二•四六	二三•〇八	二三•二六		
第三〇一次平滬直達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一五•〇五	一五•三六	一六•四〇	一七•五〇	一七•五九	一八•三〇	開	往	上海										
第五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一六•三〇	不停	不停	一九•〇七	一九•一五	停													
第三〇五次平浦直達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一八•五〇	一九•二〇	二〇•二六	二一•三九	二一•四八	二二•三〇	開	往	浦口										
第二十一次 快車膳臥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一•〇八	二三•三八	二三•四七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八	三•二七	三•三三	三•四七	四•三〇	五•一三	六•一八	七•〇七	七•三三	七•五五		
第四〇一次平滬直達貨車及第七十三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二一•〇〇	二一•五〇	一•一四	四•〇三	四•三〇	六•四〇	九•四〇	一二•三三	一五•二〇	停									
第三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一〇•五五	一一•二四	不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四•四七	一五•四四	一六•二四	一六•二九	一六•五〇	一七•一四	一七•四六	一八•二八	一九•〇二	一九•二〇	一九•三七		

上行車

列車次數 ＼ 站別 開到時刻	遼寧總站 開	山海關 到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開平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到
第四十二次 普通客車中膳各等			六•〇〇	六•二五	六•五四	七•四〇	八•四五	九•四四	一〇•一〇	一〇•二三	一〇•三〇	一一•四二	一二•四六	一三•四六	一四•〇〇	一四•一四	一五•四五	一七•二二	一七•五五
第四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九•四五	一〇•〇四	一〇•二七	一〇•五八	一一•三九	一二•一八	一二•三五	一二•四五	一二•五〇	一三•四八	一四•四五	一五•四〇	一五•五五	一六•〇五	不停	一八•一五	一八•四五
第卅六次及第七十二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一〇•三〇	一一•五三	一二•五〇	一四•四八	一八•二六	二〇•三五	二一•三五	二一•五七	停	第七十二次	自天津起		六•〇五	六•五二	一二•四三	一五•三八	一六•五〇
第二十四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一五	一三•三五	一四•〇〇	一四•二七	一五•二二	一六•〇五	一六•二二	一六•三三	一六•三七	一七•四五	一八•五二	一九•五〇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三四	二二•四八	二三•一七
第二次瀋平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一〇•一五	二二•二六	二二•三〇	二二•五九	二三•二二	〇•一九	一•一八	二•一六	二•四二	二•五五	二•五八	四•〇八	五•一二	六•一九	六•三〇	六•三九	不停	八•四七	九•一八
第七十四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及第四〇二次滬平直達貨車											四•五〇	七•三八	一〇•〇九	一二•三九	一七•三〇	一八•[illegible]	二三•一二	〇•五五	二•〇〇
第三〇六次浦平直達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由	浦口		開	來	四•五〇	五•二〇	五•三〇	六•四二	七•四九	八•一九
第三〇二次滬平直達 特別快車臥膳各等									由	上海		開	來	七•一五	七•三〇	七•四〇	八•五〇	九•四五	一〇•二四
第六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九•〇五	九•一五	不停	不停	[illegible]
第二十二次 快車膳臥各等			二三•三〇	〇〇•〇一	〇〇•二九	〇一•二九	〇二•二三	〇三•三〇	〇三•五六	〇四•一〇	〇四•一五	〇五•三六	〇六•三二	〇七•三六	〇七•五〇	〇八•三〇	〇九•三六	一〇•五五	一一•二九

興國慘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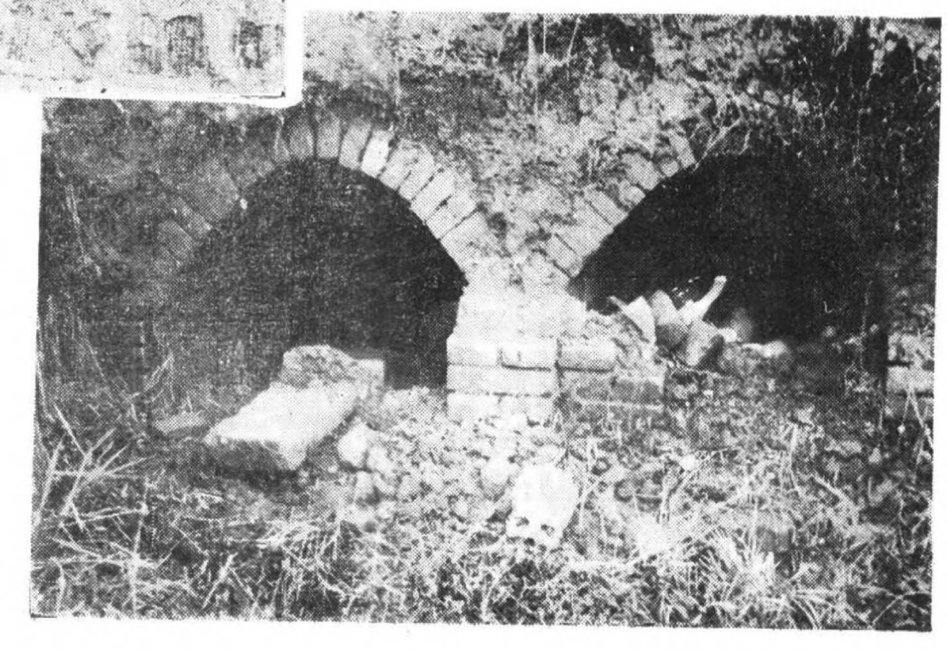
▲候領賑米之難民

➡抬埋死屍

◀共黨標語壁報之遺痕



▼被匪掘毀之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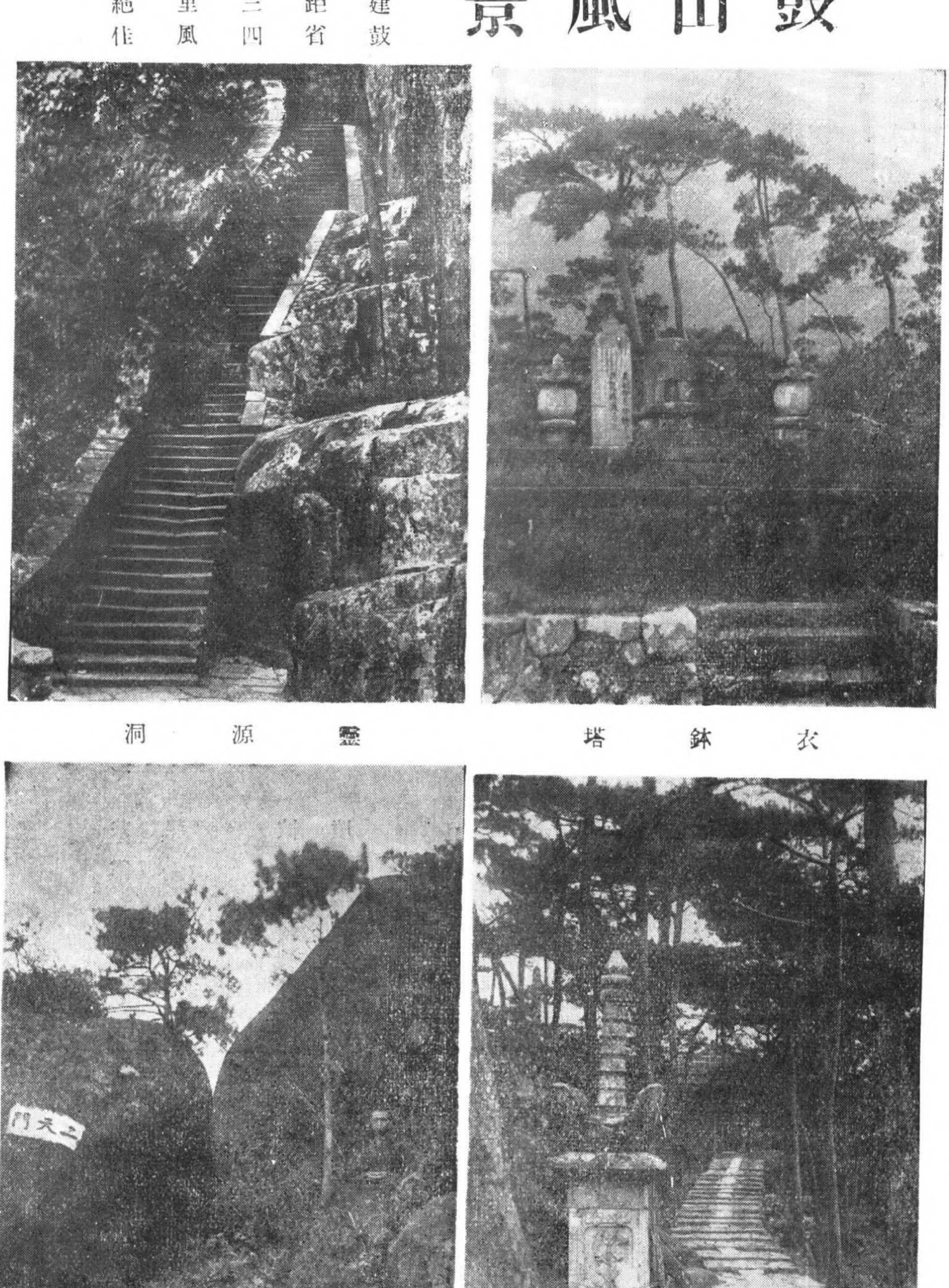




江西興國縣陷匪數載，爲匪區之一重鎮，上四圖爲收復後之寫真。

鼓山風景

福建鼓山距省城三四十里風景絕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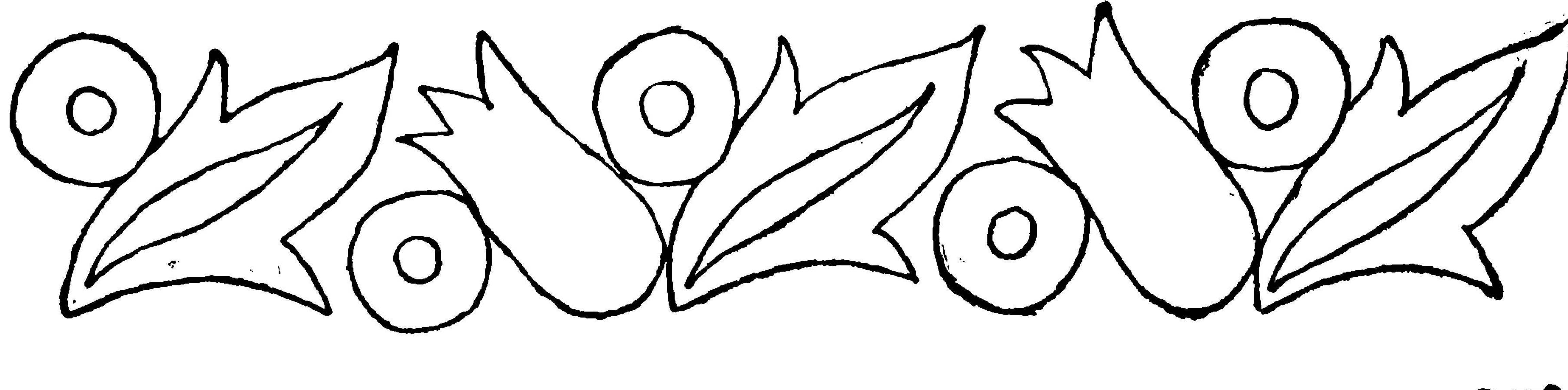


靈源洞

衣鉢塔

白雲洞二天門

更衣亭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四十八期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出版

一周簡評

汪蔣通電

現當剿匪軍事告一段落之際，五中全會即將於本月十日舉行，汪蔣二氏特於上月二十七日聯名通電全國，對於釐定中央與地方權責，列舉五項標準，以備全會採納 。所舉關於法制，用人，行政，經濟設施財政及軍事五項，皆平正踏實，按之事理，本諸經驗，皆應見諸實行，而且不難於實行。這個文件的內容，唯實而不驚華，很可看出中國的政治及領袖已有實質的進步。「今日救國之道，莫要於統一，而實現統一端在乎和平 。」這話看來好似濫調，在目前的國家環境之下，却是兩句不煩的要言。國際重辱，民眾困窮，若還不能產生一個統一的政治，國家還望翻身嗎？這一點覺悟，我們不僅責之於汪蔣兩氏，並普遍的希望於中央及地方各當局！ （草人）

劉湘商洽中的四川問題

劉湘自二十日到京，現在已逾十日。迭與汪蔣孔諸當局商洽四川問題，大體多有結果，除財政問題，不甚明瞭外，政治軍事，已經確定辦法，就是（一）省政府正式成立，劉以總司令兼任主席。（二）中央軍不入川而以其他方法援助劉氏剿匪。（三）中央祇派高級參謀團入川協贊軍事。

照此說來，在劉湘個人，此行眞是不虛，但是責任仍舊由他一人擔負，究竟幹得了幹不了 ，以後更是沒有一毫躲閃；至於財政問題，現在中央奇窮，當然無力協濟四川，要發公債，則擔保品發生問題，斷不能如此容易。若說把中央財政交還政府，姑無論主管人員，仍是劉湘親信，中央僅有虛名，縱令眞正交還中央，而一蹋糊塗的局面，整理爬梳，決非旦夕所可奏效，要因此換得中央的鉅欵補助，也是萬不可能，所以『萬事俱備，祇欠東風』，劉氏此行，實際上決不能如他期待中的圓滿，這是無可如何的。 （冷觀）

海軍談判涉及中國

我們一向認定海軍談判的本身便是政治問題，日本偏要不談政治，尤其不談遠東問題。現在這個三角談判畢竟不能跑出政治的圈子，涉及了中國問題。上月二十五日英外相西門向日代表松平表示，「在成立之海軍或其他協定中，必須考慮中國之利益。」換言之，即九國公約所保障的「領土完整門戶開放」，仍須爲國際共守的原則。美國是這個觀點的盟主，自然所見相同。報載英美將發聯合宣言，能否實現雖不敢必，觀點的一致，業已顯然。日本要求海軍平等權，事

實上是要作一個遠東的霸王，以武力割裂隣邦的領土，毀棄了神聖的約言，而要在分斤較兩的會議中不談政治，眞是個如意算盤。九國遠東公約與五國海約公約同出一源，日本既撕毀了那一個，却又在這一個上轉念頭。遠東問題不得安頓，海軍問題不能解決，我們認定這兩個問題應該一齊解決，一如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的往事。（芸生）

國聯與滿洲通郵問題

國際聯盟未曾解決了中日糾紛，却給這個問題留下一個鐵則　絕對不承認僞國。最近關於國聯會員國及美國郵政經過滿洲事，各國均有復文與國聯，贊同國聯顧問委員會的觀點，認爲通郵絕不涉及承認「滿洲國」問題。聽說現在中日兩方也正在交涉與東北四省通郵問題，我們認爲也應該遵守國聯的原則，絕對不要涉及承認僞國的形跡。（草人）

美俄關係接近

美俄關係最近很有接近的趨向，這是大可注意的一件事。據本週的消息，㈠美國準備解決對俄的債務問題，㈡美國願意拿機器和材料供給蘇俄，㈢蘇俄經營遠東區，注意發展對北美的交通。這些問題現在雖然還沒有具體實現，但是據我們觀察，不是沒有實現的可能的。

本來太平洋上的四大勢力，是日俄英美。英日既有相需的情勢，那末美俄携手正是保持遠東均勢的一種重要因素。在原則上我們是贊同這種趨勢的。不過英國因對美，既然不肯露骨的表示親日，那末美國諒也不願和蘇俄過於接近，以開罪於英。總之，國際的形勢，現今正在動盪之中，美俄的接近，現前至多不過是一個發端。所以我們對它，不能過分期待。

德政局不安

據柏林二十八日路透電，德國政局有不安定的風說，軍人陰謀推翻政府，所以人心惶惶，股票大跌。我們對於這種消息，雖無幸災樂禍的心理，但是綜觀各方的情報，德國情勢，的確是很難於樂觀的。據最近英國「曼哲斯特衛報」的觀察，德國的統治，現在根據在四種勢力上，那就是(一)國社黨，(二)秘密政治情報局——以前叫做Gestanna，現在改名叫 Gestapo——，(三)黑衫軍(非棕衫軍)和(四)薩赫忒代表的財政勢力。現在的希忒拉很不容易接近，高林和哥勃爾的權力也很有限。現在德國最有勢力的人是棕衫軍首領，兼政治情報局長辛姆拉氏Himmler和國社黨首領海斯氏。自從六月三十日政變以來，羅姆的部下，頗有些想報復的份子。所以我們據此判斷，德國政局不安之說，或許有一些影響。（樵）

太平洋諸島之謎（一）

胡道維

在歐洲大戰休戰十六週年紀念的今日（此文起草於十一月十一日），世界人類又被殺氣戰雲所籠罩了：但是今日的撒拉耶夫（Sarajevo）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換句話說，今日戰慌是以何處為其策源地的呢？再換句話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一旦爆發，其可能爆發的地點究竟何在呢？這個問題，世界輿論正在熱烈的討論。不用說，現在的大炸藥庫有二座，一在中歐，一在遠東；其在我們遠東一方面的炸藥庫，又分為兩大系統，一在中國的東北問題，一則在本篇所要討論的太平洋諸島嶼的糾紛了。我在本文裏的目的，不過就是要敘述太平洋所有各島的現狀，並闡發其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使我的讀者有個簡單而明瞭的認識罷了：因為這些島嶼與我們比鄰相處，對於我們國家的前途命運之有切身的關係，要算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了。

我們首先且對于一般直接的或間接的有關于太平洋局勢的各島嶼，次第加以實質的描寫，然後再看牠們引起國際紛爭的因素究竟在什麼地方。第一就是北太平洋的加羅林羣島（Caroline Islands）——原為德帝國的領土，現在却是日本受國聯的委託而代為統治的區域了，牠們為數有六百多，情形是很特別的。居民約有三萬五千人，種色極雜：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日本人——這也是東鄰擴張領土權的大好用武之地。

加羅林羣島是早時葡萄牙的航行家們在十六世紀時所發見的，後為西班牙所佔有。但是西班牙人却不曾舉辦重大的殖民與改進工作：在一八八九年被德國政府購買以去——此後便為日耳曼人所統治，直至歐戰以後國聯委任統治制繼將牠們傳送于日本人之手中了。

這般羣島之中的主要島嶼為雅浦島(Yap)：地沃水深，氣候宜人。這般島嶼大致頗儲藏有考古學上的資料：有廣遍的古物與遺跡，其淵源久遠，現尚屬于未曾考訂之物。在這些滿佈丘墟的面積之上，所遺存的建築計劃，表示當時土人頗具高度的文化，並有精美的器具——足以製作雕刻並在海上陸上搬運比埃及尖塔還大的磐石。這些偉大的製作品，使現代人極為驚美讚美；證明該地土著人民有極高尚的建築能力，其政府亦必很有組織而具號令建設的威權：但是這些製作物的用地與目底，現在都仍是未察明的秘奧。

雅浦島的重要性，在牠是個顯著的海底電報的轉站。日

本與美國曾於一九二一年互簽協定：美國對於日本的委任統治權加以承認，而日本亦允許供給美國電台經營以一切的便利：在國際海底電線的組織之中，這是個交接聯絡的中心，有如人身的神經系統的主腦部；所以在大戰後的和平會議之中，雅浦的命運很成爲一般人所計議揣測的對象：厥後由委任統治制將牠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給鑄定了，問題方才得着一時的解決。

雖然如此，在委任統治權的實施上，在這個險要地方的基本命途上，在在都有發生問題的可能；其實現在的疑難已經發生得不少了。因爲要明白眞相的原故，我們最好將上述協定的條文抄錄在後面。

這項協約之簽訂的日期爲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內容有如下的規定：

『兩簽約國相互約定：合衆國在雅浦島有自由出入之全權，與日本或任何其他國家立于完全平等之地位，凡關于現存雅浦與關島(Guam)間之海底電線——或此後美國或其人民所敷設之任何海底電線——之登陸與經營之一切事宜。

『兩簽約國相互約定：合衆國人民在無線電有線電企業上，亦應享受海底電業同一之權利與利益；但如日本在雅浦上維持有充分之無線電台，予海底電業及其他無線電台，船隻，與陸岸上以有效之合作，而不成立歧視之勒索或特許；則合衆國之敷設無線電台之權利，應即暫停行使。

『兩簽約國相互約定：合衆國應有 下列各項權利與利益：免受居住之限制，得在一切財產利益上無阻礙的享有完全平等地位之權利而不受限制 ； 無須取許可狀或執照之必要；每一簽約國家均得自由經營海底電線之兩端；不設海底電報之檢查與取締； 人民對于其產業有出入之自由； 不課稅，不收費；不設有排擠性之警察法規。日本應施用其徵用權，而代合衆國徵得其必需之土地房產與便利。

『合衆國同意 於日本管理赤道以 北各島嶼之委任統治權，但關于雅浦島則須受上述各條規定之限制，此外亦須受下列各條件之限制：合衆國得享受日本在接受委任權時所承擔之各條件——尤以第三與第四各條爲重要——而實行對于奴隸貿易，强迫勞工，酒料售賣，土人之軍事訓練，軍事根據地之設立，加以禁止；並對於軍械與火藥之買賣，加以取締。

『關于宣傳宗敎之敎士，兩簽約國約定：日本應保障完全之信仰自由，以及無背于公共治安與道德之一切宗敎儀式的自由執行。傳敎士有進入， 游歷，居住，取得財產，建築宗敎舍宇，與開設學校之自由權利。』

除開牠的電報業的重要性不計外，雅浦還是交通鍊上之重要的一環——位居於澳洲北部，荷屬東印度羣島，英屬紐紀尼亞(British New Guinea)，菲列濱羣島，中國，與日本之間。不但如此，在其本區域之內，對於潛水艇與驅逐艦的駛運，還備具有作根據地的條件：所以對於來往之交通的船舶，實有加以威脅危迫的能力。

第二便是亞里斯羣島(Ellice Islands)：這是英國在一八九二年所佔取的，自此即在大英帝國系統的範圍之內。內有番陵島(Fanning Island)海底電線台，處於全「紅」海底電線的經過首途之上；而至「紅」電線自番陵島以達於溫古華島(Vancouver Island)，實爲世界之最長線：亞里斯羣島的重要性，由此便可見一斑了。

第三，我們就到了關島(Guam)—— 位置在馬利安或拉德龍羣島(Marianne or Ladronel Islands)之中。此爲美國于一八九八年戰勝西班牙後所取有的屬地。這些島嶼之中的其他各島，原爲西班牙所售於德國者：但自歐戰後即爲日本所轄之委任統治島，其情形與加羅林羣島同出一轍。關島非但爲諸島中之最大者，且具有偉大之戰略上的價值：當人每稱牠爲太平洋上的鑰匙。其面積約爲二百二十五方英里，離菲列賓之主要海港馬尼拉有一千五百英里，離舊金山有五千英里。

在太平洋海軍戰略上，關島有極重要的地位：假如這個島有充分的砲台設備，菲列濱羣便不易爲敵艦所侵襲了。日本人深知道牠的價值，未嘗沒有爲擴張國家聲勢而思有以佔據牠的企圖。其重要海灣亞卜拉（Apra）若善于疏濬利導，實有極重大之改良與開拓的可能性；就大概情形說，牠在太平洋上的地位與在海軍戰略上的險要，殊可以與地中海之馬爾他島(Malta) 相比美。當初美國取得關島的時候，原不曾站在海軍策略上有改良牠的計謀；但是在近幾年來，海軍勢力重心已有自西遷東的趨勢；美國已久有從事海軍建設的擬議，關島遂亦有在最近將來成爲重要海軍根據地的可能了。

既有關島以作其根據地，有實力的美國艦隊便很足以保障菲列濱的安全；所以美國在該島上建築防禦工事並發展其戰略上的價值的決議，要算是很足以發人儆惕的問題了。關島不但有如此的重要性，而且適處於日本足跡必須到達之各地點的交通線上；所以日本早有宣言：如果美國實行建築關島的軍事設備，日本亦將不得已而在雅浦島從事於同樣的努力。現在世界已轟傳日本在雅浦島已有了軍事設備了：這在現存委任統治制之下，當然是違法的舉動；但是在這第二次大戰的前夕，日本爲保持其在太平洋上之新獲的覇權，固不得不出以如此蔑無法紀的行爲：其承受委任統治權的契約條件，尙何遑有顧念的餘地呢？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我們向地圖上一望，便知道關島所處的危境。羣島中除關島外，尙有十六個別的島嶼，成爲一個哨兵線而環繞於關島之四週；而其中之大多數均有優美的港灣，足供潛水艇隊與驅逐艦隊所必需的種種便利。因此關島海防的價值是否將因四面軍事地所給予的威脅而完全化爲烏有，實爲一絕大的疑問。日美兩國以此爲對象的新海軍競爭政策，必將於最近幾年內產生歷史上極重大的發展，這總算是我們毫無疑義的推論了。

夏威夷羣島之隸屬於美國旗幟之下 ，亦始於一八九八年；兩年後，即建立了領土的政府。最初爲辛克上校(Capta

in Cook)於一七七八年所發見，命名曰桑德威齊羣島——用意在紀念桑德威齊勳爵（Lord.Sandwich)。厥後這位著名航行家爲土人所暗殺——其肇事地點便爲夏威夷島(Island of Hawaii），這是羣島中最大的島。這一羣島嶼之中，爲數共有八個：以檀香山(Honolulu)爲其中心都市——距美國太平洋艦隊的根據地舊金山有二千英里，距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之西德列(Sydney)約有四千英里。

夏威夷羣島——特別是檀香山——的重要性，是無可否認的；牠在海軍戰略上，居於無上衝要的地位：一切航行太平洋的重要船隻，往來均訪問此地；並且美國人所最關切的事體，也就在這個北美帝國的前哨驛站不應有缺乏保障的憂患的這一點。海陸衛戍兵現在有兩萬人以上之數；其港灣建設的經營，已久在發展進行之中；充一種强大攻擊性的軍隊軍艦的根據地，夏威夷在太平洋上可說是首屈一指了。

夏威夷羣島之中有一世界最大之火山莫拉腦（Mauna Loa)——在離檀香山二百二十五英里之一鄰近島嶼上。這個世界的烟囱在一九二六年曾經發生極劇烈的爆炸，噴火口發出極雄厚之煤氣烟霧火石等物——至於瀰漫天際；其口有二英里半寬，頂上有十五英里成圓周；此山之深度計有二十英里，甚寬度與容量竟至無可估計。莫拉腦無時不在活動之中，其噴裂之物常濺到一千六百英里以外之地帶；燃燒物之汎濫，包括有三十方英里的面積；一般島民對此均抱有極深的迷信觀念，並且亦莫不懷有談虎色變的恐怖：但是據純悉地質者言，這個驚人特大的不斷作怒吼的火爐是不會有危及檀香山之嚴重的可能的。

復次，我們便討論到馬眥羣島了(Marshall Islands)：從前屬于德國的遙領，現在也是日本委任統治島嶼之一部。這般島嶼不適于殖民的用處，因爲牠們都是範圍狹小的環礁，且其地低窪——平均高度只有九英尺。雖然如此，地質却極肥沃：產生椰子，水果，香蕉，葛粉之類，數量甚鉅。

在太平洋交通初開之時，這些島嶼是捕鯨船隻的一個中心地——因爲牠們位在中國海(China Sea)與奥洲之間的操鯨漁業者的直接往來的道途之上。

馬眥羣島在地理上是極饒興趣的所在：牠們形成海洋中圓圜珊瑚島之最精美的模型；其間若干珊瑚礁係圓形而四周並無孔隙，潮水起伏于珊瑚路徑之中——可謂奇趣天成。廣特凌(Kwatelene)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綿延有一百英里的長度；鄰近一個島上的甲內特(Jaluit)礁湖亦有三十英里長與十五英里寬，並有可供船隻通行與投錨的隙地。所以這些島嶼普通都有作潛水艇與海軍根據地的價值：特別對那些善于疾行不能適應窄狹港灣情形的袖珍艦艇，是有很大的功用的。

（未完）



日本現任內閣的財政政策

小川鄉太郎
尹景湖譯

隨着世界經濟恐慌的急劇發展，日本必然的也捲入了恐慌的漩渦，雖然經過「九一八」的事變，它獲得了中國不少獨佔的市場，但正因這戰費的增加，反而更促成了它的赤字恐慌。最近，曾經聲明不增稅的岡田內閣，爲了豫算赤字的難以克服，竟也不得不改變方針，決定增稅了。因而，日本現存的一般討論便也集中於增稅問題。小川鄉太郎是日本有名的財政學者，他這篇文章對於現內閣的財政政策及增稅問題有極精闢的見解。此文登於「維新」月刊創刊號，因急譯出，以饗讀者。

——譯者——

岡田內閣成立已經三個月了。雖然斷片的發表過些關於財政的政策，可是却未曾發表對於許多問題的澈底對策。因此，沒有甚麼可以做爲現內閣的財政政策來供我們評論的。現內閣成立之初，曾經漫然說過沿襲高橋財政，那大概是因爲當時的藤井次官擢升了藏相的緣故。昭和十年度豫算的編成方針，六月二十五日的閣議已經決定，確實是高橋藏相的方針。現內閣沿襲着那個方針而進行審查。岡田首相借種種的機會聲明絕不增稅，藤井藏相在銀行家集會的席上也言明暫時不換發國債。現內閣究竟是以不增稅不換發爲高橋財政的特徵而沿襲着牠呢，還是想借着不增稅不換發的政策以博得人們的美譽呢？不管他們怎樣聲明不增稅不換發，但我們對於財政政策究竟是那一種性質，始終覺得懷疑，並且感到不安。要知道只是隨便沿襲着高橋財政，那便失去了財政政策的意義，岡田內閣是應該有牠自己的財政政策的。

二

岡田內閣成立後，發表了所謂十大政綱（七月二十日）。其中有關於財政確立的一項，是：

「當此內務多事之秋，鞏固財政基礎極爲重要。雖由於四圍情勢異常之結果，致使財政基礎恢復常態一事，前途有無數不可預期的困難。然銳意圖謀國力之充實，努力回復歲計收支之均衡，實爲確立財政基礎最善之處置。」

這政綱便是現任內閣財政政策的目標。財政政策固然不妨臨機應變，因事制宜，但是目標却不能變更。由這一目標看來，岡田內閣的財政政策，可以說採取的是收支均衡政策。

目前的財政，不消說，是收支失去了均衡的所謂赤字財政，而其收支失去均衡的程度，實在是可驚的巨額。在昭和九年度的預算中，收支相差是八億左右，高橋財政便依公債來塡補這個赤字。現內閣的財政政策，既然是以圖謀收支均衡爲目標，所以不能不專意在克服赤字。

然而怎樣克服赤字呢？不外是一方面撙節政費，同時另一方面增加收入。撙節政費便必須在既定的經費中減少那可以減少的，拖延那可以拖延的，並且拒絕新的要求。增加收入便必須斷然增稅，實行官業收入的增加。假如想要確立收支均衡的財政，那末毫無躊躇的實行這種節約政策和增收政策，確是理所當然。

但是節約政策，濱口內閣曾經實行，並未收到好的效果，現內閣有實行的勇氣嗎？增收政策以增稅問題爲中心，然而產業資本家總是不喜歡增稅的，現內閣有實行的勇氣嗎？若是不實行增稅也不實行節約，那確立財政的政綱便失去意義了。

三

就岡田首相不增稅的聲明看起來，可以知道他不損失產業資本家的精神，仍然要想博得財界的信任。但是如果僅僅顧慮不損失資本家的精神，那便終無增稅的機會，因而確立收支均衡的財政也不能了。這樣以前的政綱便變成欺騙天下的了。我們不能把岡田首相的聲明看成昭和十年度的，應該把牠認爲將來才打算實行的。高橋財政也承認增稅的必要，但是却說昭和八年度不是增稅的時期，到了九年度又同樣的說不是時期而逃過了。岡田首相莫非也效其故智說昭和十年度還不是增稅的時期嗎？假如這樣，那麽明年後年還不是增稅的時期，增稅的時期將永遠不會到來了。岡田內閣即使可以說十年度不實行增稅，究竟到甚麽時候才能實行呢？這是必須說明的。這樣才能維繫天下的信任。因爲現在的情勢已經和高橋財政當時不同，無論如何是不能再用高橋藏相的方法來處理財政了。換句話說，就是雖然想沿襲高橋財政也不可能了。

四

不增稅的背面便是專發赤字公債，發赤字公債是高橋財政的秘術。從昭和七年初到昭和九年終的期間，發行或者準備發行的公債有二十三四億元。這巨額的公債都使日銀担

負，於是不久的時期，政府資金放出，銀行存欵增加，賣出於日銀的公債，日銀的市場交易順利進行，並未曾帶來通貨的洪水，也沒引起財界的惡影響。可是假如今後仍然繼續着高橋財政而不知改變，那末恐日銀的市場交易再也不會像高橋前藏相時代那樣了。因爲銀行的公債消化力已經漸漸衰弱。第一，從銀行的計算上看去，公債的利息低微，欲使存欵總額中的一部分資金，轉而購買公債，這是非常困難的。並且那低微的利息又再三再四的降低，這樣推演下去將不知伊於胡底，因此，銀行便不再像過去那樣巨額的投資公債了。第二，若想採用公債民衆化的政策，使一般民衆都購買公債，那便妨礙了銀行存欵的增加，因而減低了銀行本身的公債消化力。

公債消化力減低，不僅招來通貨膨脹，滙兌下落，物價騰貴，民衆生活被威脅，信用制度動搖以及財界的大混亂，還使民心不得安定。這便是所謂惡性通貨膨脹，在這種惡性通貨膨脹未來之前不能不事先防止，所以必須覺悟，在公債消化力減低的目前，絕不可沿襲高橋財政。

這樣，便得到了應該修改高橋財政專發公債主義的結論。

改正專發赤字公債的方法，像前述已經說過的，是在於實行增稅，以及其他的增收，和既定經費的節約。如果不能這樣做，那末便只有傾注全力於削減新要求的一事上面，這樣，便變成了編成豫算的問題。岡田內閣已經揭露了確立財政的政綱於天下，因此不能不嚴重地查定新要求以防止赤字的增加。我們現在來看一看昭和十年度豫算的編成方針以及審定的狀態。

五

昭和十年度編成豫算的方針，沿襲前內閣的方針，規定如左：

一、在編成明年度豫算時，以使將來財政內容强化，盡可能的快回復歲計收支的均衡，減少公債的發行額爲方針。

二、各省要求的新定的經費，處在目前的時局下，除了眞正緊急不得已的事項，務必規定少額。

三、各省節省了既定經費而要求新定的經費時，盡可能的在其節約的數目中付給。

四、昭和七年後的所謂時局匡救費，像最初規定的那樣，到昭和九年度截止。可是窮困得太厲害的地方，有必要適當事業時，可以特別處置。

嚴守這個編成豫算方針的時候，明年度的豫算應該是緊縮預算，較本年度的豫算應小。因爲要貫澈減低公債發行額

的旨趣，如果有自然增收而減低了公債財源，那末牠的差額必需用減低歲出來塡補。假如採取減低公債發行額二億圓的方針，自然增收是一億二三千萬元、那末明年度預算將較本年度預算減少七八千萬元，止有二十億六七千萬元了。但是明年度基礎預算是十六億五千萬元，可以認爲新規要求的大概是四億元左右。主計局承認四億元的新規要求未必是從上面的見解出發的。各省的新規要求實在達到了十二億元之多。大藏省的審查把十二億元改成了四億元，削減了八億元，正正壓縮了三分之一，可知審定的事不是容易的。主計局根據上面的預算編成方針，更規定審定方針如左：

一，陸海軍新規要求額達六億元之多。軍部當局的所謂「武裝和平」，那簡直是承認各國的擴張軍備。國防在超過了一定程度的時候，便會變成激刺其他各國的炸藥，因此，我們在回復和平外交政策的根本方針下 ， 必須採取嚴重主義。在海軍方面，像過去的國防計劃一樣，第二次的補充計劃，也超過了牠的限度。

二，關於農村對策費的精查，認爲是實質的時局匡救費而加以容認，以同情於農村窮狀的態度來處理。

三，各省新規要求中，有增置人員性質的，原則上應削去。

重壓我們的財政，致使發生巨額赤字的原因是軍備費和非常時的農村對策費。主計局首先對海軍，內務，農林，陸軍等加以審查，其結果如左：

	要求額	審查額
陸軍	二四六	一三〇
海軍	二九四	七〇
農林	一一三	二〇
內務	一八〇	二〇
計	八三三	二四〇

對於以上四省的要求不過承認了十分之二·七強，農林的要求承認了十分之二弱 ，內務的要求只承認了十分之一強。這二億四千萬元的承認，再加上其他各省要求額中當然可承認的是二千萬元，國債，利息，滙兌資金，八千萬元，一共是三億四千萬元，和主計局承認的相比，那末還有六千萬元的富餘。至於重新要求承認，那是正爲第二次審查殘留着呢。

這第一次審查的結果乍一看來好像是過於嚴苛，各省猛烈的要求重新承認的事非常明顯，六千萬元實在可疑，因此藏相和首相的政治手腕是必要的。若不能抑止這些要求，則明年度的豫算將非常膨脹，凌駕本年度之上，將不能貫徹漸減赤字公債的目的。岡田內閣作爲十大政綱之一的確立財政，恐怕將失去意義了。岡田首相若不敢節省預算，必須進而圖謀收入的增加，岡田內閣究竟將取那一個方針呢!?這正是天下視線之所集。如果不能進而決定增收的計畫，也不能退而抑止豫算膨脹，像風那樣飄飄無定，那是不適合現內閣財政政策的。我們不能不希望爲了國家而發揮財政政綱的意義。

中國赤區的土地稅

漆琪生

一、導言

中國赤區內的農民分得土地之後，第一必須負担的義務，就是須向偽赤政府完納土地稅。赤區的土地稅 ， 在原則上說：是階級立場的累進稅則。使租稅負担，從貧苦的下層農民減輕，而使富裕的上層農民加重，像這樣的征稅標準，是適合於現今新興的租稅理論的。不過，在赤區却有一個至大的錯誤地方，即是對於農民各階級的區分至不明確，異常渾含。所謂應該負担較重的土地稅之富農，也無一定標準之規定，只憑赤黨任意的解釋，並且還常常成爲赤黨掠奪農民壓迫農民之口實，有三兩塊錢的人家就目之爲富農而加以打倒，不然，則横征暴歛，苛求不已。如斯的决定租征標準，雖是美其名爲階級的累進稅則，實際則是巧辭掠民以自肥而已。

不僅只此，赤區土地稅的稅率各地不一，這亦是一件矛盾之處。原來赤區之制定土地稅，其目的是在開闢偽赤政府財政之來源，頒布一定之土地稅則的初意，原在於統一稅收，增加偽中央政府財政之收入。但是實際各地方的偽蘇維埃政府，多是陽奉陰違，各定名義，各定稅率，以增大其地方財政之資源。這種現象，不獨是與偽赤政府之租稅原則相矛盾，且而徒滋紛擾農民，弊端百出。

此外，還有一件值得批評的，就是土地稅之外，赤區農民還要負担偽赤政府的其他捐欵與徭役徵發，這是與土地稅的單一稅則之精神大相背謬。

上述幾點，即是赤區土地稅的矛盾而錯誤之處。現在進而考察赤區土地稅之內容。

（二） 赤區土地稅之由來

中國共產黨在各地暴動，殺人放火，作强盜行爲的時候，常常是利用『抗租，抗債，抗糧，抗稅，分配土地』等口號欺騙民衆，利用民衆。他們不斷的宣傳着：『……××黨的稅收， 是無限量的榨取工 農羣衆的血汗，以進行其屠殺工農的軍閥混亂，尤其是用大批的欵項來進攻革命，進攻蘇維埃與紅軍，或以飽軍閥官僚們的私囊，供他們奢侈蟲的浪費……』（偽中央局關於征稅問題的通令）但是一到他們搶佔着地方的時候又是怎樣呢？不僅是依然還是要征收土地稅，以及其他各種稅，並且名目花樣還更多，稅率還更重。因爲他們是要藉征稅的名義，搜刮民資，以達遂其燒殺之目的。絕對的是不允許農民白白地分得土地而無報償，地租雖然是沒有了，田賦的名稱雖然是改變了，可是却新來了一個「土地稅」的法寶，代替了田租和田賦的實質，農民照舊是背負着租稅的担子，儘管赤黨在表面上標榜着什麼階級的累進稅則的美麗的招牌。

赤共之所以要征收土地稅者，不待說明的是由於想藉此以開闢政治婁

和軍事費的來源，所以赤共自己也會明白的自己暴露着：

『……土地稅的徵收是各級蘇維埃政府當前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應該特別注意稅收對國家財政的重要。尤其是現在，紅軍是擔負了大規模的革命戰爭的戰鬥任務，不能像過去游擊戰爭時代，專靠紅軍籌欵（即搶掠）來接濟政府的需用，以致影響紅軍行動的進展……蘇維埃土地稅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在目前更成為發展革命的戰爭之大批作戰經費來源的主要部份。』（上列征稅問題的意見）

『……土地上農業累進稅的目標，是供給鬥爭的財政需要。在這個目標下，以保護貧農，連絡中農，打擊富農為原則。為了鬥爭的財政需要，貧農自不能不出相當的土地稅，但須收得很輕，極貧的（每年食尚不够的）應該免稅。中農出稅較貧農可以多一點，但須不違背聯絡中農的原則，就是說中農出稅亦不能太重。對於富農可以抽收高至百分之二十五的土地稅。為了鬥爭的緊急需要，並得向富農無代價征發剩餘糧食。』（偽中央局土地稅問題訓令）

（三）　赤區土地稅的基本原則

第三國際東方部在一九三〇年給與中國偽赤政府的蘇區土地農民問題議決案草案中，即曾規定了中國赤區土地稅的基本原則。

『（七）蘇維埃政府的租稅政策，和供給紅軍的徵發等，亦均按照階級原則來實現，即盡量的解除貧農的租稅，把主要的重心移在富農身上，關於這些問題應該極謹慎的去注意。』

『（十五）正確的根據階級的觀點去解決租稅問題，是有極大的意義。必須根據明顯的容易了解的通俗原則，制定統一的農業稅。捐稅的標準是進欵，捐稅的稅率應該是累進的。必須免除最小農的稅，無論如何不可超過以前，而一定應該較反革命政權時候更低。在征收租稅時，一方面必須吸收貧農團的代表，他方面雇農苦力組織的代表亦須參加，而且還須有中農的代表參加。蘇維埃供給紅軍的糧食時，亦應在此種方針之上來進行，應用品的徵發只能在最必須的條件之下。』

偽赤政府根據第三國際所給與的這個訓令之宗旨，所以頒布了如下的土地稅之基本原則：

『消滅一切的××黨軍閥政府捐稅制度，和其一切橫征暴斂，另定統一的累進稅則，使之轉由資產階級負担。蘇維埃政府應該豁免紅軍，工人，鄉村與城市貧苦羣衆家庭的納稅。如遇意外災害，亦應豁免或酌量減輕。』（偽經濟政策中稅則之項）

『七、取消一切軍閥及地方衙門頒布的捐稅，取消包辦租稅制，取消厘金，設立單一農業土地累進稅。』（偽土地政綱）

『一、為打倒反革命的需要，及增加羣衆利益的需要，蘇維埃得向羣衆徵收土地稅。

二、土地稅以保護貧農，連絡中農，打擊富農為原則。須在蘇維埃建立之後，而且羣衆已經得到實際利益，從高級蘇維埃批准時，才可征收。

三、土地稅之收入支出須統一於高級蘇維埃政府，低級政府不得自由收支。支付標準，按照稅收多寡，及各級政府需要的緩急輕重，

由高級政府決定。

國，土地稅的稅率，是按照農民的所得，比例累進征稅。即農民所得愈多者，征稅的累進比例也愈大。猶其是富農的累進比例，更較中農富農爲大。」（僞中央局土地累進稅征收綱領）

（四）赤區土地稅的征收標準

赤共將赤區的農民區分爲三種，以作征收土地稅的標準。第一種爲貧農，第二種爲中農，第三種爲富農。貧農與中農征收土地稅的標準是一樣，以同一的稅率征收，富農則以之與貧農中農相區別，特定較高之累進稅率以征收。例如貧農中農須至四石始征稅，而富農則自一石或二石即征稅；又如貧農中農四石谷所征之土地稅稅率爲百分之三，而富農則爲百分之六，等等差別待遇。

此外，還有許多特別優待者，得以免征土地稅，其規定如下：

『第十條：紅軍家屬（限本身父母妻子及無勞動力的弟妹）按照紅軍優待條例免稅。

第十一條：雇農及分得田地的僱傭工人，苦力本身和妻子一律免稅。

第十二條：貧農收入已達開始征收的稅額但仍不能維持其一家生活者得由鄉蘇維埃決定個別減稅或免稅。

第十四條：遇有水旱等災或遭受白軍摧殘的區域按其災情輕重免稅或減稅。

第十五條：因改良種子改良耕種所增加的農業收入免稅。

第十六條：開墾荒地所收穫之農產品免稅三年惟富農則依照收穫情形減稅或免稅一年。』（僞修正暫行稅則農業稅之項）

除上述之規定外，一般農民皆須完納累進的土地稅。土地稅完納多少的標準，照原則是按照農民每戶的生產量，而征收最低稅與累進稅，惟實際上該項生產量，乃係分田時所估計的生產量，與實際的收穫量尚有出入。僞中央的修正暫行稅則第七條：

『農民分得土地後，按照全家每年主要生產的收穫，以全家人口平均規定出每人每年的收穫數，與生活必需的支出，根據此標準，再定出向每人開始征收的最低數量及累進稅，但富農則按勞動力來平均（而不以人口平均）計算收獲與納稅標準。』

『五，各人實收乾谷若干，不能根據各人自己之報告，應由當地區鄉政府主席聯席會按照各鄉村年成豐歉，分別作定每人所分之田在今年年成可收實谷多少爲標準，根據這個標準來決定稅率，各人應即照此標準，一律折成實谷收稅。』（僞土地稅征收細則）

至於征稅標準的農作物，在僞修正暫行稅則第八條，只規定主產品，副產品則免稅；但在僞土地稅征收細則上則規定上季一切農作物皆須征稅，這是極大的矛盾。茲將二者列下比較之。

僞修正暫行稅則農業稅第八條：

『只征收主要生產（谷麥）的稅，副產暫不征稅，但每年收獲谷麥二次者，應征稅二次。』

僞土地稅征收細則：

『一、凡屬蘇維埃分配或私人開墾之稻田，上季無論栽種何種產

物，都照稻田征稅。下季種稻者，一律征收雙季稅。但下季不能種稻者，則征收單季稅。』

其他，稻田而外，園土，菜圃，山林亦仍折合為稻田征收土地稅，這可見赤共苛索之廣汎，無孔不入了。

『二、凡園土菜圃及沙壩等在分配時折成稻田分配者，照折實稻田征收單季稅。其園多田少的地方，也須將園土折成稻田，按照谷物征收單季稅，其折合標準，以該園土收獲價值與稻田收獲價值之比例為原則。

三、凡山多地少的地方，將山折成田畝來分者，也照折實稻田征收單季稅。』（偽土地稅征收細則）

（五）土地稅的稅率與征稅單位

如果一談到赤區土地稅的稅率和征稅單位，則很明顯的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極不統一的各自為政的現象。赤共原來也是標榜集權政治的，然而在這個稅率問題上就暴露出赤區地方分據的弱點，誠屬滑稽之至。

赤區土地稅稅率的不一致，第一，是表現在征稅對象的不一致，即是貧農中農與富農間的稅率和征稅單位之不一致。此點已於前節言及，可不贅述。第二，是表現在赤區各地稅率與單位的不一致。此地啻論赤區各地稅率不一致的情況。

中國各地赤區的一切行動，原則上是以所謂中央蘇區為圭臬的。江西偽中央蘇區所決定的土地稅之稅率與單位，如照偽土地稅征收細則之規定，則貧農中農每人實收乾谷三擔者，為征收土地稅之單位，征稅百分之四，三担以下免徵，三擔以上則累進征收。富農則每人以一担為單位，征收土地稅百分之四，一担以上依次累進征收。貧農中農至十五担為止，征最高累進稅百分之十八，十五担以上免征。富農雖仍以十五担為最高單位，但所征土地累進稅則達百分之二十二。

至於接鄰江西的福建，則情形兩樣。福建赤區的貧農中農每人所征土地稅之單位，自二担起，徵稅百分之五，至十擔止，最高累進稅征百分之十六，富農則自一擔起，征稅百分之五，直至十一担止，征最高累進稅百分之二十。

又如偽東北省（即贛浙邊區）所規定的土地稅稅率，又別是一格，在其土地征收法第三條中說：

『規定上田每畝全年 收獲谷四石二斗， 中田每畝全年收獲谷三石五斗，下田每畝全年收獲谷二石五斗，某家每年所種上中下田若干畝，每畝收谷若干石，總加起來，即為某家全年的收谷總數，依此收谷總數征稅。』

這個地方的土地稅稅率，是以全年收谷五石為單位，五石以上至十石者，征稅百分之五，七十石至一百五十石為最高限度，征稅百分之十八。

此外，再如偽湘鄂贛省的土地稅稅率，則以五碩為單位，征收土地稅百分之二，即一斗，以十二碩為最高額，征最高累進稅百分之二十五。

最後，一九三〇年偽赤區軍委會所頒布之土地法規定之土地稅稅率，乃以每人收谷六担為單位，收稅百分之一，十二担為最高額，收稅百分之八，以後如再有增加，則每加一担，累進稅率亦加百分之一·五。

茲將各地赤區土地稅稅率表列示於下，以明內容。

(1)江西土地稅稅率表

征稅單位	中農貧農等的稅率	富農的稅率
每人實收乾谷一担以上者	免稅	征收百分之四
二担以上者	免稅	五
三担	征收百分之四	六
四担	五	七
五担	六	八
六担	七	九
七担	八	十
八担	九	十一
九担	十	十二・五
十担	十一	十四
十一担	十二	十五・五
十二担	十三・五	十七
十三担	十五	十八・五
十四担	十六・五	二十
十五担	十八	二十二

以上不再累

(2)福建土地稅稅率表

征收單位	中農貧農等稅率	富農的稅率
每人實收乾谷一担以上者	免稅	征收百分之五
二担	征收百分之五	六
三担	六	七
四担	七	八・五
五担	八・五	十
六担	十	十一・五
七担	十一・五	十三
八担	十三	十四・五
九担	十四・五	十六
十担	十六	十八
十一担	以上不累	二十

以上不再累

(3)偽東北省土地稅稅率表

甲、全年收谷五石以下免稅

乙、全年收谷五石以上至十石，收土地稅百分之五；

丙、全年收谷十石以上至二十石，收稅百分之七；

丁、全年收谷二十石以上至三十石，收稅百分之九；

戊、全年收谷三十石以上至四十石，收稅百分之十一；

己、全年收谷四十石以上至五十石，收稅百分之十三；

庚、全年收谷五十石以上至六十石，收稅百分之十五；

辛、全年收谷六十石以上至七十石，收稅百分之十七；

壬、全年收谷七十石以上至一百五十石，收稅百分之十八。

(4)偽湘鄂贛邊區土地稅稅率表

1、分田五碩者征收百分之二，即一斗(以一人為單位)；

2、分田六碩者征收百分之二・五，即一斗五升；

3、分田七碩者征收百分之三，即二斗一升；

4、分田八碩者征收百分之五，即四斗；

5、分田九碩者征收百分之八，即七斗二升；

6、分田十碩者征收百分之十二，即一碩二斗；

7、分田十一碩者征收百分之十六，即一碩七斗六升；

8、分田十二碩者征收百分之二十一，即二碩五斗二升；

9、分田十二碩以上征收百分之二十五，即三碩五斗。

（百分之二十五爲最高累進率）

（5）僞赤區軍委會所頒之土地稅率

1.每人分田收谷五担以下者，免收土地稅；

2.每人分田收谷六担者，收稅百分之一，（即六升）

3.每人分田收谷七担者，收稅百分之一·五，（即一斗零五合）。

4.每人分田收谷八担者，收稅百分之二·五，（即二斗）。

5.每人分田收谷九担者，收稅百分之四，（即三斗六升）。

6.每人分田收谷十担者，收稅百分之五·五，（五斗五升）。

7.每人分田收谷十一担者，收稅百分之七，（七斗七升）。

8.每人分田收谷十二担者，收稅百分之八，（九斗六升）。

9.十二担以上，每增收谷一担，累進稅率照百分之八加徵百分之一·五，依次累進。

依照上列土地稅率表，則當以僞東北省的稅率爲最低，江西省次之，福建又次之，僞湘鄂贛邊區爲最高。

（六）土地稅征收的手續及其他

土地稅之完納，照僞中央政府之規定，係以谷子折合爲銀元而完納。所以土地稅徵收細則第六欵的規定是：

『六，爲便利收稅及避免損失起見，土地稅不收谷物，各人交稅要將應交稅欵之谷子扣成銀欵，徵收國幣，其價格由縣政府於收稅時，按照各區情形分別規定，並公布之。』

可是在僞赤匪省區，則因農民的現欵被搜刮殆盡，不易籌集現金完納土地稅，因而在貧農於完稅時，納銀納谷，聽其自便。中農則規定銀谷各半，惟富農則一定必以銀欵納稅。

土地稅征收之時間，每年二次，上季於早稻收獲後，九月中收第一季之土地稅；下季於晚稻收獲後，十一月征收第二季之土地稅。

·征收機關，由僞赤高級政府委託各地僞縣政府，按各區組織土地稅征收委員會，司理征稅事宜，其人員，委員七人或九人，中設主席一人，會計二人，出納二人。征稅完竣，則將稅欵集交縣政府，轉交僞省政府。

納稅手續，納稅人須持僞鄉蘇維埃所填發之納稅証明書，及免稅証明書，依照該証明書所填具稅額，向該管理之土地稅征收委員會，完付稅欵。征稅人即驗明該項納稅與免稅証明書，有無鄉蘇維埃主席之署印，及所開列數目是否符合等件，然後收納稅欵，發給土地稅完訖之二聯收據。納稅人即執此二聯收據爲憑，以備查稅員之覆查。如斯，則土地稅完納手續完結。玆將僞土地稅征收細則的重要條文列左，以省贅述。

『十八，土地稅征收之權，中央委託於縣政府，由縣政府委託七人或九人，按區織組土地稅征收委員會，就地征收之，其人材缺乏之縣份，可由二區或三區合組一個稅委會。

十九，土地稅征收委員會，設主任一人，會計二人，出納二人，開支公給，會計可引用寫算俱佳之技術人材。

二十一，納稅人納稅以取得政府二聯收據爲憑，無收據者以漏稅論。

二十二，納稅人納稅時，由鄉政府發給納稅證明書，替他塡好，如有免稅者，應塡好免稅證明書，納稅人即按納稅證明書帶欵向征收機關納稅，最好則由鄉代表收集各人稅欵，一起完納。

二十三，征收人收稅，以鄉政府主席蓋印發給之納稅及免稅證明書爲憑，按照此証明書中開列數目，照稅率計算收欵，欵收清後，發給收據。』

留日學生的鳥瞰

胡澤吾

在通貨膨脹政策之下，資本主義者的商品，大批的向着殖民地傾銷着。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國家，自然亦是資本主義者大好的傾銷場所；尤其帶有「社會屯併」性的日本商品，更是如水銀瀉地般竄入中國消費市場。一九三二年來日貨在華傾銷的數字，遠超三一年前的統計，那便是事實的證明。

依着同樣的道理，在文化市場上亦有同樣的表現，中國知識份子，為了日本國際滙兌的下落，如潮湧一般地被日本文化市場吸引過來而作其顧客。因此：留日的中國學生乃超過其他國留學人數而上之！

今年的情形更為踴躍，除了經濟的理由而外，還有政治的理由，即中日關係表面上保持着和平。留日的人數，尚無確實的統計，但據東亞補習學校看來：今年自九月起開辦補習班，迄至現在共十二班，以每班五十人計當有六百人。除了東亞而外，還有其他的補習學校，更有聘請私人補習的；就此推算起來，今年來日留學的當有千人左右。每人生活年以六百元計——當然以最低的為標準——不下六百萬元，這也是一筆驚人的漏巵呀！

若依學歷來論，一千人中，中學與大學畢業的約各占十分之四；中學與大學未畢業者約各占十分之一。若依經歷來論，則正在服務或曾經服務的，約占十分之三，未服務的約占十分之七。——當然這沒有統計的根據，只是記者就東亞學校實地訪查的一般情形推斷如此。

中國學生這般留日的狂熱，仔細考究起來除了上述滙兌的根本原因而外，還有若干附帶的原因：

（a）大學生畢業後的失業；與其國內賦閒，不如再作留學生活的嘗試。

（b）中學生之有產者，不信任國內大學，故願以稍高的代價，購取海外的知識商品。

（c）中學生因受國內會考的限制，拿不着中學畢業文憑；即是拿着了文憑，又因大學招考人數的限制而被排斥於門牆之外，於是相率來到日本滿足求知慾，或者是說換取文憑與資格。

(d)一般服務於文化界的份子，因爲機械的工作厭倦了，乃乘機來到這島國而更資本化的日本換換新空氣。

(e)一般失意的政客軍閥及其幕賓，來到日本既可蒙受安全的保護，且因相去不遠的關係，猶可相機再作回國之圖。

(f)關外的學生及公務人員，因政治上的便利，來到這裏求學或考察的，更是不少！

(g)還有一部份女性朋友，因愛的出路問題，乃飄渡海洋，作「鍍金」「鍍銀」之夢，以待善價而沽，或竟作及時的追逐。

這樣的分析雖不能說是詳盡週密，大概已「十不離九」。教育當局似亦在企圖遏制這留日狂；然而事象的根由，他們是忽略了。

＊　＊　＊　＊

日本辦理中日文化事業的，一個是官辦機關，即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如東亞補習學校即受其補助。一個是半官機關，即日華學會是。他們有一貫的政策，對中國留日學生特別客氣，表示日本人是可親的而不是可畏的。其他，給予中國留學生的便利，雖說附有條件，但亦爲政策的表現。可是旣成事業之後，多少還帶有商業性的。如上舉東亞學校，其經費來源係出自中日庚款。剛開辦的時候只收學費一元，所有出版物都是奉送。現在表面上每人還是「入學料」一元，但另外則給以莫名其妙的「受取」，上寫十八元，這樣無異收學費十九元；此外，所有從前奉送的印刷品，現在也一本一本的昂價賣出，差不多在東亞補習一期，即需三十元。三月一期，每月平均交付給學校的卽是十元。這樣的學費却比其他任何補習學校昂貴，而初來留日學生所以仍紛紛入學東亞的，即因牠的規模較大的原故。

留日學生集中的場所，除了東亞補習學校而外，就要算是中華留日青年會。這裏成爲中國留日僑胞集會地，對僑胞固多協助，但秩序則不甚佳，中國人的笑話，有許多就從這裏表演出來。聽說某次青年會所組織的箱根旅行團，一到了那裏，日本警察便過來招呼，當對該旅行團說：「貴國人常會自相打架，這次倒還沒有致我們來調解的事實的發生…………」，警察說完這話剛走出沒多大一會兒，而我們青年同胞，已因細故大交其手，這眞是够面子！

依各人志趣的不同，在生活的表現上亦各有異。

作政治(？)活動的，大都獨賃房屋，便於待客；或者常川往來於國民黨駐日支部及青年會等地，入學校完全是個幌子，有許多甚至不辨校門方向所在的。作享樂生活的，上

午睡眠，下午修飾進餐，夜晚出門，不是跳舞場，即是咖啡館，麻雀店，或者是新宿的妓館，淺草的妙境。日本是個飛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農村的破產乃至青年的失業，都迫使着它對於性及賭具（在日本很少以麻雀之類為賭具，不過以之為遊戲而已）不得不取開放政策，而且還是廉價政策。我們這些貴國遊子們，到了這金迷紙醉的洋場，一經嘗試，便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於是墮入彀中而不知矣！作觀日打算的，則務求與日本政界人物往還，時時奔走於霞關外務之門，言語與舉動，唯祈日本人之是肖，好像非如此不足表示其「日本通」似的。

當然，上述情形只是部份的，其次，眞正打算讀書的，訪求的是名師，益友，學校，圖書館。無論住旅館或貸間，飲食起居，都保持着學生本來面目，暇時，便走入書肆或書店，尋覓舊版的名著。所擬投考學校，多半集中目標於帝國大學，或其他私立大學有名學科。東京帝大限制資格及考試成績均甚嚴格，除文科凡本國國立大學畢業者均可免考入學——指大學研究院下同——外，其他各科均須考試，故投考者太半為國立大學生，非有半年乃至一年以上的準備是沒法應試的。至言私立大學，除早稻田而外，何時亦可報名入學，反正是對待的交易，此買彼賣，有了意思表示並完成其條件後，隨時可為承諾的。

上述兩大學，前者的住址，傾向於交通便利的場所甚至繁鬧的場所，後者的住址，傾向於僻靜的場所甚至鄉區的場所，這也是如達爾文所述的「適者生存」吧！

＊　＊　＊　＊

依教育部的留學規程，中學生是不能出國留學的。但事實上中學生來到這裏的已有三四百人，所謂留學證書，似不能予以限制，留日監督特為此事回國向教部請示，經監督力爭，教部已允試辦一年云。這固然由於監督認定事實而不得不主張通融辦理；可是據我所信，其中或別有苦衷。

這裏，有個很嚴重的問題，即中學生應否許其出國留學問題。照理，在單純求知的一點上，中學生與大學生當無所異，但就國民經濟及民族教育的立場言，似亦不許簡單的作此判斷。原則上留學制度應為研究專門學識或專門問題乃至考察異國社會而設，不及此標準而許其出國留學，一方面為內國教育制度的缺陷，他面徒然形成現金的流出增加，而為國民經濟的一大損失。中學生未卒業或卒業的，若要正軌的在日本受高等教育的話，必須經過三年高等的階段，然後及於三年大學。老實說，依一般知識及意志比較薄弱的純潔靑年，經此六，七年的薰陶，除已有深切認識者外，在民族意識上不能不說有動搖的危險。

可是，話說回來，中學生紛紛來日是有上述那幾種社會原因的。我們政府當局只知消極又消極的限制青年，而不知

其結果，乃有如此不自然的反映。

其次，還有一個附帶的問題，即在中學或大學以及一向服務而未有正式學校畢業者，他們不得不生畢業證書問題，於是日本人的投機生意又來了。聽說，東京某處特設了一個僞造畢業證書的商店，而且還是取的廉價多賣主義，據說中學文憑，只消日金二元一張。這商店凡關於上海，北平社會局及公私立學校的印章乃至教育部的印章以及文憑式樣印花等等無不應有盡有，直是「有求必應」，而且是「迅速簡單」，「價廉物美」呢！可知在商品社會裏，一切生產都是追求着利潤；祇要有利可圖，便不愁沒有供給以適應需要的。

＊　＊　＊　＊

人數一多了，在相互的關係上，尤其在團體生活的關係上，必然表現爲國內的各種關係的縮影。

依國內封建關係而結合的團體最爲發達：籍貫方面則有各省同鄉會，如江蘇廣東河北等省同鄉會規模較大；校系方面則有各校同學會，如北大，師大，北平大學法學院，朝陽等校同學會歷史較久，最近如中央大學等校亦在進行同學會的組織。各方面都想以此種組織爲基礎而對外謀活動。

政治方面亦表現爲多種多樣的矛盾，總之，不離國內既成各黨各派的背景。有的不見組織的形式，有的則仍保持國內的形式系統。近來×××亦派人在東京活動，其外層取名××××社，其社員對外的宣傳方式，不外下述的三段論法：

（a）凡青年必須活動，活動則必須加入政治團體，而加入政治團體又必須擇其大而足資爲生活之保障者；

（b）今本社既爲國內有力而且又爲規模較大之團體；

（c）故君欲爲活動莫如加入本社。

這種宣傳方式，却是「開門見山」，「簡潔了當」！

所有留日學生的全體結合方面，最早即有留日學生總會的組織，九一八事變後因負責無人自然宣告停頓了。今年九月即有以K省作中心的一羣，發起組織留日學生會，C省人士聞此風說便將計就計，悄悄的相約加入，到了十月初開大會的那天，C省人士已遠超K省人士，形成絕對的優勢，這樣，K省人士便自動紛紛退席了。結果C省人士獲了勝利，產生了留日學生會籌備會，當先發起組織的一羣不甘失敗，宣言反對所謂籌備會，而籌備會亦發宣言反駁，中有一段說：

「最近傳聞有少數敗類極力挑撥同學對我們發生猜疑，企圖破壞籌備會，以貫澈其始終操縱利用的野心。這種野心的敗類在現社會存在，我們是毫不爲怪的。……」

這方說那方操縱，那方說這方包辦，紙墨上交了一番筆戰，結果，鬧笑話給日本人看！目前因雙方鬧得乏味了，有自然歸於停頓之勢，他日復起時，正不知究是誰家之天下！

二三，十，二九夜速寫

紅樓夢在藝術上的價值（續）

李辰冬

三，紅樓夢人物的描寫

我們喜歡一種花或一種果品的人，不應當只在欣賞這朵花的美麗或這樣果品的滋味；應當進一層考究這樣花果的根源，從怎樣的土質，怎樣的雨量，怎樣的培養，纔由種子而生根，由根而生幹，由幹而生枝，由枝而開花結果。我們知道了他的根源，花果的成熟，也就自然地瞭然了。

曹雪芹的靈魂，好像是一種最精緻的試音器，只要空中有稍微的波動，在他的靈魂上，就起了感應。人們說曹雪芹就是賈寶玉，一點不錯，「紅樓夢」裏的人物，那一位有賈寶玉那樣地善感？善感，不只曹雪芹是這樣，一切的藝術家都是如此。譚納說的妙：「考察一下與你同時代相識的偉大藝術家，接近他們，親熱他們，看看他們怎麼思索，你就知道了「善感」這個字的力量。一瞬間的工夫，他們就可以站到一些事物本身的地位；人類，禽獸，植物，花果，風景，不論這物件是死的活的，他們可以感受一種肉眼瞧不到的力量和傾向，因此，他們的靈魂，因無窮的增加，無限的變換，成爲宇宙的一種縮圖。此其所以他們的生命力較人強烈的緣故；他們無需學習，他們是猜度。他們僅僅照着一個甲胄，一種裝飾，幾樣陳設，就可以深入到中古世紀，較三位學者所知道的還要真切。他們用一種有羽翼的推想——與會，於是自然地，真切地去再造，如同創造。」（譚納英國文學史卷二，頁一七九）善感，爲一切藝術家的第一要素，法國最善描寫軍營生活的顧儿特林；也不過在軍隊裏住了十多天，海外作家的綠蒂，也不過是海外的遊歷者而已。

聳都儿富的「歌德」，誠爲研究歌德的著作中一部最重要的作品；但我們最不敢同意的，就是他說藝術家美的鑒賞力是先天的。他以歌德爲例，說是當歌德三歲的時候，就不喜歡同醜像的孩子們玩。一天在一個會場裏，忽然啼哭道：「赶快讓這黑髮醜臉的孩子走開，我簡直不敢見他！」並且又舉例說，體格殘缺的人，能使歌德嘔吐，畫紙上一點髒跡，能使歌德發昏。這些故事，我們認爲是歌德善感的明

証。就是他的感覺力最强，而神經又過敏，別人不覺而他覺到了，別人可以忍受而他忍受不了，並非是先天的美的鑒賞。如果要說美的鑒賞力是先天的，那末，宇宙萬物的本身上一定有些是美，而有些是不美。有美的眼睛的人，纔能看到，沒美的眼睛的就看不到。如是而論，藝術品決不會這麼多，範圍也不會這麼廣。 如果你以爲古典主義的眼睛是美的，那末，只有向貴族社會去找材料；除此而外，都是醜惡；反之，如果你以爲自然主義的眼睛是美的，那末，除中產與無產階級而外，無美之可言。然而怎麼各種主義都有各種主義的美呢？是的，我們不能說眞正的偉大藝術家與我們用同樣的方法，去感受對象，更不能說，藝術家之所以成爲藝術家者，是他們把自己所感覺的加些風流故事，而再加一種表現的能力就可辦到。不過，方法儘可不同，而對象還係同樣的對象，但是他們的感覺力强烈，所以他看到的事物，是事物的內心，是事物的靈魂。比如「紅樓夢」裏趙姨娘與芳官鬥毆一事，在我們看來，僅僅是一位無知無識的姨娘與一位唱戲的小女孩兒吵鬧而已，但曹雪芹看的，是他們二位的靈魂，是他們二位的心理狀態。由此，就可知道善感爲美的唯一基礎。所以我們鑒賞一位藝術家的高下，只有以感覺力强弱爲標準；換言之，就是他所表現的愈是靈魂多而事實少的，則其感覺力最强，而在藝術家的地位也愈高

我們知道曹雪芹的祖先，幾位都是做大官，而且中國又係大家庭，我們雖不敢相信「紅樓夢」說的賈府從上至下三百餘口大家庭就是曹雪芹的，但以中國的習慣而論，他家既係這樣的富貴，所以窮的富的，老的少的，以及各種性格的親戚朋友，卿客相公，姨娘奴隸，決定不在少數。他終日和他們應酬來往，談笑玩鬧，耳所聞的是他們，目所見的是他們，使自己喜怒哀樂愛惡慾的，也是他們，於是他們的飲食他們的居處，他們的裝飾，他們的言談他們的行爲，他們的態度，他們的經濟，他們的教育，他們的娛樂，他們的禮貌，他們的習慣，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喜好，他們的憎惡，以及他們最微細，最瑣碎的情節，從頭至踵，由內到外，莫不了然於衷。 如果曹雪芹繼續着這種生活，或者覺不出什麼；幸而，他後來窮了，窮到「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地步，這位曹雪芹的本身，或者是一種苦痛，於是他「燕市狂歌悲遇合」，然正因這種苦痛，使他「秦淮殘夢憶繁華」，一種宇宙縮寫的「紅樓夢」纔由此產生。正同普魯斯特一樣，如果他永久繼續着他少年時代繁華的，奢侈的生活，很可能的他永遠找不到他「失去的時光」。因此，曹雪芹藝術的成功，就在這一點：他之所以寫，因爲不能不寫，如同莎士比

亞是的，著作的目的，一點也不是要証明什麼，解釋什麼，而係自然地，從容的，一幕一幕的意象，一幅一幅的繪畫，不斷地而去抄寫實在。我們再把曹雪芹莎士比亞的作品與巴儿札克，福羅貝儿，托儿思泰的比較一下，就知前者的目的不在著作，而係自然的流露；後者係先要著作而後去經驗人生，觀察人生，好像藉努力的力量，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曹雪芹莎士比亞並沒學習時期，而巴儿札克，福羅貝儿，托儿思泰，就連賽儿塁帶也在內，還得有多年的預備，多年的練習，纔到直正的傑作。

每種社會似乎都有一個中心的組織，而這個組織，可以說是集中了此種社會的各種精神。例如法國十七世紀的「沙龍」，他聚集了那時代的種種重要人物，如果一位作者能握住而且表現了他的精神，那末，他就捉住了這一個時代的精神。「沙龍」的代表作家爲拉辛。倘若你熟習了「沙龍」的風俗與精神，那你就可以了解拉辛的作品。法國十九世紀，有「結社」的組織，而「結社」裏收集了各種職業，各種心理的人物。巴儿札克是「結社」的代表作家。中國社會的中心組織，從上古直至今日，是「大家庭」。家庭愈大，則成分愈複雜，則與接觸的親戚朋友也愈多，於是這個家庭所代表的社會方面也愈廣泛。即以「紅樓夢」的賈府來講，除他們的自家人外，我們認識了林黛玉，薛寶釵，薛蟠，史湘雲，尤三姐，賈雨村，劉老老等等的重要人物。因此；賈府所代表社會的方面，以家庭的體系論，則有祖母，兒子，兒媳，孫子，孫媳，伯叔，嬸娘，兄弟，姊妹，姨媽，姨娘，表姊，表弟；以職業論，則有官僚，軍人，吏卒，致士，尼姑，道婆，巫士，敎師，學生，農夫，商人，田主，佃戶，戲子，樂師，帳房，管家，醫生，流氓，賊盜，娼妓歌女與放債者；以貴賤而論，則上自皇妃，王族，公爵，侯妃，侍郎，縣長，下至奴婢，丫頭；以貧富論，則富自百萬，貧至分毫。因地位的不同，貴賤的區分，貧富的差異，心理也隨之而異。中國的整個社會差不多都表現在這裏了。我們看，「三國演義」固然是中國的一部傑作，然他所表現的，多係政治，軍事，兵家而少及於社會。「水滸傳」的人物雖有百數十位，而且個個都是生動活潑，但偏於政治，匪徒，英雄，好漢，而少涉於人情。「兒女英雄傳」更偏於兒女私情和好義尚俠。「鏡花緣」，則又偏於奇聞異事，「西遊記」則爲神怪誌異。「金瓶梅」雖與「紅樓夢」一樣，描寫的爲家庭瑣事，然一則人物單簡，而且他所注意的，又爲婦女間之妒忌，淫邪。所以我們說，中國整個文化的精神，都集於曹家，而曹家的靈魂，又集於曹雪芹一人；因此，由曹雪芹一人，

可以看出中華民族整個的靈魂。如果要說，但丁是意大利精神的代表，莎士比亞是英格蘭的代表，賽儿望蒂是西班牙的代表，歌德是德意志的代表，那末，曹雪芹就是中國靈魂的具體化。

曹雪芹描寫人物的目的，就在給人物一種個性，既不譽彼而貶此，也不抑此而揚彼。因爲內心的不同，形之於外，即令最細微的室內陳設，也因之而異。你瞧探春的住室：「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着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副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官窰的大盤，盤內盛着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着一個白玉比目磬，旁邊掛着小槌。」這種陳設，多麽大方，多麽雅秀，這不是探春是誰？我們知道薛寶釵是不喜歡花兒粉兒的，一味貞靜樸素，所以她的住室的陳設是「進了房屋　，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杯而已；牀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不但陳設；因心理的殊異，於是體格也因之差別：我們知道林黛玉是多愁善感，且常生病，所以弱不勝衣；薛寶釵是溫柔敦厚，心底誠實，所以肌肉豐滿。反之，從一個人的外貌，往往也可知道一個人的內心。賈雨村生的「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他雖穿的衣服襤褸，然甄士隱的丫鬟也預知他「必非久困之人。」曹雪芹不但是一位心理學家，而且是一位生理和相術家。總之，他真認清了他的人物。然所以描寫李媽媽的可厭，趙姨娘的無識，夏金桂的兇潑，晴雯的尖刻，賈政的固執，賈環的下賤，賈赦的尷尬，薛蟠的任性，迎春的懦弱，妙玉的孤高，並非讓你們卑視這些人，以這些人爲戒；他所以描寫史湘雲的天真，賈母的慈愛；薛寶釵的貞靜，林黛玉的多情，王熙鳳的才幹，探春的敏慧，襲人的忠誠，李紈的賢淑，賈蘭的好學，也並非讓你們讚揚這些人，以這些人爲模範。他只是平心靜氣地，以客觀的態度，給每個人物一種個性，僅此而已。並且因爲曹雪芹善感的緣故，最易捉住一個人物的靈魂，所以「紅樓夢」裏許多幾段或幾句話，就創造了一位不朽的人物。

現在我們再講一講曹雪芹關於風景的描寫。中國人喜歡

自然，欣賞自然，並且願與自然同化，這種傾向，在園藝上表現得最清楚。我們看看歐洲的各大公園，那一個不是「露天的涉態」，全係人造，全係做作，沒一點自然的景味；中國則不然，處處要模倣自然。我們知道曹雪芹的家裏有一個大花園，而自己又能文善畫，所以他在「紅樓夢」裏描寫的大觀園，直可謂中國園藝的代表。曹雪芹對於自然的欣賞，在他藉賈寶玉的口吻，批評大觀園添設的田莊和假山一段，可以概見一般。寶玉道：「此處置一田莊，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遠無鄰村，近不附廓；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過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其地，非其山而強為其山；即百般精巧，終不相宜。」還有，名勝題名，也是中國園藝的一種特色，只幾個字，把一處全盤的景色都道盡了。大觀園裏田莊的景緻是「轉過山隈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裏面數楹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白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轆轤之類；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故題為「杏帘在望。」只此四字，不但景色全包，而且詩意橫生。

一切的藝術作品，愈能使讀者忘記了其人造性，則其作品愈成熟。前八十回的「紅樓夢」之所以稱為不朽的傑作者，就在此。後四十回續的，雖不能算太差，但其情感往往顯出虛假，其文字往往顯出生澀，所以不能給我們一種深刻的，生動的印象。如百零九回裏描寫「候芳魂五兒承錯愛」一段，他們的言辭固然惡劣，即寶玉和五兒的舉動與情感，都有點兒做作的意味。要續「紅樓夢」，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得有曹雪芹那樣的善感，那樣的環境，那樣對於北京話的注意，那樣豐富的想像，那樣熱烈的情感，那樣冷靜的態度，那樣的思想，以及一切曹雪芹的特質：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由此看來，我們實在也不能不佩服高鶚的手腕，續文雖然是差，然較其他十數種的，眞不可同日而語。此其所以獨他的一部遺傳後世的緣故。林黛玉的病賈寶玉的失玉和出家，襲人改嫁等回，都各有其精彩之處。前八十回沒一處不是傑作沒一段不是藝術；而後四十回是部分的，片段的。然而，高鶚因曹雪芹而不朽，曹雪芹也因高鶚而完成了自己未竟的傑作。

四，紅樓夢情感的表現

藝術作品之所以稱為藝術的，因為他所引起我們的是意

象，是情感，而非意念。一件藝術作品愈少引起我們的意念，則其在藝術上的價值也愈大。我們讀「戰爭與和平」的人，總覺末一卷之不如前三卷者，就由於他所引起我們的是意念，而非意象與情感。後部「浮士德」之所以時起爭論的，也由於此。一部「紅樓夢」從頭至尾，每句言辭引起我們的都係一種意象或情感絕無意念；即令是作者思想的表現，然也使我們不覺其為意念，而係一種意象。寶玉被賈政苦打後，賈母命人告訴賈政，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不許再叫寶玉，「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弔往來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卻每日甘心為諸丫頭充役，倒也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了，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蠹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是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眞眞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一天，寶玉與襲人談話，不覺由春風秋月談到女兒，又由女兒談到女兒死的上頭，寶玉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的死節，便只管胡鬧起來。那裏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諫之臣？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戰，他只顧圖汗馬之功，猛拚一死，將來置國於何地？……那武將要是疏謀少略的，他自己無能，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麼？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裏，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若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釣譽，並不知君臣的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趁着你們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彀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雅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託生為人！這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賈寶玉的這兩段話，就是作者曹雪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主張；然我們讀了這兩段後，還是覺得他是像傳教徒的說教一般？或是這是賈寶玉的天性，不但覺不出是曹雪芹在那裏講話，而且由這兩段話，更給我們一種意象叫我們更深一層地認識了賈寶玉呢？

現在我們再引一段曹雪芹藉薛寶釵的口吻，來發表自己對於詩的主張。一次，史湘雲要作詩社的東道，「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院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以為她說的都不妥當，於是給她計劃了許許多多，最後談到擬題做詩，寶釵道：「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裏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亦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件，主意清新，措詞就不

俗了。」這話與上文結的多麼自然，出口多麼流暢，我們只覺得是薛寶釵個性的流露；如果你不細加研究，你知道這是曹雪芹在那裏論詩麼？現在，我們最好拿譚納講莎士比亞的來解釋曹雪芹。「每句言辭，所指示的不是意念，而引起我們的是意象；每句言辭，都是極確切，極到家的種種動作的模擬；每句言辭，都不是猥碎的和片段的思想的定義和表現。此其所以莎士比亞是奇特的，偉大的，難以了解的，並且在同時代和古往今來的詩人裏，以不守語言的規則而論，他是最放肆的，以創造靈魂而論，他是最豐富的，以一般的邏輯和古典的理智而論，他是最不相近的，以引起我們一種宇宙的幻象和描寫一個生動人物而論，他是最有天才的。」（譚納英國文學史卷二，頁一九三○）倘若譚納這話是不錯的，那末，曹雪芹也可以受同樣的榮譽。

曹雪芹關於情感的表現，和他描寫人物一樣，也是極端自然主義者的態度。我們讀一讀寶玉被打一段看，他能使我們為賈政，為賈母而怒；為寶玉而流淚；為王夫人，為林黛玉，為襲人，為薛寶釵而悲。為賈政而怒的，因為寶玉太有點兒胡鬧，內則淫逼母婢，外則流蕩優伶，不但荒廢學業，而且敗壞家聲。為賈母而怒的，自己一個最寶貝的孫子，打得活去死來，氣竭聲嘶，體無完膚。你瞧，同是怒，我們既為賈政表同情，寶玉實在該打；然又為賈母表同情，自己所愛的孫子被人苦打。我們如果遇到兩位都不相識的在那裏鬥爭，我們總是無意地要偏向一方；而曹雪芹是站到二者同等的地位，不偏不倚；他既不讓我們恨賈政，又不讓我們親賈母，他只是表現而已。我們又為寶玉而流淚者，因為他親身受了這種的苦痛。為王夫人而悲的，自己現在五十多歲的人了，只剩這一個獨子孤種；如果珠兒在世，就死一百個也不可惜，現在只這一個孽障，若果有個好歹，將來如何是好！為薛寶釵林黛玉而悲的，自己姊妹們，向來情投意合，而今忽遭此打，心裏如何過得去！襲人更不用說，自然是一肚子委曲，又見「我的娘！怎麼下這樣的毒手！」你是不是要同情襲人呢？總之，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所以悲，於是令我們也不能不發生同情的悲。更妙的是在寶玉正在危急之秋，恨不得一位人來往內裏報個信，偏偏的來一位耳聾的老婆，把「要緊」二字聽為「跳井」，又令我們可笑。只這一段故事，內裏表現了怒喜悲苦四種情感，而且彼此一點也不相混。以自然主義的態度去表現意象，似乎還較容易，因為只要你冷靜地去觀察，冷靜地去描寫就可以辦到。而情感這東西根本是熱烈的，瞬間的，如閃電一般，異常難以捉摸，能在同一故事裏表現數種情感而各自獨立，我們真不能不稱曹雪芹為神手了。

我們往馬戲班或雜耍場去的人，往往見到一種頑手球戲的，球在他的手裏，忽前忽後，忽左忽右，時而球停於頭，時而球立於脚，他的身上沒一處不可以停球，高低上下，莫不旋轉自如，好像球是為他一人預備的，因為他真正握住了球的中心點。曹雪芹對於中國的文字，切切就有這種本領。

他要喜，文字也喜，他要怒，文字也怒，他有多少情感，文字也就有多少情感，在我們手裏是死的文字，一到他手，就生龍活虎，變化無窮。曹雪芹之所以偉大，不只由於善感，不只由於環境，不只由於善察；而也不只由於善爲運用表現內心的文字。所以一部完善的作品，是內容與形式雙具的，缺一，不能謂之眞正的傑作。「紅樓夢」全具了這兩種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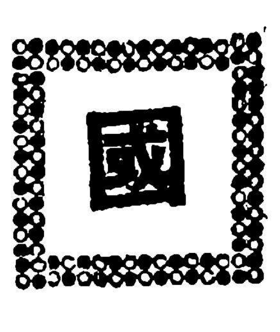
曹雪芹富於情感，所以他的文字也富於情感。現在再舉一段芳官以茉莉粉代薔薇硝給了賈環，而引起趙姨娘的忌怒，作個例證。賈環從芳官手裏得了硝，與興頭頭來找彩雲，被彩雲認是粉而不是硝，趙姨娘聽見這話，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麽怨他們要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着這會子撞屍的撞屍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場兒，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報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罷了；難道他房裏的猫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是何苦來？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豎與你無干。趁着抓住了理，罵那些浪娼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呸！你這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毛丫頭的氣！平日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你倒會扭頭暴筋，瞪着眼，撴摔我！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裏人怕你呢！你沒有什麼本事，我也替你恨！」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裏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遭調唆我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一句話戳了他娘的心，便嚷道：「我腸子裏爬出來的，我再怕了，這屋裏越發有得活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子，便飛也似的往園中去了。」現在我們再看她到了怡紅院的神情。「芳官正與襲人等吃飯，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讓坐問：「姨奶奶有什麼事，這等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摔來，手指着芳官，罵道：「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裏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裏頭，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裏有你小看他的」！我們聽了這些話，讀了這些舉動，活活一幅的忌怒圖，掛在面前。這一種表現的力量，我們眞不能不認爲有點兒神秘。所謂藝術家的天才，或者就指這表現力而言。因爲我們相信，與藝術家處同樣的環境，有同樣的善感善察的人很多很多，然而怎麽有的是藝術家，而其他的不是呢？不說別的，只以「紅樓夢」而論，後四十回之所以不及前八十回的，就因爲表現力差的緣故。前八十回的文字處處是活潑的，而後四十回的文字往往是生澀的，即令是精彩的所在，然也沒曹雪芹文字的生動。

（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三日起
至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九日止

（金霆）





汪蔣通電五項建議

釐定中央地方權責

汪•蔣二氏以五中全會期近，擬建議釐定中央與地方權責，以期採納，見諸實行，二十七日特列舉最切實際之標準凡五條，通電全國，俾集思廣益，折衷至當，茲照錄原文如次：

各報館轉全國同胞同志均鑒，今日救國之道，莫要於統一，而實現統一，端在乎和平。吾人當此歷史上空前未有之國難，若非舉國一致，精誠團結，避免武力爲解決內政之工具，消弭隔閡，促成全國眞正之和平統一，實無以充實國力，樹立安內攘外之根基。本此信念，而定救亡圖存之方策，治標則莫急於剿除赤匪，治本則莫急於生產建設，去歲七月儉電，今歲二月巤電，曾剴切言之。兩年以來，本此方針，繼續努力。現在江西股匪已次第消滅，積年巢窟，完全克復。而其殘餘，或零星潛伏，爲患地方；或四散逃竄，野心未已。善後及追剿，實爲當務之急。對於生產建設，雖以財力支絀，未能普遍施行。而交通•農業，亦日有進步，循此不懈，貫澈可期。惟欲求確實之進步，以因應時勢，解紓國難，則必須全黨同志•全國民衆，明國家環境之艱難，堅和平統一之信念，下更大之決心，相見以誠，確立共信互信之基礎，以發揮分功合作之效能，始克有濟。五中全會開會期近，謹將所欲建議，以期採納而見實行者，披瀝以告，幸垂察焉。數年以來，救亡圖存，雖有方策，而推行之際，動多窒礙。分功合作實效未覩者，最大癥結，則以中央與地方間之權責未能因應時勢，明晰釐定，致隔閡未盡消除之故。夫和平統一，固爲全國今日共守之方針，而欲其實現，則必須中央對於地方解除其牽掣之慮，消釋其疑難之端。同時地方對於中央亦必須本休戚與共之眞誠，遵國家整個之政策，守法奉令，一掃昔日割據或形同對立之形勢。期於一致努力，蛻變中古時期封建之遺風，以造成三民主義新時代整個之國家。倘中央與地方之負責者，皆同心一德，本此而行，不僅黨國所利賴，實亦自救之良圖。伏查總理建國大綱規定中央與地方採均權制。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此爲劃分中央與地方權限之最高原則，依此原則，以定綱要，使中央地方共同遵守，在今日實不容再緩。蓋以中國幅員之廣，人口之衆，交通猶未畢張，教育猶未普及，若拘泥劃一之制度，必無以應複雜之情況，將恐致愈求統一，愈滋紛擾。故挈持大體，使得均等發達，實爲必要也。列舉如下：㈠關於法制，中央祇宜規定原則大綱，富於伸縮力，其實施辦法及詳細條理，則由各省市自行釐訂，以期因時因地因人，各得其宜，而無削足適履之病。㈡關於用人，任命之權固操之中央，而人選則應由各地方主管長官就法定資格者選擇保薦，至於任期則以三年一任爲原則，且明訂保障，任期中不應無故撤職，任滿之時，其成績優良者並由中央重加任命，予以連任，以期收人盡其才之效。㈢關於地方行政及經濟設施，應由地方斟酌實情，擬定計畫，編製預算，呈請中央核定施行，中央於核定之後，但須按其期程，考其成績，而不必預事干涉，使得自由發展。㈣關於中央與地方之財政，應明確劃分，凡屬於全國性質之國家財政，應由中央統收

統支，例如對外有關之關稅等，其稅則與收支，尤應絕對歸中央管理，地方固不得干涉，其他國稅亦應遵中央所頒布之規則與稅法辦理，至於地方財政，則由地方管理，其過渡時期中地方財政確有不足者，則由中央酌量調劑。㈤關於國防軍及地方兵警之區別，應確定標準。國防軍爲捍衛國家之武力，故關於國家之正規軍，其管轄指揮，須統一於中央，但在過渡時期得依其統屬關係，對於部屬之任免 ， 得由其最高主管長官呈准中央任命。至於地方兵警及保安隊•保衛團•警察隊等，除編制數額須由中央核定外，訓練調遣之權概屬於地方長官。無論國防軍或地方兵警，若有向外國購買武器之必要，呈請中央代爲購訂，以求品類之均一。以上五條犖犖大者，實爲釐定中央與地方權責最切實際之標準，亦爲增進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共同努力推進政治之方法。倘得五中全會予以通過，其關於現行法規者，分別釐訂，或加以修正。關於行政方策者，則切實推行，敢信中央與地方之扞隔必日臻消融，而和平統一之實效於資可獲。抑尤有進者，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不獨中央•地方間對此原則應恪守弗渝，即人民及社會團體間依法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動爲背景，則政府必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蓋以黨治國，固爲我人不易之主張。然其道當在以主義爲準繩，納全國國民於整個國策之下，爲救國建國而努力。決不願徒襲一黨專政之虛名，强爲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致反失訓政保育之精神。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以上所陳，於培養民力，發揚國力，所繫至大。 願與同志在決議之前，集思廣益， 以折衷於至當；在決議之後，則精心竭力，以鼓勉於實行。庶幾民困可蘇，國難可解，和平統一之途徑，復興民族之基礎，胥在乎斯，掬陳悃忱，惟共鑒之，汪兆銘。蔣中正感(二十七日)印。

贛匪西竄正追剿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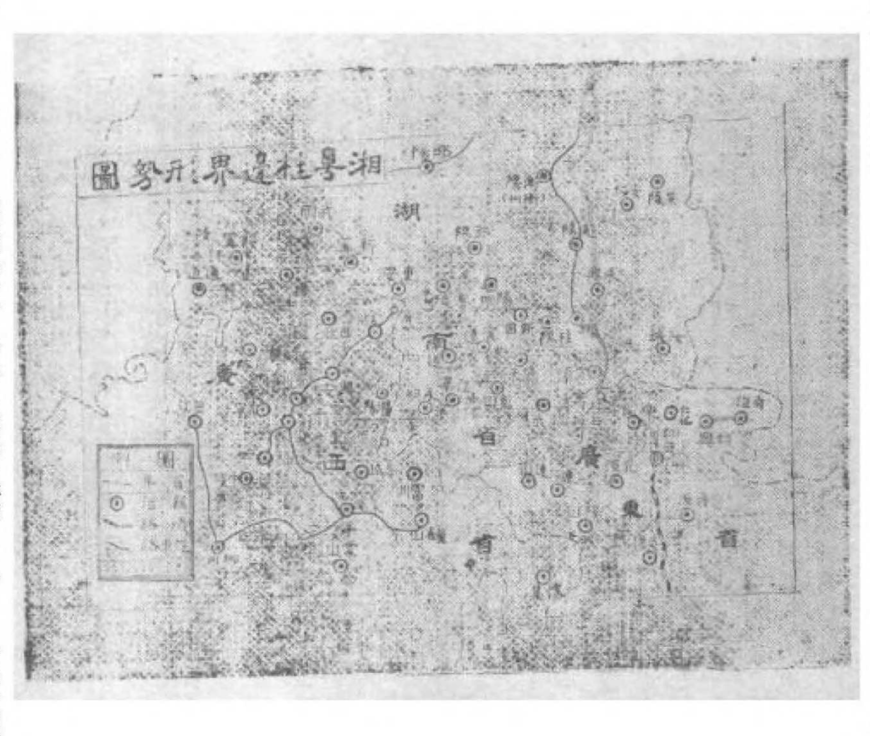
何鍵委任五路司令

衡州二十四日電，追剿軍分五路截擊，經發表各路司令如下：第一路劉建緒，第二路薛岳，第三路周渾元，第四路李雲杰 ， 第五路李韞

術。又李雲杰師二十日午將洪觀圩，土橋圩，北高山僞三軍團四，五兩師頑抗之匪擊潰， 佔領土橋圩， 三眼頭 ， 向洪觀圩進擊。二十一日午佔領洪觀圩。僞一軍亦加入作戰， 午後戰鬥甚烈， 俘匪一三五八九軍團均有。

湘邊國軍追擊竄匪

長沙二十三日電，據報，匪大部二十一日經下灌水，打鋪，四眼橋西竄，先頭匪部距道縣約五十里。周渾元所部二十一日抵寧遠。王東原師躡匪追剿，二十一日抵嘉禾西南之楠木坪。薛岳所部抵零陵。現各部隊正猛進，分途追截中。據俘匪供稱：匪軍飢疲不堪，落伍甚多，每連最多不過三四十名。又蔣委員長電何鍵，嘉奬陶師，略謂：陶師張團擊潰東岡



嶺山之匪，且多斬獲，殊堪嘉慰。所有出力負傷人員， 希飭另案詳報奬卹。長沙二十四日電，據報：周渾元部蕭師二十二日在寧遠城南之舊石山，莫家橋，天堂圩，兩河口一帶與匪激戰，斃匪甚多。南京二十四日電，

何鍵電京報告：所部師長李雲杰率隊與偽三軍團四，五兩師戰於洪觀圩。偽六師及偽一軍團均加入，戰鬥甚烈，其竄永州之匪，正分途追擊。又我蕭師與匪在萬石山董家橋一帶激戰。廣州二十四日電，湘藍山共匪被李軍進攻向永州退竄，擬改道全州西竄。共匪先頭部隊入桂境，又被遊擊團周部痛擊，竄回湘邊。長沙二十四日電，王東原昨電省稱：據俘匪供稱，匪軍編制系統，偽總司令轄一・三・五・七・八・九六個軍團。一・三軍團各轄一師，每師共計二十七連，每連輕機槍一挺，因長途轉戰，逃亡落伍，現每連不滿四十人。偽五・九軍團各轄二師，七軍團有留贛說，八軍團係新成立，兵力未詳。福州二十四日電，寧遠東南地區洪觀圩，楠木圩之匪，查係朱德，彭德懷在陣前指揮，抗戰甚烈，經李雲杰部痛擊，向落山廟退竄。永樂圩之匪大部亦被擊退，一部仍抗戰中。王東原師已追匪至東村胡家，遇偽五軍團全部，當令張旅出擊。自巳至午，連奪數山 ，匪愈戰愈衆，偽一軍團來援，與我陳旅在沿下灌至寧遠大道左側高地衝擊，戰事異常猛烈。後匪陸續增至萬餘，幾經肉搏，我官兵迭以機槍手溜彈痛擊，現尚相持於兩百米之間。左翼之匪被我張旅長督部猛力衝潰，匪退至距下灌里許之寶塔山東北端，復行反抗，即就現地對峙徹夜。計本日斃匪千餘，獲槍數百，我方亦傷亡連長羅簡等百餘員名。香港二十五日電，獨立第三師副師長李江二十四日電省報告：職師二十日午克復臨武，繼續向藍山推進。二十二日申刻抵亭心鋪，飯後，星夜續進。二十三日晨克復藍山，匪退下灌，被西路軍李雲杰，王東原兩師夾擊，匪大敗 。職師現在藍山候命。南京二十五日電，何鍵電京報告：王東原部二十四晨佔領下灌，斃匪千餘，獲槍數百。長沙二十五日電，據永州電：匪偽三，五軍團部二十二日經周縱隊蕭師截獲，激戰於寧遠西南道縣以東之梧溪洞下灌之線，匪頑强增援，相持至晚。匪一部竄到道縣永安關及桂境文市一帶，但沿途消滅逃亡投誠不少，處處受我側面堵截。龍虎關方面亦有股匪一部竄到。二十二日與桂軍激戰頗烈。又湘西方面賀，蕭兩匪十三日在永順被陳渠珍部，龔周用各旅擊潰後，圖擾桑植，大庸。又經駐軍防剿 ，乃向臥龍家寨竄逸。繼被陳渠珍調集所部圍剿，匪衝破楊皮各部陣地，乘隙欲逃。因川鄂方面友軍嚴密堵截，桃常方面亦派隊協剿 ，匪乃竄向辰州邊境之王村附近，刻陳師已調大部馳剿。何總司令特調劉膺古率所部各師開赴常桃一帶增援，殘匪不難消滅。南京二十九日電，西路黨政處二十八日電京，據陳渠珍電告，此次蕭・賀聯合竄擾酉陽秀山，由川邊進逼龍山・桑植，突陷永順。當調龔周徐楊各部往援，隨即收復永城。詎追至永屬之龍溪寨，而該匪又乘夜回襲，並以一部竄王村北河流域，始飛令駐防大庸之白何兩團星夜趕入辰（州）防。又顧・雷兩部趕赴保靖，俾收夾擊之效。二十三日拂曉，雙方同時動作，激戰至五・六小時之久，匪勢不支，紛向大庸方面竄潰。顧旅追至會溪坪，又激戰二小時，匪即向石堤西潰竄，惟賀匪尚在松柏場，現決定兩路圍剿。

二萬匪衆竄入桂境

衡州二十八日電，據前方情報：㈠竄入桂境四關及文村之匪約二萬人，現正調軍圍擊中。㈡匪衆萬餘二十五日 晚在桃川 附近與第七軍激戰，匪死傷頗衆，現仍相持。㈢萬師二十四日由甯遠跟匪追擊，匪扼水抗拒。萬師於二十五日拂曉由下游白馬渡强渡，並猛擊十餘次，匪始紛向道縣以西竄去。二十六日下午三時萬師全入道縣城。衡州二十八日電，王東原師二十五日未刻攻佔四眼橋，偽五，八軍團及第一軍團之一部計二萬餘人，分向九井渡，福祿岩，界排竄走。其後衛槍匪被汪旅追擊，激戰於四眼橋東北高地，斬獲甚多，正猛追中。同日臨武團隊搜獲匪槍三十餘支，俘匪三十餘名，擊斃亦衆。長沙二十八日電，周渾元，李雲杰，王東原各部跟踪追剿，已進駐道縣。匪部全竄道河西岸，先頭似達桂境 ，正在我湘，桂部隊堵剿中。又永順縣城二十六日重行克復，辰州防務鞏固，賀匪竄赴大庸，已猛烈追擊。

廣州二十九日電，共匪連日數次進犯桂邊，皆爲桂軍擊潰，現流竄江華。陳濟棠昨令第一軍向某方前進，協助桂省圍剿。

小股流匪竄入浙境

杭州二十四日電，方志敏殘部二千餘由贛德興越玉山擾常山，經浙軍進剿，已由芳村竄芙蓉鎮，浙軍追擊，匪向西北潰去。省方得報芙蓉鎮匪已潰敗，略受損失，刻正追剿中，常山安謐。杭州二十七日電，遂安南鄉距城二十二里之安陽畈二十六日晨發現赤匪五六百，與該縣常備隊接觸，冒雨激戰，匪不支，向東潰竄，至淳安境港口一帶。國軍・省軍開到，包圍痛剿。該股匪係因二十四日經國軍省軍追剿，乃竄遂安縣境白馬・

上方等處，猛剿竟日，匪傷亡甚衆，大部向皖竄逃，餘匪繞出遂城向東北竄匿。又淳安．港口頓告緊張，保安處俞濟時已東上指揮，並將情形電達呂代主席。呂隨即電知邊區縣府協力防守，並聽俞指揮。常山無匪蹤，遂城防務鞏固，治安無虞。

贛閩共匪完全肅清

龍巖二十四日電，東路軍第三師李玉堂部二十三日午後三時入會昌。殘匪向西南潰退，臨行將城內所積糧食悉燒毀，房屋破壞甚多。龍巖二十八日電，滑流已於二十六日申刻收復，東路軍入城時曾與城內殘匪巷戰數小時，刻正向寧化推進，寧化即可收復。

各路總部明令裁撤

南京二十七日電，行政院二十七日晨九時會議，汪兆銘主席，決議贛南閩西剿共軍事現已告一段落，所有贛粵閩湘鄂剿匪戰鬥序列之東．西．南．北各路軍總司令部及總預備軍總司令部應均予撤銷，並任命顧祝同爲駐贛綏靖主任，蔣鼎文爲駐閩綏靖主任。

劉湘在京會商川政

劉湘因四川剿匪現狀日趨緊張，上星期到京晉謁汪蔣孔等負責當局，請示機宜，俾得打開新局面。茲悉，劉在京商談後，大體尙稱圓滿，一俟財政方面籌商妥當，即將啓程西旋矣。

川事計畫請示汪蔣

南京二十三日電，二十三日晨劉湘謁蔣於軍校，汪何均在座，對川事作具體之商談。關於剿匪軍事及川省政治各端，大致已具端倪，剿匪仍由劉負責，中央可盡量援助。關于改革川政，劉亦將倚中央之威力，放手做去。南京二十四日電，二十四日晨劉湘赴鐵部官舍謁汪，詳陳川省軍政民政情形，歷兩小時之久。對於今後川省地方行政設施，向汪頗多請示。汪對川省亦極關切，殷殷垂詢，甚爲懇摯。

出席中央軍校紀念

南京二十六日電，蔣委員長二十六日晨約劉湘出席中央軍校紀念。最高軍事當局何應欽．朱培德．賀耀組．谷正倫．陳焯．楊杰等均到。蔣主席。向全體官生報告收復贛省匪區經過，盼一致努力，本堅苦卓絕精神，復興民族國家。最後並講演新生活，闡述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要義。頗多勗勉之詞。午間蔣約劉湘等在邸午餐，飯後，約劉獨留，對川事爲最後之談洽，歷時甚久。大抵除財政外，關於軍政各問題已商有圓滿結果。聞劉已向歐亞公司包定巨型機，約星期三四與何成濬同行離京。劉至宜昌後，再易乘中航機飛成都。

與孔熟籌川省財政

南京二十八日電，二十八日午，劉湘至財部訪孔祥熙談話歷一小時許。對於補助川省財政及發行公債問題，均曾談及，尙無具體決定，待二十九日續商。劉返川期因此展延。外傳孔劉商定中央月助剿匪費百萬，川設財政特派員，由劉航琛或盧作孚擔任，負責整理川省財政說待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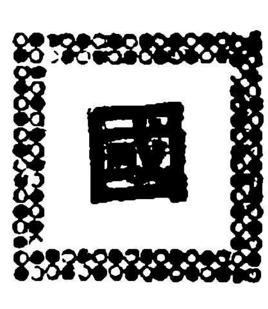
第二次對記者談話

南京二十三日電，二十三日下午五時記者等四五人至中央飯店訪劉湘，時滬虹橋醫院某外醫正由滬來京，爲劉檢查體格。劉到京後，因連日酬酢太忙，觸發胃疾，故稍感疲勞。劉出見後，欣然縷述到京後連日接洽情形，與本人意見，略謂：來京以後，已迭次晉謁蔣委員長及汪院長等中央各要人。第一．清剿川匪，非僅川省關係，直是全國剿匪行動中之一部分，故關於全盤計劃與夫剿匪軍實之補充諸問題，咸待中央決定。其次．川省政府改組，必須實現，整理川省政治，實需要一有力之省政府，適合現時情狀，着手各種合理之改革，使川省政治日趨良好。本人與各當局見面後，業將上項意見向蔣汪陳述。本人之意，亦只在將所有意見盡量向中央陳述，由中央爲四川決定一切，連日商洽，結果極見良好。至於打破防區積習，此事爲政治之一部分，倘有有力與適合之省政府成立，防區自然可望逐漸消滅。本人以爲整理川政，目前極感迫切，而剿匪尤爲急務。軍事政治蓋同爲治川大計之要着，故必須到京向中央請示一切。對於財政情形，亦已向汪院長等當局報告。大體上當局表示，凡軍事．政治．中央在可能範圍之內，當予以援助。記者詢此來曾否向中央請求派兵入川剿匪。劉答：此本係商洽剿匪計劃中之一部分也。劉續謂：現在前方情形無變化，只有小衝突，因過去剿匪戰事，係我方取攻勢之故。劉對川省未來之建設，謂以交通最爲重要。川省如修築鐵路，交通內外，其利益決不僅止川省，深盼金融界多留心川事，勿存蜀道難之觀念。最後謂來京後印象甚

佳，尤其是看到蔣委員長之繁忙與其他政府中人之精神奮發，頗多感觸云。

二次晤孔後赴滬

南京二十九日電，劉湘二十九日下午一時訪財孔，會商川省財政問題，談一時餘。據聞川省發行公債若千萬元，因抵押品等問題難成事實。又劉請中央月助剿匪費一百萬，孔在原則上已表示同意，惟助若干萬，尚未確定。劉湘二十九日晚赴滬。





國外

海軍談判現狀混沌

西門否認談判決裂

倫敦二十二日路透電，英外相西門今日在下院發言，完全否認英，美，日三國海軍談話業已決裂之說。此蓋言今尚有三途可打破僵局也：㈠今後達四四四之平等，果爾則英美海軍須事裁減。㈢日本接受僅作質的限制之討論。㈠以一種方式許日本分若干年達於平等地位的理想之回復，㈡今後達四四四之平等，果爾則英美海軍須事裁減。㈢日本接受僅作質的限制之討論。第一途似最有希望，蓋現有理由可信日本或願協同覓求此種方案也。第二途大約不爲英，美兩國所喜，第三途亦難實現，因拒絕討論不作量的限制，而僅作質的限制，乃日本方案中根本要點之一也。聞外間所傳日本已正式承認英國得習較日本更大的艦隊之權，但不承認美國有此權一節，實屬不確。日本曾要求共同更高的限制，而施諸各國，英國自亦在此內也。西門今日告知下院，海軍談話今仍在進行中，目前宣布詳情，實屬不智，但可示其廣大之輪廓。在目下談話中，日本曾提出某種建議。其目的乃在商定一種制度，每國在此種制度下，得造艦至共同更高的限度，即達乎其應有之噸位總數是也。日本建議中之內容及各方提出融和異見之方法，今皆不能詳細奉告。西門繼曰：余敢言者，英政府視海軍限制制度之破裂爲人人之大禍，不特將及於目今會商之數國，且將及於全世界焉。各國若復作軍備競爭，則財政與政治上所蒙之殃害顯然可覩，無需修述。英政府之代表毫不存打破談話之意志，苟餘一線希望而可覓融和爭執之方法，則擬以極友好之精神進行談話。平等之安全爲人人應有不可駁詰的權利，但此非謂各國艦隊大小應一律相同也。此端賴每一事件中的責任與其他一切之性質爲定。吾人今所進行之討論，其主旨乃在盡力之所能，商定一種基礎，可依以獲得諒解，而不危及任何人安全之意義。苟能大概達到此點，則明年之大會吾人覺有途徑可循矣。此當然尚須視簽約國如法，義等之意見爲定，西門末謂：英國恒以極密切與極友好之手續與他方面接觸，海軍談話之一切發展，均隨時通告法義代表云。

英日接近傳說復起

倫敦二十二日哈瓦斯電，英，美兩國海軍代表團明日將開會，美國人士似恐有人使用手段，使海會初步談話之責任歸諸美國。又美國代表維持主要原則之心理，較前似更堅決。華盛頓政府最近雖有補充訓令寄交該國代表，然美國政府對現行條約之修改仍根本反對。今晚風傳英日之間爲折服美國起見，或將訂立一種日，英互不侵犯條約，以爲日英接近之第一階段，思以此威脅美國云。但英國素來忠守華府九國條約之諾言，其各自治領之堅決意願以及大部份英國輿論，多欲顧全英，美邦交，故英，日接近之說，暫時殊不可信。

英美會商經過情形

倫敦二十三日新聯電，英，美二十三日午前十時餘在英國下院作正式會商，協議二小時餘，該項會見係爲打開會商之僵局，而交換率直之意見。首由英方詳細說明十九，二十兩日松平代表所提出之日本政府回答內容，並報告松平，西門兩氏會見之詳情，而求美國諒解。對於會商之難局如何展開，二代表間作愼重之協議，其結果，㈠裁軍會商今後亦應繼續，㈡日本提出之新裁軍方式，最强硬主張者爲共同最大限度之要求。英，美兩國代表對此，予以承認等意見，已趨一致。兩代表同時對於日本對英，美等所生之種種新事態，予以充分協議。因而該次會商，英，美兩國之意向係以日本爲何要求共同最大限度一點及英，美兩國能承認日本之要求，至何程度爲目的，而明確其具體的限界。又第三次英，美會商後，

據美方所傳出之情報如下：㈠華府條約所規定之諸原則，勿論如何得繼續；㈡日本所固執之共同最大限度之理由，要求其更予說明；㈢如英，美共同戰線等印象，決予避免等項。英，美兩國間之意見，已趨一致。由全體之空氣上觀之，對於和協方式之發見，更應繼續努力，而求日本之共同最大限度之要求，與現實海軍力之間，有何調協之點，因而下次之日，英會商，將或有相當進展之期待。

英否認訂不侵公約

倫敦二十三日路透電，東京所傳西門已向日本大使松平提出英日間多邊的不侵略公約之方案一說，此間外部今日予以否認。目前雙方海軍談話中最可注意之發展，爲星期一所將舉行之美日代表會議。美代表台維斯將於是日赴日使署與松平晤商，此爲美日兩國主要代表間之第一次非正式談話，當可結束觀望以待之時期。台維斯今日聲稱：美方深知日本苟僅欲脫離華盛頓海軍條約，則決不前來倫敦談話，美方現確信日本必改變其不妥協的態度云。此種樂觀 ，證以日本代表山本今日告路透訪員之言，殆屬可信。蓋山本自稱，渠有若干意思以調和談判者之異見也。此間美方有英美現有合作堅強陣線以拒日本之說，但此說就英方所抱如廢除海軍比率則應保全華盛頓海軍條約若干部份之意見，或爲一過分有勁之解說耳。

日本期待與英訂約

倫敦二十三日哈瓦斯電，英日兩國似正在進行談判，準備訂立一種協定，以保障兩國在遠東之和平及共同利益。按自海會初步談判開始之時，日本代表團即時時欲於英日兩國之間，樹立廣汎之接近基礎，其始欲與英國商訂商約，嗣鑒於六個月以前英日談判之失敗，彼此均以爲此事不宜重行提出，於是乃思及互不侵犯條約問題。但海會談判情形又證明互不侵犯條約亦不宜談，蓋英國以爲華府九國條約其效力相等 ，不宜重訂新約。且互不侵約如由三方訂立，則美國不願加入，如僅由英日兩方訂立，則英國之自由黨及工黨必猛烈反對。總而言之，凡主張保持英日兩國之友誼者，均不贊成。因此情形乃縮小範圍，即僅就英日兩國有共同利益之區域成立妥協是也。截至目下止，英國對於此種妥協方式，尚未同意，但日本人士則始終希望進入此途。大約在最近未來，談判此事，將爲日本外交之主要目標。

美國代表率直談話

倫敦二十三日新聯電 ，海軍預備會商開始以來，始終堅持現行海軍力比率之維持，而繼續反對日本之軍備均等之美國代表部，驟諸會商經過，早已看明前途。美國代表部最高權威者某氏，於二十三日在英美兩國代表會談後，大膽的表明意見如下：㈠如容許日本與英美兩國之均等海軍，則必破壞安全感之平等的原則，尤以美國海軍，如變更現行比率，則在太平洋上必陷於現實的劣勢。㈡依現在之情勢，海軍預備會商前途，已無何希望，美代表部決於聖誕節前回國 。美代表部現在尚暫時繼續會商者，係欲知日本政府在華府條約廢棄通告後，出何行動而已。㈢關於不侵略條約問題，尚未接到日本政府提議，假使接到提議，則一方廢棄華府條約，造成海軍不均衡之侵略的誘因，一方而締結不侵略條約者 ，實係無用。華府條約廢棄時，則太平洋島嶼之四國條約，當然亦將改訂，關於中國之九國條約之存在否，尚有若干疑問。

日本決計單獨廢約

東京二十四日新聯電，關於華府協約之廢棄，日方在禮儀上擬與列國共同廢棄，前已通知英美兩國，而兩國均無贊成之同答，故不能早日實現。於是廣田於接到松平此種電報，已決意單獨廢棄，而將此意訓令松平照辦。因而松平於二十二日訪問駐英法大使，並更擬於近日訪問駐英義大使，申述廢棄華府條約而促進法義兩國之同意。要之， 單獨廢約之通告，當在樞府諮詢後十二月十日左右，即向美國國務院通告廢棄。倫敦二十五日哈瓦斯電，據東京來電，日本政府準備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宣告廢止華盛頓海約云。日本代表團左右人士對於此項消息之大約可信且約略近眞一層，並不否認。惟謂此事經內閣決定之後，尚須樞密院批准始能成爲事實云。東京二十七日新聯電，廣田鑒於海軍預備會商之經過，對於華府條約之廢棄認爲有通告之必要。今日午後二時半與義大利大使亞弗里支基會見，三時半更召請法國代理大使德蘭氏會晤，向二氏提議共同廢棄華府條約。兩大使均以請訓本國後再作同答。廣田以英美兩國之態度，業已明瞭，故向法義提議，如不能得到同意時，即斷然單獨實行廢棄。

英示考慮中國利益

敦倫二十五日合衆社電，據聞英外長西門於本日在此間與松平談話時，曾宣稱在成立之海軍或其他協定中，必須考慮中國之利益。氏暗示

保全中國之領土完整爲英國遠東政策之基調，不能有所變更。此間得悉，西門氏重申此項政策，於英美諒解上大有貢獻。又預料美代表台維斯氏亦將向松平重新聲明，美國從未放棄其保持中國領土完整之政策，并將對於維持遠東門戶之開放，尤其在滿洲方面表示關切。一般以爲西門之態度足以緩和中國政府之恐懼，以爲英國對日本海軍均等要求之讓步，足令中國更處於易受日本挾制之地位云。上海二十六日電，美聯社東京二十六日電：據今日此間政界消息，日政府方面對於英美藉口中國領土完整問題拒絕日本海軍平等要求，深爲驚異。

新協定說在醞釀中

東京二十六日新聯電，與海軍預備會商相關聯另締結新協定之空氣，正在醞釀中。該項新約係以四國協約之擴大強化爲中心，而加以考慮。一方復有主張簡便之實行方法，將四國條約之有效期間再延長十年。即該條約之延長，在手續上無何煩雜，且關係各國易於同意，因有實現可能。日本政府亦以新條約不能締結時，則四國條約之延長，亦頗贊成。

美日會商毫無結果

倫敦二十六日路透電，今晨美總代表台維斯與日大使松平會議之際，曾討論日本廢止華盛頓海軍條約後舉行海軍談話所取之可能的手續。今晨之會議乃兩國總代表第一次所開非正式之討論。現料日本將於十二月十日宣布廢止華盛頓條約。數方面現覺該約之廢止，結果將使海軍談話告終。聞兩代表今晨會談時並未提及政治問題，因松平表明日本所答復兩星期前英國所提出之問題尚未完備也。此項問題涉及海軍質詢限制太平洋中屬地不築防禦工程，造艦程序應相互照會。據松平宣稱：太平洋中屬地不築防禦工程一節，渠仍候政府之訓令。松平正式確告台維斯，外傳日本向英國提出海軍五四四比率之說，實無根據。倫敦人士現覺如海軍談話一日轉入政治方面，則必須向日本詢問中國土地完整及開放門戶二事。惟此項詢問非待松平表明新訓令所示之方針後，不致提出。倫敦二十七日電，海軍談判現在混沌狀態中。日大使松平本日與美代表台維斯會作四十五分鐘之談話。據聞日方仍有若干點須與英國討論。聞華府條約中關於太平洋建築防禦工事之條款，或將提出討論，藉以等候松平接到東京方面之回訓。各代表談話現時顯然正在延宕中，以候日本正式宣布廢止華盛頓條約。另據東京電訊，荒木對海軍問題曾作播音演說，斥五·五·三比率足以妨害日本海軍之尊嚴。氏對美日將開戰說，加以譏嘲，並責備西方文明謂此種悖謬的恐怖心，足以引起國際之糾紛云。

英對日新提案內容

倫敦二十七日電通社電，英外相西門在二十六日下午之日英會談中，爲預防會商決裂時，發生軍備競爭情形計，曾作訂立暫時的自制約言之新提案，以求日方考慮。聞其內容大體如下：㈠美方現仍望能延長華府海約效力，即在英方亦望與其廢棄該約，毋寧依修訂之方針，而使舊約中妥當部份，仍繼續存在。惟日本若堅欲行使華府海約所載權限，而作廢棄通告，則英方認爲有與日方協議其善後措置之必要。㈡英方因以一九三七年一月以後發生海軍無條約情形及實行造艦競爭爲慮，故擬於兵力量或質的限制失敗時，即採取第二策。而期於短期間內對造艦量互作暫時的約言，以圖維持世界和平。因之，英政府特提議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以降之若干期間(至少五年以上)，依互相宣言其自造艦量及其內容之目的，而爲總括的決定屬於上項宣言基礎之諸事項計，在預備會商中行新的討論。㈢以預先確言上項宣言係屬暫時的性質，故對各國所理想之保有量與裁軍之基礎主張，毋須獲取任何言質爲前提，而互相行之，藉克減少依軍備競爭而生之無益的浪費，與各國間發生敵愾心之可能性。

日將提出均勢案

倫敦二十七日新聯電，在預備會商停開空氣濃厚之際，日本代表部則堅持打開難局，將以第二階段之對策，提出具體的裁軍案。已於二十七日與西門會晤時，要求兩國代表反省。特別說明日本政府之熱誠。如英·美兩國代表協議之結果，贊成日方主張，則日本代表部即將提出攻擊的武器，即主力艦，航空母艦之廢止及其裁減之漸進的均勢實現案。

日如廢約美必增艦

華盛頓二十七日哈瓦斯電，衆院海軍委員會主席文生宣稱：日本一經通知廢止華盛頓海約之後，渠將立即提出法律案，規定日本如造艦三艘，美國亦必建造同類艦五艘，以維持現行比率。無論如何，吾人決不能以海軍平等權畀於日本云。

法謂需要偉大海軍

巴黎二十七日路透電，法海長畢特利今日在衆議院報告海軍預算案時，力言法國必須有強盛之海軍。並駁斥各國分工維持世界和平之談，因若是則法國祇可有弱小海軍也。又謂法國必不可少者爲未有戰爭趨勢之偉大海軍。法國不欲爲有殖民地之大國則已，否則必須維持其海軍達於相當之程度。法國對於海上空軍將予以絕大之努力，不久法國海軍將置有最精密之水面重飛機以及其他飛機云。海軍部長發言後，衆議員對於海軍預算予以同意。

英願四國成立妥協

華盛頓二十七日哈瓦斯電，英外相西門與美代表台維斯在倫敦談話，此間消息靈通方面極爲注意。西門與台維斯二人鑒於日本行將宣告廢止華府海約，故欲求一妥協方法，以免終陷於海軍競爭之一途。同時一方面人士謂，據半官式消息，西門曾以一種英美協商辦法試探台維斯之意旨。其法係日本如增加海軍，則美國建造重噸數之軍艦，而英國則建造輕噸數之軍艦，以應付之。第官場以爲如此協商，勢不能不預先成立英美同盟，然同盟之事固兩國所不願也。西門乃表示，擬由英美法義四國成立妥協，彼此海軍維持相當噸數之限制。但如妥協以外之國家添造新軍艦，以至威脅各妥協國之安全時，則各該國有權增加海軍。惟遇此情形，該國須將其增加海軍計畫預先通知其他三國。英•美•法•義四國海軍當局各本誠意，以彼此海軍計畫互相通知，故四國海軍部之互通消息爲此項妥協之主要點云。

意法無意廢棄海約

倫敦二十八日路透電，據可恃方面之意見，日本勸法，義共同廢除華府海約一舉，殆決不爲法，義所贊同。羅馬人士以爲日本現不願自己單獨行動，或將重行考慮其立場。且以爲觀於義國財政現狀，如海軍限制一旦廢除，則他國建造艦隊不難超過義國。故義國擬靜待將來，俟他日全體海軍會議實現時，義國定將加入。至於法國則雖不喜華府海約，但亦不欲輕率摧毀和平工具。雖德國有袖珍戰艦而義國亦有新建築，然法國在一九三六年底將有軍艦六十五萬噸，比義國將多二十二萬五千噸 。無論如何，法國贊成華府海約之質的限制，因素且願與義國協定在地中海之海軍平等也。昨日日外相廣田邀請法 ，義兩國駐日大使前來外務省，說明日本海軍政策。并陳述日本在倫敦談話中之軍縮提案，有廢除華府海約之必要，故擬請法義兩國共同廢除之。兩大使皆答稱將以此意轉達本國政府，今日駐英，日大使松平與英外相西門晤談一小時半，未有決議云。

英折衷案徵美意見

倫敦二十七日哈瓦斯電，本日下午英•日兩國代表舉行談話，着重兩個問題：㈠廢止華盛頓海約所可採取之方式。㈡日本原來提案就技術方面加以說明。關於第一點，日本代表山本欲盡外交禮儀，蓋如此重大之問題，須以委婉形勢出之，東京政府欲於事前備具種種手續也。關於第二點，日本方面意在表示委曲求全，乃將其所堅持之原則用技術詞語說明之。山本當將日本所要求即由縮減海軍着手，而實現平等權一原則列爲噸數艦種表，交與英國外部海軍專家克萊琪。一般人預料英國方面所提之折衷案或將依樣辦理，惟克萊琪與日本代表可再度接洽之會晤耳。截至目下爲止，英國折衷案係用口頭表示，尚未正式向美國代表徵詢意見。英國方面在進一步辦法之前，對於美國欲知其意向所在。屆時英國方面雖不以正式性質賦予所出之折衷案，亦當依照日本辦法而以技術詞語加以說明，正未可知。蓋以各方在文字上所未能發現之妥協點或能在數字上發現之故耳。

英日會商過渡辦法

倫敦二十八日日本新聯電，英國前曾向日本提出妥協案，惟該案如不成立，則將來陷於無條約狀態時之處置辦法如下：㈠建艦計劃之互相通告。㈡質的限制。㈢繼續太平洋防備限制之存在， 而向日•美兩國提議。故二十七日英•日會商，並未向日本提出無條約時之新提案。即該會商席上，再度以新條約爲基礎，在英國提案之機構內，如何考慮日本之原則，及其實現之具體方法。據西門所說明之意向， 英國對其妥協案之一部，由一方的宣言之內容，並不如當初堅持以比率主義，各國可以自主的實行。要之，西門之妥協原案，爲無條約時之折衷案，以圖打開局面。至英•日專門家會議，將於三十日開會。

日代表對記者談話

倫敦二十八日哈瓦斯電，日本海軍代表山本向本社記者發表談話，謂：華盛頓海軍條約若由締約國之一片面宣告廢止，將有發生不幸效果

之處，此層在各國之中，吾人最先感到。吾人所以會同法，義兩國探詢關於宣告廢止華府海約之意向者，其故正在於此。須知吾人並無成立統一陣線以對抗任何國家之意。實不過一本眞誠，希望各國對於華府海約之必須易以較為完備之外交文件一層，成立普泛妥協而已。法，義兩國將於年終以前答復日本。遇必要時，吾人不得不自行有所舉動，此固理之當然。關於倫敦目前談話情形，吾人與西門昨日會談結果，未足以使英，日雙方見地稍有接近，殊足遺憾。惟雙方仍繼續談話，昨日會談之際，並未提出或說明任何技術性質之建議 。余意非謂討論數字較討論原則易於草擬協定也。不過若有數字，則舉行談判者對於日本若干項要求之實際上意義可以較為了解耳。總之，不制定噸位最高限額，即無從訂定純粹質的限制之條約，此則吾人之見解也云。

日擬定之具體方案

東京二十九日新聯電，三十日之英．日專門家會議，實具有打開局面之關鍵。是日會議後或將由山本試案之形式，而向英方提出日本政府裁軍具體案。其內容如下：㈠艦種分為二大區別，以主力艦航空母艦．甲級巡洋艦（一萬噸八吋）為攻擊的武器，乙級巡洋艦（一萬噸砲六吋）驅逐艦．潛水艦為防禦的武器。關於攻擊武器如航空母艦等主張全予廢棄，至於主力艦．甲級巡洋艦則主張澈底的裁減。㈡攻擊的武器按照艦之種類，分別規定其隻數及噸數之限度。關於防禦武器商定各國共同最大限度，各國在此限度內，得自由建造艦種，且享有所必要之保有量之自由。㈢將攻擊與防禦的武器合計而規定各國保有量之最大共同限度 。最好能使其低下，以圖互相不可侵犯，減輕國民負担，而實現眞的裁軍。

預備會商將重數字

東京二十九日新聯電，外務省頃接到倫敦日本代表報告：二十七日之英．日會商結果，及下次會商由雙方專門家會談，即日本代表山本與英國軍令部長克萊琪會見協商。外務．海軍兩首腦部即於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協議結果，英國之妥協案，未必與日本之主張相抵觸，尚有繼續交涉之餘地。故日方為貫澈主張，除決定繼續努力外，並為預備會商之進展，決定實質的專門會商方針。因而日本政府目下對於下次之日．英專門家會議時，由山本出名提出日本具體的提案，惟現在尚在研究中。於是預備會商漸將以數字的具體的討論為中心矣。

國聯堅持否認偽滿

通郵辦法僅限技術

日內瓦二十七日路透電，國聯會員國與美國反對承認「滿洲政局」之堅强立場，迄未有弛懈表示，此乃觀於今日國聯秘書處所發表國聯會員國與美國對於郵件經過滿洲一事之復文節略而可知者。各國皆主張此種通郵辦法之繼續，但聲明並不涉及「滿洲國」之承認。各國之採此態度，蓋採顧問委員會（即國聯今年五月間所指定研究此問題者）之主張也。該委員會於昨日解釋郵政關係之談判，不可認為承認新國之任何步驟後，決議：㈠「滿洲國」交通部不能對於萬國郵政公約之條文有何陳述：㈡國聯會員國之郵局當道得採行臨時辦法，以謀關於取道滿洲之郵件交通；㈢此種辦法係純粹行政與技術性質，而非國家間或政府間之辦法。該委員會又主張郵局當道之採行取道滿洲通郵辦法者，應明白發表一文，證實上述第三點云。日內瓦二十六日電，國聯今日發表關於滿洲通郵問題之文件一宗。先是顧問委員會對於通郵事件在不承認所謂「滿洲國」原則下擬定建議辦法若干條後，即於六月四日及七月四日分別通函各委員國，徵求同意。各政府復文業已先後收到是項通函及各政府復函。今日據國聯秘書廳公布國聯通函，又分三類：其一，為致出席顧問委員會各會員國者；其二，為致未出席顧問委員會各會員國者；其三，為致非會員國者。各國政府復文亦分三類；出席顧問委員會者為阿根廷．西班牙．匈牙利等國；未出席顧問委員會者為南非聯邦．奧地利．保加利亞．愛沙尼亞．印度．愛爾蘭．立陶宛．尼加拉瓜．挪威．委內瑞拉等國以上各國均接受顧問委員會建議，而拉脫維亞復文則稱；拉國郵政已接受所謂「滿洲國」交通部關於郵包經由滿洲轉運之運費辦法之建議，但此項辦法純為技術上求郵件傳遞之迅速起見云。又蘇俄及美國等非國聯會員國（蘇俄復文係七月四日發出，其時尚未加入國聯，）亦有復文。美國接受建議，而蘇俄則稱蘇俄郵政經英．法等國郵政之請求，特同意將各該國之轉運郵件經滿洲寄遞中國；但蘇俄政府於此不負任何責任，並得在同樣情形下，用同一郵線轉運郵件至其他各國云。

鴉片販運絕對禁止

日內瓦二十六日電，國聯秘書處今日發表關於「滿洲國」鴉片販運問題之公文若干件。其一爲中國代表之公函一通，其中大致謂：査關於一九二五年日內瓦鴉片公約第五章之規定。顧問委員會曾對各會員國及非會員國建議，各國對「滿洲國」出售鴉片或其他毒物，除請求出售者能提出進口許可證，證明是項毒物之向「滿洲國」進口，其目的並不違背該公約之規定者外，不得允許其出口一節。中國代表主張各國允許出售是項毒物，其出口許可證應隨同該毒物同時出口。但是項許可證之副本，則不得送達「滿洲國」。不若是則或將被誤解爲各該國事實上承認「滿洲國」之表示也云。該項函件送達後，顧問委員會主席即有建議。經委員會於五月十六日通過，該建議亦於今日發表，大致如下：於顧問委員會決定是否應重行考慮是項問題之前，似宜待本委員會及行政院先行考慮若干相關問題。現在關於生熟鴉片之出售已無問題，蓋行政院於接受顧問委員會建議之後，已聲明依照海牙公約第三·第八·及第十五條之規定，生熟鴉片之對「滿洲國」出售均未能允許也。當時顧問委員會並決定請國聯秘書長通知各國，請其注意此點。所有三月十九日秘書廳依照行政院決議發致各主要製造鴉片國及海牙公約簽字國之通函，亦已發表。關於麻醉品問題，中國主張對東三省及熱河各處之毒品出售悉應禁止。如有絕對進口需要，則應由各國駐在滿洲之領事代表簽發許可證，以控制管理。又査前會提議各國應一概不得向「滿洲國」出售鴉片及其他毒物，但該提議已被否決。故此時無需討論類似之議案，至於領事許可證計劃，顧問委員會亦尙未表示意見，故似可即向該委員會提議，請其從技術上加以考慮，然後再提交大會考慮云。

猶哥向國聯訴馬賽案

暗殺責任歸咎匈國

日內瓦二十三日路透電，猶哥斯拉夫政府因國王亞力山大與法外長巴多在馬賽遇害事，致文國聯，對於匈國詞甚憤激。此文昨已送交國聯行政院，略稱：猶政府曾於本年六月請行政院注意匈國恐怖黨之罪行，及匈當道對於該黨之贊助。是月二十一日，猶國與匈國在貝爾格勒簽立一協定文，解決兩國間邊界問題。但茲經調查，得悉殺害南王亞力山大與法外長巴多事之組織與實行，匿于匈境之恐怖黨實參加之。若輩繼續享受優待利益與前無異也。兇手與其同謀犯內，有猶政府會向匈國陳述之人，而其人且居于匈境，直至發難時之前夕而後已。猶政府調查之結果，已確定匈國對於猶國若干逋逃犯的恐怖行爲，予以援助之責任，絕對明白。猶國甚願此次慘案籌備與實施之情形，爲人共旣，無稍隱匿，而國際最高機關，尤不可不宣佈此案責任之所在云。國聯秘書長愛文諾將以此事列入國聯行政院下屆議程。捷克與羅馬尼亞兩國代表，皆致文國聯秘書處，贊助猶哥來文，並謂同樣原因，足以擾亂彼等邊界之和平云。匈代表埃哈爾德出席於少數民族委員會者，今日抵此後，已對於猶國來牒所言數節，切實抗議，謂渠歡迎此案之澈底調査。惟猶國來文，乃一種計謀欲使世人不注意於此案之眞正原因云。日內瓦二十二日哈瓦斯電，猶哥政府將關於馬賽暗殺案政治責任之申請書，提交國聯以後，捷克與羅馬尼亞政府，亦分別以公文致送國聯，其內容相同。略謂兩國政府以爲馬賽案之政治責任，足以擾亂該國與匈牙利之邦交，故兩國政府對猶哥向國聯所提之申請書表示同情云云。

匈民態度激昂異常

匈京二十三日電，本日公衆見報載猶哥致國聯照會之內容，因其對匈措詞，含有强烈仇視意味，故全體輿情，激昂異常。匈京各時髦咖啡館均紛紛議論此事，認其爲對匈之不可容忍的詆毀。報紙論調側重猶國整個之歷史充滿陰謀與暗殺。政界對列强將採何態度，頗多揣測。一般希望英法將運用勢力，向小協約調解。其根據蓋以爲東南歐如發生衝突，則法國藉聯義以穩定政局之計劃，將遭遇阻碍也。據聞猶國照會中未述及義大利，即因受法國之影響。據匈京盛傳之未證實消息，稱義大利已向猶國暗示，謂對匈如有任何事件突發，義國決不能袖手云。

三外長整理備忘錄

日內瓦二十四日哈瓦斯電，捷克外長貝尼斯，猶哥斯拉夫外長葉夫的區，羅馬尼亞外長蒂杜樓斯哥，於本日傍晚作長時間之會議，將猶哥斯拉夫備忘錄整理就緒。該備忘錄內多係證明猶哥斯拉夫申請書中之各種事實，將於星期一上午送交國聯秘書長愛文諾。小協約三國外長繼又共同

考慮匈牙利要求提前審議馬賽暗殺案後之可能的結果。三國外長會晤後，並未發表公報。

匈國照會盼早審議

日內瓦二十四日電，匈牙利代表艾卡特今日接到國聯秘書長送來公文一紙，其文甚短。內稱依照猶哥政府之願望，馬賽慘案問題，將列入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召開之國聯行政會議程中云。日內瓦二十四日哈瓦斯電，匈牙利政府送交國聯之照會，原定於星期一方發表其全文。頃國聯秘書處改變原議，於今晚即將該照會全文發表。該照會內稱自馬賽慘案發生以來各方力事宣傳，揑造事實，橫加誣衊，以匈牙利爲衆矢之的。此種情形，業已造成眞正危險之政治空氣，不僅不利於歐洲若干國家之正常關係，且實足影響於世界和平。十一月二十二日猶哥斯拉夫政府向國聯行政院提出並經其他二小協約國贊助之申請書，尤足使緊張之局，愈增嚴重。誘在該申請書內，猶哥政府竟歸咎於匈牙利，而將馬賽唆使罪案之責任，諉諸匈國當局。此種情勢如繼續維持，匈政府及當局如繼續遭人攻訐誣陷，則勢必發生認眞之後果，致使國聯所負最主要任務之和平保障因而動搖，此決非言之過甚也。爲此匈政府認爲行政院受理猶哥政府所提出之案件，立即加以審議，極關重要。匈政府不得不聲明者，猶哥政府此舉，其唯一目的在於破壞匈牙利民族全體之名譽，有關匈國生死，不得不加以辯護。且受理各項影響世界和平之問題，實屬行政院應有之職權。爲此特請行政院將該案儘速列入本屆非常會議議事日程內，庶幾目前之險象，可見緩和，此種時局乃匈政府所爲應請行政院加以善意注意者也。艾卡特署名。

猶尚未提義德責任

日內瓦二十五日路透電，自猶哥斯拉夫國致文國聯，訴述匈國參與馬賽血案陰謀後，中歐人心大爲激昂。聞義國現正密切注意此事之發展。猶哥爲避免糾紛起見，曾將許多恐怖黨逋逃義國一節，閣而不提；惟衆信如義國・德國袒護匈國，則猶哥擬發表現未宣露之一切情報，以證明義國之同謀，果爾，恐將引起重大之發展。匈代表今日已請國聯秘書廳將猶哥訴述匈國一案，列入下星期國聯行政院特會議程內。匈國代表宣稱自馬賽血案發生後，猶哥時時責詆匈國，此種舉動，如進行不已，則將於和平上發生嚴重結果云。衆意如猶哥能證明匈國實曾參與暗殺陰謀，則國聯所能爲者，爲一面通過申責匈國行動之決議案，一面規劃關於取締政治犯之新條例云。

中歐恐怖黨又活動

倫敦二十六日路透電，據日內瓦警察所得報告，中歐恐怖黨現又圖活動。昨有黨員若干人越過瑞士邊界，聞欲暗殺羅馬尼亞外長蒂杜樓斯哥。羅外長得此消息後僅聳肩而言曰：余已被判死刑五次矣。查猶哥斯拉夫國王亞力山大與法外長巴多被殺慘案，乃中歐恐怖黨所爲，致使猶・匈兩國邦交，今幾臻破裂之點。猶哥公然指匈牙利窩藏馬賽慘案兇犯後，人心震動，義國有被牽入之說，恐時局將有重大發展云。

備忘錄之內容

日內瓦二十八日哈瓦斯電，十一月二十二日猶哥斯拉夫外長葉夫的區，曾爲馬賽凶案政治責任問題，向國聯提出申請書，要求行政院處理此案。今晚國聯猶哥常駐代表佛地池又向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提出備忘錄。其內容竭力證明匈國官場人士與恐怖黨人結成一氣。據稱當恐怖黨徒開始活動之時，即由匈國陸軍軍官親自訓練。若干黨徒曾在匈國貝克斯地方之弗利埃斯營房住宿。至一九三一年爲止，嗣後匈國創設訓練所若干處。其中以貝爾塞資在揚卅割斯泰地方(在匈國邊境與猶哥斯拉夫相近)所組織者，最爲出名。恐怖黨黨徒之徵募選及訓練，皆在匈國境內行之。而黨徒得以置有鎗彈軍器及炸藥者，亦係匈國官廳予以便利。備忘錄指出馬賽暗殺案各凶犯離開匈牙利時所携護照，係由匈國官廳發給。並謂瓦斯達杰團自置錢幣，其團員皆着制服，公開操練。此層匈國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之牒文中，亦已承認。該團如此雄厚資力，究從何來，務當予以澈查。備忘錄繼又詳細說明猶哥政府側重國交途徑。要求匈國制止恐怖黨徒之活動，而匈國政府始終閃爍其詞。備忘錄結論謂匈國政府應負重大責任。猶哥斯拉夫政府以爲向國聯予以揭發，乃國聯第一天職云。

德國政局感覺不安

柏林二十八日路透電，柏林在過去二十四小時有驚人謠言。據謂陸軍若干領袖，已密謀日內推翻希志拉政府，故柏林空氣極爲不寧。此種流言

，昨日午後散布於外，雖經官場否認，且無事變發作，但人心惶駭，迄未寧靜。傳說警察與國防軍已奉命準備預防變亂。此說雖官場指爲不確，然已使人民震動，蓋恐六月間流血之禍又將發生也。國防部長伯倫堡將軍患病初愈，近已返柏林視事。伯氏臥病於德萊斯登療養院時，希忑拉曾兩次訪問，謠言因之發生。內務部某員，昨晚聲稱警察與國防軍方面，絕未有準備事變之舉動，且無禁止警察或兵士請假情事云。德國在經濟上與政治上確有不寧因素，但尚未有禍將發作之表示。衆信政府遇有危機，定將出其最大努力，以和緩之，直至薩爾區域公民投票大會舉行而後已。許多方面不以現政府爲滿意，但目前任何政黨不用武力而有足以表示其對政府不滿意之能力者，殆未之有也。

美俄關係日趨進境

美供俄重工業材料

華盛頓二十六日合衆社電，此間頃正注意美國促進世界和平行動在英、俄及日內瓦發生之反響。觀察者相信，美政府頃正謀對俄之債務談判，及早實現，作爲確定的和平程序。一般以爲美國以重工業所需之機器與材料供給蘇俄，當可增加蘇俄經濟與軍事上之實力，遇有亞洲或歐洲發生戰事時，該國可以有力捍禦。另據指陳：美國對國聯關係，亦逐漸進步。英、美對海軍問題密切之諒解，更足增進和平之展望。美政府對國際經濟方面，亦擬作和平之努力。據本日此間可靠消息，美政府頃正研究救濟國際經濟之計劃，尤注重安定貨幣與流通呆滯之外匯。據聞新政當局頗希望此項救濟計劃足以減少若干國家主義傾向，作爲促進國際和平之重要步驟云。

東歐互助公約問題

法已擬就致波覆文

巴黎二十三日哈瓦斯電，關於東歐互助公約事件，波蘭外長柏克曾於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日內瓦向法故外長巴多提出備忘錄，說明波蘭不能參加之理由。法政府現已擬就復文，將提出明日國務會議，予以通過，然後交由法國駐波大使拉勞許轉遞波國政府。在未送達華沙之前，法政府本乎外交上禮貌，未便發表宣言說明復文之大要。惟據一般人所知，復文詞句極其精確。凡波蘭備忘錄所提出之各點，皆曾加以考慮，表明法國對於波蘭各種異詞，確有可能之眞心云。據本社所得消息，波蘭備忘錄曾對立陶宛提出保留（按波蘭與立國因維爾諾城主權問題，爭持不決，目前尚未恢復正常外交關係）。法國復文將此項保留予以備案。又波蘭對於該國與捷克及德國之關係，曾提出意見，法國復文亦予顧及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三日起
至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九日止

（東雷）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東路軍李玉堂部收復會昌。

▲尼加拉瓜副總統愛斯賓諾薩由滬到京，晉謁林主席。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追剿軍與匪激戰於桂邊，王東原師占下灌。

▲國聯鴉片顧問委員會開會，我國代表胡世澤講演「中國禁烟制度」。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外次唐有壬由平啓程回京。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宋子文到京。

▲華僑組織之海外代表旅行團十八人到平。

▲瑞典公使賀德恳到京。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汪、蔣通電擬建議五中全會厘定中央地方權責。

▲行政院決議：贛南，閩西剿共軍事告一段落，所有贛、粵、閩、湘、鄂剿匪戰鬥列序之東，西，南，北各路軍總司令部及總預備軍總司令部，應均予撤銷；並任命顧祝同爲駐贛綏靖主任，蔣鼎文爲駐閩綏靖主任。

▲王寵惠在京分訪汪、蔣、孔有所談商。

▲尼加拉瓜副總統由京抵津遊覽畢到平。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東路剿匪軍收復淸流。

▲黃慕松離藏啓程返京。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劉湘由京赴滬。

▲王寵惠、孫科自京赴滬，將偕同赴粵。

▲張學良自漢赴京。

▲尼加拉瓜副總統愛斯賓諾薩離平南下。

論評選輯

覃振氏改革司法意見

近年各方面對司法改革，頗多注意，除法院編制法已經修正為三級三審制，準備實施外，關於法典則民法已全部公布施行，刑法亦將作最後決定，民刑訴訟法亦正同時改革，方在立法院審議之中，其他如法醫人才之養成，法曹風紀之肅正，新舊監獄之整頓等等，皆經主管院部努力進行，迭見文報。最近司法院居院長兼管司法行政部務，發表通令，內容雖涉空泛，辭多剴切動人，而該院副院長覃振氏奉派出洋考察司法，於二十二日回抵南京，過滬之時，曾以書面具述其改革司法之意見，列舉九項，尤足表現司法院一負責當局對於刷新司法之具體案。查中國舊日以德化禮治為政治最高理想，故輕視法治。自清季取法日本，改革法律，實則大率沿襲大陸諸國之成文法規，手續繁重，條款複雜，幸而法官登庸，限制綦嚴，人品較為整齊，究視行政機關之罪惡為少，所惜者法律與社會不相合，人才與職責不相應，而環境所囿，亦往往阻礙司法權力之運用，以致法院威信，迄未充分樹立，轉以辦事稽滯，為世詬病。平心論之，司法固應改良，而方策亟須檢討。今姑以覃振氏所舉各項言之：（一）組織法律改造委員會之議，吾人亦認有必要。良以法律不能純為理想的產物，而須有事實作背景，具歷史的淵源，一經制定，且非假以相當時日，不能範成國民的法律意識，而予以強制推行之力量，是故各國民刑法典，決不輕於改動，法院組織亦不妥事變更。中國司法所以不為公眾重視者，或由法律太不完全，運用不切實際，或由立法過於草率，法規變動太繁，今如羅致法曹界經驗宏富之人才，會同新舊法學專家，融合中外，針對現實，作改革法律之重大研究，非有絕對自信，不宜輕於提案改造。此等機關，重在調查研究，具有悠久性質，殊無礙於現行法制之施行也。（二）修改民刑訴訟法，已在進行，其目標亦在縮短訴訟時間，節省訴訟費用，惟此兩事是否僅賴修改訴訟法即可辦到，吾人不能無疑。（三）試辦陪審制度，此為國民參與司法之一種組織，日本年來試行，並無良果，中國一般社會能否善用此權，不致轉礙審判之進行，實是問題。（四）提高法官待遇，此點吾人完全贊同，惟中國現在各地法官，實領俸給，並不一致，竊意第一步宜使法官俸額，按照官等，歸於一致，保障其不折不欠，第二步方可言及提高待遇。（五）試辦巡迴審判，此事吾人相當贊成，查甘肅近年已經試辦，亟應調查實況，從長研究。（六）法官服帽之改正，此屬末節，祇須服色劃一，莊嚴鄭重，任何改正，均無不可。（七）限制律師資格，此事吾人極端贊成。近年律師開業太易，品流太濫，早應取締，今後宜一面嚴限律師資格，一面宜尊崇律師待遇，凡執行辯護職務，滿若干年者，得任為高級法官，利其經驗，使掌審判，此外社會其他公職，亦可對律師特別優待，俾老成幹練之法律人才，在社會多得顯露頭角之機會。（八）酌採流刑，此事實行困難，且易滋流弊，吾人未敢苟同。（九）監獄整理，此亦應辦之事，惟新式監獄，每嫌費用過鉅，吾人主張就各地已有之舊監獄，儘量改良，首當合乎衛生，便於戒護，不必多造新監，重增國家擔負。以上係就覃氏

意見，略表批評。此外吾人對於改革司法，更有幾項原則的意見，請略述之，並請國人參考。

一，中國司法之爲世詬病，一爲人的關係，一爲法的關係。蓋緣立法之人，不盡明瞭立法的對象之實況，以致規定條文，常與事實相牴牾。如商業關係之立法，每由不明商場情形者，閉門杜撰，自無怪乎扞格難行，反爲司法之累，其實此事固政府之過，而商界本身，輕視法律，不知預先研究，或要求參加意見，殆亦不能無過焉。今後欲求司法有效率，法律有威信，必須各界民衆，咸知重視法律，各就業務地位，注意研討，促成妥善合用之法規。至於法官則來自學校，祇知理論，苟無折獄之天才，或具豐富之常識，則聽斷之際，自難洞澈情僞。吾人主張今後法律教育，必須改良，教授人選，務取嚴格，與其一味貫注理論，生吞活剝，不如採取法庭判例，用爲講授之說明，使法典條文與社會事實，互相勘合，對照研究，庶令學生了解有素，一旦身當其衝，不致茫然無所措手。再於訓練新法官時，側重訟訴實習，一如醫生之臨床實驗，則一經受命決獄，已具相當能力。法官既好，則司法信用，自亦隨以增進。

二，司法不過國家權力行使之一部，雖曰法權獨立，初非與其他政治機關，或一般社會相隔絕，如素行之調查，證據之搜羅，刑餘之感化，在在與行政尤其警政機關，社會團體，有密切關係。中國法院，向感孤立，今後非與政府各機關及整個的社會組織，打成一片，不能發揮司法效率，補充法院機能，此事固須法界善於聯絡，亦須各方面好意扶持。

三，中國司法效率固不佳良，而最令人遺憾者更在法官精神萎靡，缺乏振作，如檢察官本係代表國家，主持正義，乃於檢舉犯罪之法定職權，多年來幾等放棄，此外審判官之能公正勇毅，執法不阿者，亦不多見，法院之缺乏信用，此亦一因。吾人以爲政府既一面整頓法界風紀，一面更應獎進司法官守正强項之風節，苟有少數骨鯁非常之士，擁護司法獨立之精神，則法曹聲威，必爲一振，此點竊望司法界努力，更望政府從而爲之優容涵養也。

以上三原則，果能辦到，則司法改革，基礎樹立，單氏所提各項，不難一一實現，願熱心擁護司法獨立者，共善圖之。

（錄十一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論教育與職業

全國考銓會議方閉幕不久，全國職業教育會議又將於十二月一日在京開會。新成立的學術工作諮詢處也正在加緊進行介紹職業。教育與職業的關係，目前很可以算爲絞腦汁的問題之一了。現在我們提出幾項意見，供國人參考。

從縱的方面看，我國實用教育實有最早的歷史。前淸同治五年便已創設福建船政學堂，到了光緒朝，天津及上海的電報學堂，天津北洋武備學堂，湖北鑛務局的鑛業學堂工程學堂等校相繼創立。這時的整個教育哲學，完全凝聚在「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八個字內。實業教育之後便有職業教育的運動，近年來生產教育的呼聲又甚囂塵上。教育部並已明定提倡實科，貶抑文法的政策。日前考銓會議閉幕宣言中也主張自民國二十七年起，專科以上學校的攷試由政府主持。目的蓋均在使學能致用。這種趨勢如說得過火些，便頗有以教育爲方法，以飯碗爲目標的模樣。

從橫的一方面看，應用教育與文哲教育相較，所佔的比例數也已算不少。據去年所得到的，二十年度專科以上學生，分科數目字看，工科佔百分之九點三，理科佔八點九，醫佔四點一，農佔三點二，商佔四點九，教育佔九點六，法政佔三十七點二，文藝佔二十二點六。法政科中有許多學法律，外交，國際法，銀行學等極切實用科目的，又佔泰半。所以純習文、

史哲學的即並不見便佔全體學生中之大多數。中小學文實界限不很清晰，且中小階級的職業學校也頗不在少數。

應用教育政策，在大體上自然還需要繼續推進的。不過有幾種問題，我們也不能不預先加以考慮。不然日後便會流弊叢生的。

關於提倡實用科學的方法，我們已屢加論列。我們曾指出，實用科學教育最不可使之「學徒化」。藉着科學教育，使中國人能捉到科學精神，養成科學頭腦，方是我們最後的目標。科學所賜給人類的技巧與力量，唯有用間接的方法才能得到，若祇以近視的眼光，採取急於圖功的手段，則我們唯有永遠瞠乎西人之後，望塵莫及的。

以考試登進政府機關的公務員，也不應採取狹隘的政策。考銓制度如能樹立起來，本可以剷除貪污，可以增加行政效率，而更可以解決職業問題。據統計英，法，德各國政府所僱用的員工，全在一百四十萬以上，美國合計聯邦政府及各州政府所用員工，數目在二百萬以上。在英國，被政府僱用的人，幾佔全國有職業的人數之十分之一；在法國 ，佔十四分之一。現在我國政府公務人員，幾乎全是由攬薦，援引而來，其中才稱其職的固然未見得沒有，但尸位素餐，敝塞賢路的却仍是不少。所以目前若果能做到淘汰無能，使能者得職的地步，則大中畢業學生的職業問題，敢謂立可解決。

但是考試政策究竟應該怎樣決定呢？我們認爲以考試開闢職業之路可，爲職業去準備考試則不可。換言之，整個的教育目標，須依整個的中國問題來決定；而考試文官的政策，則應爲較「自由」的，較寬汎的。英國六七十年來，依務考萊的原則，始終採取這種較「自由」的政策。文官公開競爭考試，祇考驗一般的知識水準。新員任職後再加以訓練，結果莫不良好。英國能得到世上最好的文官制度，她所採的考試方法 ，與有功焉。這種政策實有理由。第一，少年在大學時可以自由發展個性，畢業之後，如應政府考試而失敗，仍有其他活路，而不致使所學全成浪費。這實足爲社會保留推動力的一個最好方法。政府一方面既可以選拔自己所需的才能，一方面又可以避免獨佔教育的弊病。第二，較高級的事務官吏，也很需要有見識，有本領的人材，所以也必須先得到均衡的發展。他們處理事務，時常需要適應能力，創造天才，而這些全是不能預授的。所以必有良好基礎，豐富經驗，方能隨時應付。因之，低級的機械的員工可以劃定時間，加以死板訓練；而上層事務官員則必須先受自由式的教育，養成高度的適應性方足勝任。這同時也應該是整個教育的目標。英國牛津劍橋的學生所以能出人頭地者，便由于先已養成一種對環境的適應性。是以英國文官考試雖在不急於求得專門人材，反常能得到最優秀的份子。

要之，職業，考銓，與教育，當然須取得極密切的聯絡。但教育却須有牠更遠，更大，更完整的目標，和歷史的與民族的使命。牠同時自然也該增加個人謀生的能力，提高全國生產的力量，但無論如何，教育却不該弄成解決職業的手段！

（錄十一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英日妥協聲中之英國

由目前之倫敦海軍談判，世論多有英日同盟行將復活之慮，吾人曾於本月二十日社評「英國態度與遠東大局」一文中，就遠東利害觀點上，指出英日妥協之非不可能，俾國人曉然於三國談判並非與我漠不相關，而宜知所戒備。觀近一星期來之倫敦談判，情勢依然黯淡，英日妥協之謠仍飛騰於國際間。日前英樞密大臣包爾溫氏在格拉斯哥演說遠東問題時，謂「使余一日在政府中居負責之地位，在英國得悉美國之意嚮前，則余決不核准使用海軍參加任何地方發生之任何戰爭。」自係爲關此種謠傳而發。又據前日倫敦電訊，英外相西門向日代表松平表示，「在成立之海軍或其他協定中，必須考慮中國之利益。」實爲當然之義。英日妥協之說，本爲

世人之一種疑慮，以中國所處之地位，尤爲關切。然國際關係每視當前利害爲轉移，吾人固不信英日之終必妥協，亦不敢因包爾溫西門二氏之言而釋其疑慮。吾人除望英國堅持正誼公道外，茲更就英國之本身利害，一論英日妥協之不智。

英日同盟復活之說，揆厥由來，基於目前利害者半，基於歷史感情者亦半。英日兩國過去曾有繼續十年之同盟關係，至今猶爲兩國部分人士所歌頌，茲當日本寡助英國躊躇之際，此說因以復起。然試檢過去英日同盟之歷史，曾造成一氣吞全宇之日本，英國所得之利益均不出消極範圍。一九零二年之第一次同盟締結甫二年，日俄戰爭即起，日本曾以同盟之威力戰勝强俄，租旅大，攫滿鐵，割庫頁半島，大樹侵略中國之基。至於英國方面所得之利益，祇消極的打消俄法同盟之威脅，遠東利益略事穩定而已。此次盟約第一條，赫然規定「兩締約國承認中國與朝鮮之獨立，聲明兩締約國在中國及朝鮮境內絕無侵略的趨向。」其結果如何？日本不特積極侵略中國，且對朝鮮肆其併吞之謀。及一九零五年二次同盟，英國祇消極的求印度之安全，日本則將朝鮮併爲已有，並進一步的壟斷中國之東北。英美曾擬公同投資建築新法（新民屯至法庫門）鐵路，而爲日本打消。蓋英日盟約中雖有「機會均等」之規定，日本則已視同具文，而以中國之東三省爲其禁臠矣。及一九一一年三次盟約告成，越三年歐洲大戰爆發，日本雖以英日同盟之名義參戰，而其眞正目的則在攫奪遠東霸權。奪靑島，占山東，對中國提出有名之二十一條要求，幷進而要挾英國承認其割讓山東及南洋羣島之領土權。此以往英日同盟之歷史也。就此一本歷史賬加以淸算，則英日兩國各何所得，豈不瞭然？此段歷史，祇見日本之稱霸遠東，而英國在遠東方面之利益固有退無進也。英文京津泰晤士報近有一社評，謂英日同盟曾保障朝鮮獨立，卒被日本吞併，認爲英相沙立斯百瑞（Salisbary）受日本之騙。信哉，英日同盟之爲一大騙局也。

就以往而測現在，其勢尤顯。以往日本尙戴一「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假面，今則赤倮倮的標揭「亞洲門羅主義」。卽使英日妥協之後，英國能在日本霸權之下，獲得不侵印度之允諾，以及在中國市場內分其唾餘，主奴之分，業已顯然，更安知日本不作再度之騙局乎？譬如關於僞國問題，近來英國一部論者頗爲日本張目，甚謂「吾人佯以爲滿洲國不存在之舉，將再維持許久耶？」斯眞愚騃之至。蓋所謂「滿洲國」者，非世人佯以爲不存在，乃本無其物，而日本佯以爲其存在也。朝鮮昔本未曾獨立，乃日本佯以爲其獨立，而最後吞併以去。今日之事，較昔尤顯。英國果追隨日本之後，承認其傀儡，更進一步壟斷全華，擁美排俄乎？則其受騙必較以往爲尤甚。試思日本之「亞洲門羅主義」實現後，勿謂遠東利益，蘇彝士運河以東尙有英國之立足地乎？世人對以往英日之關係，每譬日本爲英國之遠東守門犬。實則此犬旣曾飽吞門內肉，且將昂首以噬其豢主。史實如此，以英人之明，度能洞察也。

（錄十一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國聯最近之兩種側面工作

國聯之本來的存在理由，在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爲最大多數國家所需要之國際和平，其本來的正面工作應爲調處國際紛爭，減縮各國軍備競爭及籌謀國際經濟協進方法，此徵諸國聯規約及其十餘年來之工作史而可深信不疑者。然不幸因戰後各國國力之發展太不均等，致國聯正面工作遲滯不進，國際紛爭調處工作則徒具形式，裁軍方面工作則議論多而結果少，經濟方面工作亦有名無實；迨一九二九年之世界恐慌發生，使世界各强國不得不採用以隣爲壑的集團經濟政策及集團政治政策，國聯正面工作益難生效，其極，遂依日本之因中日紛爭事件宣告退盟而使國聯調處國際紛爭之工作幾於停頓，依德國之因平等軍備權要求不遂事件宣告退出而使國聯

之裁軍工作在事實上幾於無法進展，國聯於是乃幾於無正面工作可言矣。然國聯既為儼然存在之物，自不能不相當的表面活動，故在無法進行正面工作之時仍須努力其側面工作。茲所謂側面工作者，蓋指一切雖不能積極的改善國際情勢，而最少限度尚能防止國際情勢惡化之種種工作而言，如最近在國聯裁軍會討論中之統制軍火製造貿易案及正向國聯提議中之取締政治逋逃之新條例案，即其最顯著之二例也。吾人在國聯已變成歐洲國聯之今日以前，固早已希望國人不存依賴國聯之心，然同時亦希望在中國國力未有進一步的充實以前，國際巨變不遽發生，故對於國聯之側面工作，仍覺有注視之必要，請就上述最近二事，一抒所見。

關於最近在國聯裁軍委員會，由美代表提出之統制軍火製造及貿易案及英外相在下院所述之英國贊成軍火國際貿易管理之意見，已詳見本月本報，讀者當能憶及，茲不贅述。以吾人所見，無論其為統制軍火之製造及貿易或僅為軍火之貿易統制，此種工作對於大國或工業進步之國，除可依此相當的限制其在出賣舊式軍火以添購最新式軍火的過程上之利益外，殆無真正的裁軍之意義，蓋一則今日國際戰爭上必需之軍火數量極大，其依賴於平時製造者遠不及其依賴於戰事工業之臨時添造者之多，故對工業發達之大國而言平時統制軍火之製造貿易，幾於毫無意義；二則最近軍火本身之構成日益精密化，機械化，因而其製造亦可日益部分品化，因而可日益秘密化，例如德國雖在表面上受凡爾賽和約之限制，實則其軍火之製造反較大戰前為豐富（參看本月二十一日外電所傳法國軍事預算報告書）即其明證也。然從另一方面看，此種軍火統制案對於小國或工業不發達之國，卻極有意義，因此等小國或工業落後國大抵為政治上之被壓迫國，往往思利用外來軍火以侵略或抵抗鄰近小國，而大國中亦常有利用軍火之輸出以遂經濟上及政治上之目的者，故小國間之紛爭乃至大國間紛爭之起點，往往由於國際軍火貿易之擴大，且國際軍火之輸出入，易於監視，不似工業國國內軍火製造之難於監察，故國際軍火貿易統制案果能成立，亦未始非消極的防止國際情勢急速惡化之一道也。

其次，制定取締國際政治逋逃之新條例案，現方在猶匈二國代表之提議中，其詳雖不得而知，然證以歐洲各國對馬賽慘案責任問題之非常注意，可知今後為避免小國間之無益糾紛計，國聯內之各主要大國必將於國際法通例上所謂避難權(Right of Asylum)之外，規定一種限制小國或好戰國在國際政治上蠢動之方法，因國聯內各大國雖不必真正酷愛國際和平而反對戰爭，然被動的不合時機的戰爭，卻為以維持現狀為利之各國所最不喜者，故在國聯共同設法取締國際政治逋逃，殊亦不失為防止國際情勢急速惡化之一道也。

國聯最近之二種側面工作在全般國際情勢緊張中，能否發生若干阻止的效力，在目前雖尚難逆料，然從中國之立場言之，自當希望二案之成立，並希望其發生相當效果；蓋不但如上所述，在中國實力未有進一步的充實以前，原則上應希望國際現狀之維持，而且此二案本身亦於中國有利也。共同取締國際政治逋逃之有利，可於前一二年所謂便衣隊暴動事件見之，不待多言。即國際軍火製造及貿易之統制亦未嘗無利，因中國軍火製造工業必因此而具獨立自主之實，且不買國際戰爭上毫無用處之舊式軍火，亦避免國民經濟上入超銳增之一道也。

（錄十一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汪蔣感電之重要意義

汪蔣兩當軸二十七日通電全國，聲稱將建議於五中全會，釐定中央地方權責，以期消除隔閡，分工合作。原文列舉均權制之綱要五項，合理而又切近事實，其易為國人所贊同，殊毋待論。吾人尤注意者為最後所述之（一）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二）人民及社會團體間依法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則政府必當予以

保障而不加以防制。又謂：『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以上兩點，意義重要，直在前列五項綱要之上。用抒所感，以質國人。

（一）時代之勢力，任何人不能否認。自九一八以後，國難嚴重，冠絕古今，然因此激刺所產生之種種進步，實不在少；尤以有志軍人之精神振奮，各地建設工作之緊張，國民希望團結之急迫，民衆關懷政治之熱烈，類多信而有徵。此際如有人焉，猶欲遠追封建軍閥之陳跡，妄思割據稱雄，或師腐敗政客之故技，企圖陰謀造亂，是皆逆乎時代之潮流，斷斷不能為國民所容許；蓋國勢艱難，事實昭示，在野者抨擊當局，雖若振振有辭，而易地以處，決不能予人以彼善於此之信賴。況乎黃台之瓜，不堪再摘，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汪蔣通電所謂『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者，豈止重要當局，有此抱負，而亂極思治，抑亦天聲民意之所寄託。易辭言之，內亂兩字，已為時代潮流沖刷以去，今後無論中央地方，苟再有迷信武力，輕舉內亂者，國民將共棄之，可斷言也。

（二）以黨治國，誠為黨國要人不易之主張，然而其道在根據黨義，促進救國，初非所謂「襲一黨專政之虛偽，強為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者，祇以過去數年，共黨崇信暴動，專務破壞，懸無產專政之玄想，為毀產殺人之勾當，摧殘整個民族之元氣，轉以打倒世界帝國主義相號召，於理則自相矛盾，於國則有害無利。當軸以攘外必先安內，建設必先剿匪，援大刑用甲兵之義，動員數省，清剿赤匪；同時為安定後方預杜擾亂起見，對於結社言論之法定自由，不免加以限制，甚至緹騎四出，學府撼動，新聞統制，動輒得咎。惟既在非常時期，往往須過正乃能矯枉，在當軸實逼處此，自具苦衷，在民間顧全大局，亦祇好須臾忍痛，要其事之不可以久，理則然也。現在剿匪軍事，各處已近尾聲，贛閩兩省，業入綏靖階段，通權達變之期漸過，則恢復法律常態，實為愈早愈善。吾人以為汪蔣兩公既以保障人民及社會團體間法律上結社及言論自由為言，竊望其煥發德意，立見施行，通令全國，清理已往之黨獄，矜恤思想之犯罪；對於現在將來、更須飭知軍憲黨警各機關，慎重逮捕拘押，恢宏政府寬大之政策。凡非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之政治結社，與理論研討，應當查核情形，或明示優容，或善為糾正，要使青年思想，自動入於健全之途，有志之士，咸懷機會均等之望，不平之氣蕩然，則和煦之風遍起，其於消除內亂，促進建設，作用無形而功效奇偉，轉捩之機，全視領袖人物之運用如何。吾人切盼中樞政軍兩當軸，坐而言即能起而行，速以具體辦法，洗淨社會間陰黯之氣，同時改良政治，痛懲貪污，一新國民之視聽，則反動思想，破壞議論，無所憑藉，其於保育青年，培養正氣，功績蓋不在剿匪工作下也。

（三）中國這個國家，本屬世界古今中外所未有，其最大異點為經濟居於次殖民地的位置，政治則受不平等條約之箝制，無自由之主權，因是資本主義，不能形成，獨立國家，資格欠缺，加以國老，地大，人衆，任何改革，都感覺運掉不易。以視蘇聯之本為帝國主義國家，德義之各有資本階級基礎者，原不可以相提並論。試觀蘇俄能以一紙宣言，取消國際債務，中國則並合法的稅率，亦不能推行於本國領土的外國租界之內；法義能以資本家或中產階級的職業組合為建設中心，而中國則根本沒有能負建國責任之堅實的經濟組織，此等痛苦，為世界任何國家所未嘗有，是以任何主義，一到中國，概成『此路不通』。汪蔣電中所謂『中國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者，確係依據事實立言，殊非文飾之官話，蓋中國之不能容有左傾或右傾的獨裁者存在，乃國際的國內的實際形勢使然也。

就以上觀點論斷，汪蔣感電末段所述，實非無意義之聲明。吾人以為中國今日，外有貪慾無厭之强鄰，內處破產委頓之境地，獨裁制固不能仿行，議會制亦無由建立，惟一辦法，祇有要求黨國要人，體念國民意思，相愛相諒，團結一致，先求保全國脈，度此難關，培養國力，以圖建設。在現狀之下，如有人政見不同，地位孤立，設非曲循多數，即應退處旁觀，要以力避內亂，保存元氣為惟一鵠的，而在當軸負責任者，更應矢敬

矢誠，忍耐自重，不必忌求全之毀，惟當盡感格之誠，不必反惡聲之辯，惟當以事實作證明。吾人敢信，今之中國國民積極的雖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爲，而消極的已能爲是非之判，當軸者但能盡其在我，固不患天壤間無公道也。此一要點，尤望負責諸公注意。

（錄十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今後之軍事與政治

連日長衡電訊，西路各軍追擊匪部，甚爲得力。依吾人所得消息，綜合參證，竄湘殘匪，當有八九萬人，按匪軍三人一槍之例測之，所有槍械當猶不下二三萬支，如竄出者全係匪軍主力，則槍械或尙不止此數，故追擊之舉，仍極重要。更進一步言之：赤匪經國軍五次大圍剿，結果突圍而出者依然有如是之多，則吾人祝捷慶慰之餘，殆不能無美中不足之憾也。再從他方面觀察：小股贛匪分竄皖浙者，亦頗予地方以不安；最著者如羅炳輝之突擾皖南，與夫浙省遂安前日之忽傳警報，於此知贛閩兩省與其鄰近省區之搜索餘孽，同爲不可輕視之工作，良以巨憝雖去而土共遍地，隨時可以坐大，在在可以煽亂，非痛加翦除，危機終仍存在，此今後軍事善後所應周密籌畫者也。又如鄂豫皖三省邊區，或早報肅清，或僅存散匪，然按之實際，股匪潛伏，伺隙蠢動，數月以來，不時見報。幸經上月蔣委員長在漢，對此方面軍事，重加規畫，另行配備，主剿主追，分工合作，最近上官雲相迭有捷報，足爲已在積極搜剿之證。吾人今日姑置大股赤匪竄入川黔之大問題於不論，僅就湘贛閩鄂豫皖浙七省剿匪善後觀察，在相當時期內，恐仍需要當軸之勞心焦思，縝密擘畫，持以毅力，始可望徹底肅清。吾人因是喚起中央地方軍事當局之注意，幸勿認爲軍事已了，毋寧更應爭此最後一著，除惡務盡，以竟全功。抑近年來蔣委員長好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說，督勵剿匪進行，實則閩贛剿匪之能得如此結果，依舊得力於軍事者多，蓋戎馬倥偬之會，許多政治改革，形隔勢禁，究難如意推進。惟今後肅清殘匪，策畫善後，則絕對須置重政治工作，且在用兵時期，政治既難奏效，人才因極難得，今軍事告一結束，行將偃武修文，舞台一轉，正爲政治人才顯露頭角之機會，甚望中央及地方負責長官，務須認清時代需要，妙選人才，參與省政，期於一新局面，煥發德政，使地方劫後餘生，人人抱蘇生之感，則民情丕變，萬衆嚮心，肅清工作，更易澈底，而建設上種種困難，亦不難迎刃而解。吾人敢言：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之策略，自今以往，在剿匪善後各省，乃正應嚴格執行，此尤望當局切實注意也。

不特此也，政治工作，乃事實而非理想，非履踐篤實，著之行事，不足以邀民衆之信賴。近年政界積習，好用宣傳，坐言不能起行，轉使政府信用，掃地垂盡。吾人以爲年來東南西北各省，交通建設，確有進境，政治設施，亦多改造，特就全局着眼，則局部的改良進步，殊無大補於急在眉睫之國難。現在各省匪患，既已輕減，則政治改革，尤應腳踏實地，放手做去，求達最高效率，故吾人以爲政府爾後宜更以全力造成嶄新的湘，鄂，豫，蘇，皖，贛，使可當民族復興之礎石而無愧，且亦必如此，然後三四年間剿匪之犧牲爲不虛，多年來革命之宣傳爲有據。抑更有進者，依據汪蔣兩氏感電，「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所望於中央與各省者，在於「消除隔閡，分工合作。」是則今後自中央以至地方，自當聚精會神，爭先改良政治，以除舊佈新之實際成績，競奪民衆信賴之錦標；果爾則競爭別立鵠的，精力各有寄託，所謂以武力解決國內問題者，不但社會唾棄，認爲不合時宜，即當事者自身，亦將興會索然，不肯爲此背逆潮流之策伯，是則目前以政治謀匪患之澈底肅清者，還假更可以政治策國家之眞正統一。此中利害得失，洞若觀火，祇須各方有力者悚然於國難之嚴重，慨然於責任之鉅大，一轉念間，即可入於和平競進之途，而今日實其無上之良機，此則尤望中樞當局，依據感電精神，以全力埋頭整理中央及東南西北政治，示天下以無爭，則安內即以攘外，剿匪即以建設，國家新運命，於焉託之矣！寧止造福地方而已哉？

（錄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

課堂裏的劉半農先生

徐芳

去年的時候，劉半農先生在北大擔任『語音學』和『語音學實驗』兩門課程。我因選了『語音學』這門課，便認識了劉先生。

說到劉先生，誰都會想他是一位詼諧的人。不錯，劉先生是極詼諧的，而且也極和靄的。不過，在課堂裏的劉先生是極其認眞的。他對於學問不苟且一丁點兒，而且也不許我們苟且一丁點兒。你有不會的，你就得問。你要不問，他就得問你。要是想把那一段糊塗過去，是不成的。講書遇到難懂的地方，他總是一遍兩遍的解釋。有多少問題去請教他，他也沒有嫌過煩。他老人家從來不遲到，打下課鈴後再延長幾分鐘是常有的事。

每週兩小時的『語音學』，劉先生是這樣分配的：一小時講語音學，一小時練習國際音標。照這樣子上了一星期後，劉先生便主張每星期再添授兩小時。原因是原來那兩小時的時間太少，講不完這一門課。不用說，這外添的兩小時，又是劉先生白盡義務。我們可以多跟着劉先生學到一些東西，多麼高興！同學們很少在劉先生的堂上缺課，這是事實。因爲誰要少上一堂劉先生的課，誰就少知道許多學問。

劉先生，講書，不是死板板的照着書本子說，他常常在一段講了時，插上一段笑話。這笑話並不是笑笑就完事的。笑了之後，使我們知道這笑話裏藏着無限意義和知識。那都是與我們立身，作人有關係的。

劉先生不但對於學生有這種『誨人不倦』的精神，就是他自己也老是不停的在實驗，在研究。

在將放暑假的時候，同學維多女士和我去研究所找劉先生問功課。那時劉先生正在和白滌洲先生商量着到口外旅行的事。

『劉先生到口外去做什麼？』我問。

『去攷察方音，要作一篇文章。』劉先生說。

當時維多便低聲的對我說：

『你看，先生這麼熱天還要去攷察，眞比咱們用功多了。』

我也低聲對她說：

『可不是，先生的精神太可佩服了。咱們這麼不用功，作劉先生的學生，眞慚愧死了。』

『下學期一定要多選劉先生的課，好好兒唸。』她說。

『對！一定要好好的用功』。我回答。

唉！人事竟是這麼變幻無測，劉先生竟因學術而殞命了。這又是誰會想到的事！多少的師長都在哀悼着學術界失去了一位人才。多少的學生又是在悲痛着失去一位良師啊！

我們所謂的『下學期』已經開始了，而我們準備的計畫也在預備着實行。可是功課表上已沒有劉先生的名字了。從前劉先生給我們講書的課堂，現在我們每天可以走過。唉：即使我再走進去，又上那兒去聽劉先生的諄諄教誨呢？

在幾個月以前，在一些個刊物上常常載着劉先生的論著，散文或詩歌，向來我都是欣然的讀着。如今，翻開一切的刊物，上面都印着追念劉先生的文字，這一件多麼哀傷的事！

時間一點一點的過去。一切的東西都會消滅，而劉先生的精神和著作是永存的。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甲戌九日纕蘅招登豁蒙樓因事未赴代拈放字屬同作　拔可

石城何有有一曠虎踞龍蟠屹相向再世難逢一伯符
雞籠拄頰生惆悵張老樓存事已乖豁蒙想見浮雲謗
衣心霜鬢亦無成溫嶠陶桓空自況江山人物蒲柳盡
濁酒猶煩再三餉登臨好句落誰手猛士詩人肯多讓
未從公等作茲游萬頃湖天入快快安能局促效轅駒
明歲此翁當可放

九日豁蒙樓登高分得日字仍次前均际纕蘅　秋岳

北城可游無暇日巾車始爲重陽出今年禊事輟題句
自厭陳言甘嬾忽曹侯督逋日相詔未許詩筒闕其一
後來茲盛恐無幾光景當前忍坐失斯須聞語動肝脾
且復登樓論人物山川果如酖毒喩何苦篇章規俊逸
回天無力怨浮雲此老幽憂信爲疾與君相賞秋眼明
更喜霜鐘應千室但求每歲花滿頭浮世詩名從予奪

九日豁蒙樓秋禊纕蘅代拈杯字　公渚

鍾山雄秀萃在背抱冰語妙迴深杯嘗從白下訪陳迹
一樓高據臺城隈六朝舊物幾株柳江山信美須奇才
浪淘潮打倏成世對泣不暇前人哀窮陽酒祓飲文字
高詠遙想陰霾開相收人海賴公等他憂老我難推排
眼明高處足可戀政恐了了傷心懷陶桓不作對拖沓
誰爭生氣遺嘲詼

蘇錫道中屢與石遺譚詩賦呈　纕蘅

車行如例與君期成就吳游一段奇粉本泥人聊熨眼
（君詠道中風景有句云絕似家常一圖卷壁間日日泥人看）淸言醉我足忘飢兩齋
士重湖州學（君久主講無錫國學館）萬首家傳務觀詩壯志輪虒
銷欲盡祗餘談藝不知疲

病中寄蔡公湛沽上　退庵

誰分名駒各老蒼升沈何礙自堂堂是非不到哦詩處
蘊蓄猶多退密藏相望百年珍此日便飛萬里止何鄉
宵燈掩藻（公湛齋名）縈懷地病枕依稀舊夢長

白下豁蒙樓登高纕蘅代拈江韵　曙岑

百雉雄封枕大江無多王氣已潛降有情歸唳供雲物
何限星辰澹佛幢便借黃花遮雪鬢稍回銀管度紅腔
秋衾夢接臺城路商韻流天凭短窗

倚闌二首　疑庵

倚闌勤向北望斷雁南飛此土稻粱盡故人音問希秋
聲宵過樹涼訊昨侵衣撫枕從求夢憐予夢亦非
漸怕聞消息作期恨久徂淚乾痕半落心死墨同枯篋
底經秋扇懷中紀歲珠不應莎徑月還是舊時姝

虎丘禊詩　山腴

闔門西去虎丘來荒塔亭亭夕照開看取隋家何事業
七層舍利涌琴臺
千人石上掉宗風一喝山僧耳更聾（僧一聲僧向客點頭而已）無數
白蓮自開落祇留頑石記生公
清遠道士去不還白雲青松絕可憐分明鵠澗無人識
浪把山亭著二仙
舊曲樊山豔彩雲當年擁翠遇紅裙如花人老琵琶在
便話前朝不忍聞（擁翠山莊爲洪文卿所築正遇傅彩雲處）
雲岩極目盡姑蘇再築新軒署小吳曲折細穿苔徑石
低佪仍愛竹汀書（顏眞卿文唐諸書皆重摹者惟錢竹汀書不贗耳）
冷香閣下萬梅花難得花時來潑茶卻喜壁間湯定叟
一枝淡墨補橫斜
眼中多少國殤碑白石深鑱碧血辭枉道吳兒能好事
蔓烟荒草冷要離
平生夢想作吳游乘興南來已白頭霸氣銷沈名士盡
登臨何況是殘秋

八聲甘州（九日雞鳴寺分均得沙字）　榆生

正窮陰乍斂倚高寒碧天絢明霞對長林霜染重湖水
涸歷亂蒼葭謾道龍蟠虎踞六代競豪奢興廢成何事
枯井鳴蛙　勝會聊追急景悵荒荒海氣紅日西斜又
征鴻嘹唳回首總堪嗟鎮留連風流自賞待放懷談笑
淨胡沙相將去進黃花酒暫制杈枒

南嶽游記（二）

藏園老人

而割石延流、食其惠者、歷千餘載、願力宏偉、良足欽慕。而轉令名氏翳如、可爲歎息、下午、步上祝融峯、入天咫菴、菴踞峯巔大磐石上、累級而升、周以石垣、覆以鐵瓦、垣外有飛來鐘、諦視乃明萬歷時所鑄、殿內前祀嶽帝、內供思大禪師。後供無量壽佛、明萬歷時始建、乾隆十六年、改爲殿。光緒七年重修。今則大事改築。琢石冶金。羣工紛集、椎鑿之聲、徹於雲表。不日將輪奐改觀矣、垣外西南隅。奇石森立。極巃嵸嵲嵜之狀、余與蟄人、各據一石。坐玩夕景、天風浩蕩、雲氣往還、上天下海、須臾萬狀、心胸爲之開拓、耳目爲之震蕩。石上題刻殆遍、有雲起峯流、乾坤覽勝、高視寰中、諸字、余欲搜尋李商隱陳從古諸人摩崖、乃渺不可得、其下爲捨身巖、削壁險峭、俯視懍慄。不敢舉趾、再下爲試心石、石脈挺出。嶄然中斷、復特起孤峰、如綴瘤於巨靈之首、一石懸塞斷崖間、可厝足以度、世俗多登此進香、謂之焚龍頭香。用表虔敬、會仙橋即在其側。道書號曰青玉壇、爲游嶽絕險處、余以石磴孤危、下臨不測之深、非馮風躡虛、緪引懸絙、不敢騰身而下、會日暮風寒、不欲以身試險、祇於崖脣石角、聳身下視、從蒼煙夕照中、遙指其神異之蹟而已。出庵左行、即太陽泉、下亦有小徑、可至不語巖。時有老衲苦脩者居之。再降爲羅漢洞、釣魚臺。牛背脊。皆險峭奇絕。由此達後山劉家坪。即邵陽新化之大道。以日昃道險、咸不果游而返。歸途過脫殼池。傳爲秋深百蟲蛻化之所、山端有舍利塔、志言明李

騰芳蔡承植所造、下即觀日臺、右側有廣場、環以石墻、爲游客觀日避風而設、昨歲鄂主席張君岳軍來游、議於此間搆亭樹碣、以志勝概、鳩工庀材、觀成有日、夜月色淸綺、步出山門眺望、千峰籠雪、萬壑流金、大地空明、恍如身在玉壺矣、住持寶生不在寺、前年曾晤於長安大雁塔、知客寄緣、工畫山水、爲余寫便面一幅、又有海岸者、本衡陽士人、嗜文墨、善談論、久居福嚴寺、今來上封相助督理寺工、咸來夜話、因得詳詢山中故實、

十三日、晨五時、寺僮來呼觀日出、急起披衣、偕蟄人行、取道寺後北岡叢林中、緣折而上、嵐霧霏微、衣袂霑濕、抵石臺側、靜待片刻、東方雲際、忽裂一線、日輪徐昇、初見倒影下射、如遙天列炬、繼則赤光騰上、如朱旗絳天、已而披霞抉漢、湧出若水晶球、奇采四照、旋轉蕩漾、不可逼視、逮碾出雲表、則光滿大地矣、聞泰岱嶗山游客言、觀日出者、多在夜半、日出後歸寢、天猶未明、蓋所見乃海中倒影、與此廻異也、九時別寺、題名廊壁、并以楹帖分貽寺僧、循昨道下山、輿行如飛、頃刻已過南天門、廻望雲嵐四合、祝融擁髻、已在縹緲之中、取嶺上小道西行、環繞烟霞峰腰、或前或後、四里至火厰、乃一荒庵、又折而東、經祥光峰後、又西歷崱屴峯、緣半崖新闢小徑、約二三里、至老龍池、池北有水月寺、昔天然禪師住此、開派四十八房、今則鑪香久滅、鐘板僅存、古佛抱膝冷坐於蟲絲蝸篆之下、垣宇荒寂、鄉人携家居之、內外穢濁、無數席地、門前老檜銀杏各一株、有數百年之壽、山中人驚詡、謂爲神物、余觀燕京近郊古寺多有之、枝幹視此尤偉、未足爲奇、此間乃以罕見稱珍、且謂二樹同根所生、則尤謬矣、龍池方二

三丈、竹樹蔭翳、澄碧一泓深不可測、相傳鷺鷥節近、羣蛙來聚、數殆萬千、大或盈尺、過時即渺去無蹤、土人訝爲神怪、實則地暖宜於孕育、非有他也、天然墓塔、尙存寺左、此地後倚巔岃峯、左右岡巒迴互、芳林秀竹、異卉壽藤、彌布澗谷、南望遠水平疇、景物開朗、在山中自爲一局、曠如奧如、兼擅其美、若芟夷荒薉、紺宇重新、遠在老塔丸上、亦絕勝之幽棲、避秦之仙境也、循舊路回至普光寺、古名小般若禪林、爲六朝時慧思祖師道場、陳後主妃避亂隱此、法號慈惠、後還宮捐田租百石、智者大師、亦曾棲息、明太祖時、頒大藏於寺中、故俗呼藏經殿、萬曆時燬於火、李侍郎奏請脩復、更名祥光寺、後有人重建祥光殿、石柱丹甍、備極崇麗、康乾之際、宗風未衰、迄於同光、漸歸堙廢、人跡殆絕、昨歲管理局王君涵川、勘山至此、誅茅啓徑、忽覩異境、從事疏闢、嗣於廢址中、獲普昆和尙碑記、因得詳悉源委、銳意規畫、以蘄興復、余策杖巡遊、見廣宇高閣、程工已半、指揮羣役、邪許紛然、落成之期、屈指可計、巍然傑構、輝暎名區、洵足爲山中諸寺冠冕也、寺在祥光峯下、於層巒疊嶂之中、天開廣原、東西岡嶺環繞、南向豁然軒朗、極目百里、地勢狀偉、相傳名迹、有靈田、無礙林、梳妝臺、釣魚臺、文殊嶺、祥光亭、諸勝、而林木之幽奇、雲嵐之絢麗、尤爲特異、寺旁適有監修某君、爲余先導、自寺左逶迤而下、沿淸溪行、入茂林中、緣坡升降、隨泉紆折、翠巘高峯、石上綠茵、厚逾寸許、泉聲泠泠、如奏琴筑、花香霏散、襲人襟袖、嘉木奇卉、多不知名、有數本而連根、或異柯而騈幹、古樹百餘、虬枝蟠結、蒼皮班剝、如蛻甲然、入夏著花、長柄哆口、狀若牽牛、而體微小、叢綴纍纍、香氣濃

郁、土人呼爲洛陽球、殿後玉蘭一株、高近三丈、僧言是四百餘年物、紫藤糾纏樹石、怪偉如龍、花既豐穠、實尤奇詭、圓楕方棱、其狀不一、咸爲他處所絕無、至于朝氣澄鮮、山雨新霽、時有光氣、湧現峯間、非虹非霞、五色明絢、圓景下燭、如開日華、自昔傳爲祥瑞、故山峯緣是得名、此與峩眉之天燈、普陀之佛光、皆物理之特徵、他時當信宿山中、一探其異狀也、出寺仍緣嶺東出、過老塔址、存茅舍數間、旅行分社方於此築屋、以欵游客、然僻在山阿、景物荒爹、無芳林翠岫、足以登臨眺望、恐疏泉種樹、須大費平章耳、折而南、經天柱峯下、湘督何君、於峯頭鐫南天柱石四字、健筆凌雲、與山體相稱、南下徑趣磨鏡臺、臺在燕子崖下、取讓祖偈語磨塼作鏡之意、故一名馬祖庵、古稱傳法院、爲南岳僧衆公共祖堂、院後爲懷讓祖師塔、樹偈篆最勝輪塔四字、字大八寸、下署唐敕賜大慧禪師、傳爲唐宰相裴休所書、其地俗稱丹鳳銜書、則堪輿家言也、右壁上鐫祖源二字、未悉爲何人筆、拜塔後、入院一視、佛火猶明、餘香未燼、而院中乃寂無一人、此景與東坡在廬山白鶴峯相似、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使人蕭然意遠、塵心爲之盡息、其地奇峯四環、俯臨大壑、喬松千株、干霄蔽日、與半山亭隔澗相望、氣象之軒特、境地之幽瑰、又爲大德聖蹟所貽留、眞玆山最勝覺場也、西行里許、至擲鉢峯下、抵福嚴寺、自天柱峯而南、即見林壑幽美、中隱精藍、心知必有妙境、及逾嶺而下、則青林密翳、紺殿莊嚴、歷歷在目、寺爲思大禪師道場、舊名般若寺、亦曰般若臺、當思祖開山時、引杖刺地、靈液仰流、猛獸攫石、檻泉隨出、故寺側有卓錫虎跑二泉、用志靈異、余輩入寺、已至未初、寺

僧爲備蔬食、就禪榻靜憩片時。出游南臺寺。循東嶺沿坡而行。約四里許。寺據嶺頭、局勢高敞、陳海印禪師隋希遷禪師道場、近歲頻加脩葺、殿閣參差、樓臺聳峙、重廊邃室。如雲而起、門有新樓、尙未畢工、寺僧了然、辯才無礙、爲言寺中故實、導登經樓、觀日本所贈藏經、有碑記其事、文爲王湘綺老人所撰、書丹則瞿止菴相國、緣無際禪師四十二孫六修上人。生於東瀛、故發此宏願。奔走往還。以成其事者、日本人水野梅曉也、佛法廣大無涯、聞之令人起敬、出貝葉畫佛像册見眎、此北平俗匠所造、廠肆時復見之、不足貴也、歸途由寺後上嶺、拜觀三生塔、爲慧思大禪師墓地、志言思祖三世、皆在南嶽。前二世未能開山。至三世乃完此願、因納前兩世骨於一丘、合現世爲三生、塔在嶺脊。雲山圍繞。形勢極壯、有石刻聯云、南岳尙存知己在、天台應有故人來、下嶺回寺、以夕景淸佳、因約同森玉游金雞林、由澗左下行、二里許乃至、霏靑滴翠、葱秀無倫、前有院宇十數楹、一老衲守之、後爲塔院、乃祝聖福嚴二寺緇流藏蛻處、雙澗交縈、萬松排幛、濤聲澗籟、相和淸冷、倘得一椽於此、讀書息靜。則古之王官盤谷、不足多也、返寺徧歷內外一周、門外長林週匝、絲不見天、銀杏三株、高幹拏雲、翳陰蔽日、香積厨外一株、軀幹尤偉、謂是六朝所遺、然以余觀之、較燕京潭柘大覺兩樹、或僅附孫曾之列耳、臨澗楓樹特巨、霜林紅葉、當有奇觀、門膀題天下法院、聯曰六朝古剎、七祖道場、後殿供銅佛一尊、亦云六朝所鑄、玉佛一尊。審爲印度製作、高僅三尺許、寶石之似玉者也。石質瑩潔、與圍城福昌殿所供相類、經櫥有明時大藏全帙、又血書法華經一部、八十八祖畫像册子。爲法門

重寶、卓錫泉在寺右、似近日疏鑿始得之、色如乳白、虎跑泉在寺左、夜乘月往觀、高明臺在巖上、不及攀陟、古謂之拜經臺、因石壁刻有極高明三字、緣是得名、寺僧言將於此別構精舍數楹、爲游客棲息之所、異日重來、可於此飽領松風矣、今日以程途計之、宜宿於南臺、以便明日游黃庭觀聖經學校諸勝、余深喜福嚴之幽蒨、故仍折回、投宿寺中、

十四日、七時起、與同人協議、決爲方廣之游、輿人以道遠辭、久之乃定、九時啓行、出寺沿山右上、石磴斗絕、約半時許、升至嶺上、就山家小憩、詢其地名西嶺、云距寺三里、實則五里尚嬴也、自此隨山百轉、橫度筆架芙蓉諸峯、下臨絕澗、細徑紆回、頗爲峭絕、然兀坐輿中、仰觀山色、俯聽流泉、意趣怡曠、轉忘其險、兩山中脩路緜延、可通寶慶湘鄉諸處、人家往往錯落澗谷間、時見瀑布懸於對嶂、聲勢殊壯、惜不知名、道旁雜花怒放、紅白爭艷、足慰岑寂、行二時許、微雨飛灑、山徑荒涼、無可駐足、二十餘里、至爛泥壩、得農家草舍、煮水止渴、再登高嶺、忽見羣峯環翠、隱隱有崇構湧出、知距方廣近矣、斗折下八里許、降至平原、則八峯環峙、寺踞其中、宛如蓮菂、一澗前橫、石橋跨之、入寺見松雲空鎖、荒寂無烟、佛座凝塵、蒼苔滿院、守寺老翁、爲具午饍、按志言梁時東海尊者、敷法於此、五龍來助、一夕風雷大作、有迤峯斥潭之異、因得拓基建剎、隋唐以降、興廢之事無聞、至宋時、南軒晦菴、南嶽唱酬、首來此地、其名始著、明代漸圯、嘉靖癸未、僧潔空修復之、未百年而罹萬歷己未之災、僧信然等重建、至崇禎戊辰、甫閱九年、又燬於火、隆武元年、楚撫堵胤錫再造、躬其役者、實爲王船山先生、因撰蓮峯

志以記其勝、於是方廣僻左之區、得與南嶽抗衡於世、蓋方廣之於嶽、猶西蜀之於中原、固足自爲一國也、黃九烟記、言寺故壯麗、屢遭燹攸、今遂零落、蔡鋮榮記、亦謂門廡不設、僧葺茅屋以居、是在清初、已非舊觀、中葉以來、亦復頹敝、訖於改革之後、湘中屢動戈甲、寺亦燬於兵燹、近聞當道有人游此、醵金興復、殿後新建高樓五楹、間架初立、然欲規復舊制、恐未易言、宋徽宗所書天下名山石榜、因興工移置階下、別有御書海南龍湫、刻黑沙潭上、飛來鐘在殿前。審視初不甚古、舊傳宋神僧自河南募鑄、凌空飛懸白果樹上者、妄也、寺外多古樹、臨門極望、脩篁萬个、喬木千章、綠雲四合、幽蒨迎人、覽之心目清曠、志言一樹身生贅疣、形如伏獅、橋側銀杏、高八九丈、大可五六抱、爲數百年物、訪詢皆不可得、或已摧毀、寺後有婆羅樹、生懸巖上、大不盈把、而壽亦數百祀、未及往觀、寺右有補衲臺、洗衲池、皆東海遺跡、昨歲始有人於雙獅橋畔訪得之、又尋得明人刻巒響臺嘯臺諸石刻、咸蒙翳於苔蘚中、蓋以境深路險、游跡希逢、無人搜討、遂爾荒夷、固其宜矣、昔茅瑞徵記方廣之游、謂殿基弘麗、而僧寮棋置、緇流可二百餘、甲於南嶽、是當時紺宇琳宮之盛可知。今則敗礎頹垣、鐘魚闃寂、殿後新樓、當爲藏經樓之故址、而其他梵宮精舍、如靈源閣、甘露齋。車轍亭、之屬、久委之荒巖野蔓之間矣、二賢祠近在西鄰、爲光緒時重建、以祀朱張二子、而以林擇之尹洞山王而農配之、祠內有嘉惠堂。雪舜堂、萬玉堂、差爲脩飭、余等叩門不譍。廢然而返、聞緣蕪廢已久、守祠者亦饑驅而他適、余輩初議欲游天台寺黑沙潭。以竟蓮峯之勝、輿人以路遙晷短爲辭、遂決計往石澗

潭、出寺步行、過石橋、折而南、躡仄磴上嶺、樹木陰森、泉韻淸雋、數轉益幽、於翠峽中、忽見瀑布下垂、穴巖而出、觸石而飛、其下盛之以潭、潭之左右、翠蔓縈纏、丹崖斑駁、日光下漏、蕩漾金屑、潭中亘石、如几如床、瑩潤宛然綠玉、水簾遜其輕妙、絡絲無此幽奇、即所謂石澗潭也、譚元春謂方廣途中、聲光影三絕、意指此耶、上嶺得平壠數十畝、排松雲橫、亘澗雷怒、鎭以招提、是爲紫蓋庵、因停輿入覩、庵建於明萬歷時、院宇軒明、基址閎廣、聞亦頻歲被兵、遂爾陵夷、今寺僧志復壯觀、門內木石紛紜、正督工興作、別院有小樓、可以棲客、但微傷湫隘、茗話片刻、上分水嶼、視來徑稍夷、連過兩高嶺、當卽志所稱大小坳、過北斗嶺、傍澗下行、沿道所見水石、率奇詭不可名狀、目不周賞、情不暇給、尋王船山秀壁下涌几二字、未知所在、約十餘里、至福昌寺、匆匆入覽、寺固有名、今改爲福勝寺、鄉農挈子婦雜居、汚溷特甚、寺外有石橋、小立其上、廻望來路、廻在天半、嵐翠四合、雲陰下垂、飄飄然殆欲仙去、攷志三潭當在此澗上下、詢之多不能指其處、絡絲潭在寺側、短瀑數折、氣勢頗雄、澗旁兩山相對峙、修者如蛇、圓者如龜、稍下有大磐石、平廣如砥、山泉被石而飛、俗稱搖窩潭、再下石峽漸寬、澗流百折而來、奔衝洶湧、聲如轉雷、匯爲一潭、周廣數丈、湛碧澄鮮、深沈難量、卽樟木潭也、以日色向暮、雨意轉濃、不及流覽、過皮家冲、山勢漸開、逾何家坪、路入平壠、二三里抵轄神坳、合新築官道、行五里還嶽廟、投新三元宮宿焉、宮在嶽廟東川門外、堦下淸泉繞流、墻外方田如罫、軒窗明淨可居、住持唐次虞、禮接殷勤、玄都觀亦其所領、聞余等將至、昨日曾馳价迎於福嚴寺、其情足感、近暮雨作、步至嶽廟、游覽一周、

凌霄一士隨筆

薛福成之入曾幕，由於乙丑(同治四年)上書之邀特賞。其「上曾侯相書」辛卯(光緒十七年)九月自跋云：『同治乙丑之夏，科爾沁忠親王戰沒曹南，曾文正公奉命督師北剿捻寇，並張榜郡縣，招致賢才。余上此書於寶應舟次，文正一見大加賞譽，邀余徑入莫府辦事。是時莫府諸賢，爲劍州李榕申甫，嘉興錢應溥子密，黟程鴻詔伯旉，宣城屠楷晉卿，溆浦向師棣伯常，遵義黎庶昌蒓齋。文正語申甫曰：「吾此行得一學人，他日當有造就。」又謂余曰：「子文長於論事，年少加功，可冀成一家言；即與伯常蒓齋同舟互相切劘可也。」厥後余從公八年，前後出入莫府共事者三十餘人，多一時賢俊，余頗得晨夕晤談，以擴見聞，充器識，皆文正提獎之力也。按求闕齋乙丑五月日記云：「故友薛曉帆之子福成遞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余在莫府，嘗見文正手稾。近閱湖南刋本，歸入品藻一類，而訛爲伯兄撫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誤。恐後世攷據家或生疑義，故並及之。』其自道遇合之由與獲益於入幕者如是，蓋後來建樹實基於斯也。至所謂求闕齋日記湖南刋本，即指王啓原所編「求闕齋日記類鈔」，時曾國藩日記印行者僅此。福成以「類鈔」此節作「薛福辰」，疑其誤由於校者。頃翻閱福成未及見之「曾文正公日記」印影本，則國藩此節手蹟，實是『閱薛曉帆之子薛福辰所遞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校者可不任咎，蓋仍國藩一時筆誤耳。(此爲乙丑閏五月初六日日記中語，「類鈔」誤注正月。據「上海朝記書莊印行上海

中華書局承印」之本。）福辰福成兄弟均官至左副都御史。

江庸「趨庭隨筆」云：『詩鐘之作，始於吾閩，光緒初盛行南北，張文襄尤好之，迨入政府，仍不輟。今人新談往（書名）謂：「南皮一日集項城及慕僚為詩鐘，慶親王奕劻在焉。南皮特拈蛟斷二字，候補道員蔡乃煌應聲云：「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賢同。」時瞿鴻禨方罷職，岑春煊亦謝病，詩上句影射瞿岑，下句指張袁交歡，故慶袁張皆大悅，即日擢放蘇松太道。」此殆傳聞之譌。射虎一聯，實文襄自撰，並非蔡作，且慶袁從未與詩鐘會。蔡以郵傳部左參議簡放蘇松太道，亦非候補道員也。』又云：『李宗侗玄伯曰：文襄作上詩鐘時，其父符曾先生適侍側。是日陪文襄遊西便門外天寧寺，憩塔射山房。文襄思作詩鐘，遂指橫額上射房二字為題云。』此聯向多傳為蔡乃煌作，江氏謂出張之洞自撰，徵實言之，當屬不誣。乃煌以參議對品外補道缺，按體制實為左遷，惟上海道最號膴腴，當時遂視為美除，亦仕途重利之頹風也。「房謀杜斷兩賢同」，一說「賢」本作「心」。

湯用彬「新談往」述清末舊事，可供瀏覽，而舛誤不免。江氏除上節外，更糾其記載失實數處，亦多中肯。此外如「新談往」云：『南皮……沒後，南北士林多悼惜，輓章極多，惟湘潭王湘綺先生一聯云：「老臣白髮，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粗了。」「滿眼蒼生，淒然流涕，徘徊門館我如何？」言之淒然，有餘慟焉。』按此梁鼎芬聯也，與王闓運無干。向來刊印榮哀錄者，輓聯或將輓者之名置聯前，或如原式而置聯後。「張文襄公榮哀錄」中各輓聯，即名在聯後者。闓運鼎芬之聯，適相次。王聯列前，（文為：「文襄定勝左文襄，漢宋兼通，更有鼇頭廷試策。」「年伯今成太年伯，斗山在望 來看馬鬣聖人封。」）下款署「王闓運遺弟三子代與齋叩」，其後即為梁聯，讀者不審，遂多傳此聯誤梁為王，不僅湯氏矣。「新談往」又云：『樊增祥本

陝藩，其去官以忤甘督升允。升允固與增祥爲香火兄弟，素相狎。升任糧道時，出贓十萬報效清廷，故不一年升陝撫，旋調甘督 。增祥以升容容，恒狎視之。升積不平，藉糧務事派員查辦陝藩。增祥怒，盡拘留其委員，又疏劾升允不法，升亦騰章相詆。廷議下錫良查辦 。錫以滿漢意見，又受賄託，竟不直樊，於是樊遂落職。』而另一則云：『晚清季年名督撫，袁岑外，若錫良亦一時之儁也。錫良本粗才，獨持躬廉整，又差能知人。』若受賄，尚得謂之持躬廉整耶？錫良以廉吏名。此案當無受賄之事。陝西糧道夙稱甚優之缺，升允以羨餘之向由糧道入己者歸公，故亦以清操受知。其人在清末督撫中，見謂不合時宜，而頗不容容，特辭采不若增祥耳。錫良爲蒙古人，惟滿漢分缺之官，蒙古例補滿缺，滿漢意見之說，就廣義言之，可不爲病，惟謂錫良查案以是而不直樊，殆亦未允。

「趨庭隨筆」又云：『陳仲恕云：穆彰阿當國時，索畫於戴醇士。戴臨吳墨井山水一幅畀之，意極矜重。穆彰阿大怒，以其爲水墨不設色也。謂人曰：「戴爲某優畫扇尚設色，視我寧不如優人耶？」竟短戴於文宗，斥其行止不檢，戴遂以侍郎降三品京堂候補。後雖殉難，得予謚文節，然請建專祠，卒不准。蓋穆彰阿指摘其臨終詩「撒手白雲堆裏去，從今不復到人間」二句爲怨望也。』按此有未諦。穆彰阿爲宣宗所倚眷，文宗則深惡之，嗣統未幾，即加斥逐，而戴熙以兵部右侍郎，引疾辭職，命以三品頂帶休致，實宣宗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事也。熙咸豐十年在籍殉難，五月文宗諭予尚書銜祭葬世職加等，建立專祠，謚文節，其眷屬等一併旌卹附祀。事有明文，非不准建祠。（穆彰阿卒於咸豐六年。）關於熙之獲咎，歐陽昱「見聞瑣錄」云：『浙江戴公熙，性高傲，不諧俗，工詩，尤精畫法，名重一時。宣宗時，以翰林在南書房行走， 同供職者，有數人，性情言論皆格格不相入，爭嫉之，嘗毀其

短，宣宗頗不悅。値端節，發團扇一柄，命南書房寫。當時未分別何人，戴得而恭敬書上。宣宗詰：「某某何爲不書？戴某何以書之？」及細閱內有一「東」字，寫成「棘」字一邊，怒曰：「胡爲中不寫一橫？不恭敬如是，豈足稱南書房之任？」命退歸舊職。戴翼日遂告病。宣宗愈怒，謂其負氣，即命開缺歸。』所述情事，雖稍有未盡脗合處，而大體可資參鏡。

金陵曲

陳昌裕

金陵城裏管絃促，金陵城外車馬逐；人人只道金陵好，誰知
　金陵有人哭。
　請先生且跨足，聽我一歌金陵曲。
曲未歌，聲先咽，意千轉，腸百結；
　忍痛含悲發曼聲，雲愁雨苦滿天黑。
自由之風捲地起，掀動大潮不能已；
　自由自由安可得，人人爭為自由死；
　此風吹入大中華，萬世帝基一朝毀。
一朝毀，建民國，以為幸福從此得；
　孰知亘古橫災從此降，內憂外患交相迫。
　何事井底衆英雄？長自紛爭枉流血。
　國勢危，民命絕，可憐漢山河，滿地不堪說。
　何處是光明？照我華漢色，何人是主宰？教我雄思發；
　四萬萬人引領望，茫茫不見長嘆息。
雲黯黯，雨漣漣，霹靂一聲見青天；
　皎皎白日耀大地，蕭蕭義旗樹中山。
　時因南風萬里發，舉國志士皆歡顏；
　拔其劍，張其弦，願灑一腔熱血向粵南。
去矣！去矣！何所思，去時不敢使爺知，怕爺罵兒瘋復癡。
　去時不敢使娘知，怕惹慈母心痛悲。
　去時微使妻子知，妻子不知將何之。
　無顏羞與六親別，因知此去不可期。
不可期，淚暗流，他人出門覓封侯；
　我今奔向嶺南去，一生事業拚此頭。
　嗚呼！世事如此安能再徘徊，此頭不拚復何求。
行行重行行，山程更水程；
　回首西北望，西北多浮雲；
　家在浮雲下，雙親長倚門；
　眼穿兒不回，老淚應縱橫。
兒豈不願回，兒心實甚哀；
　固知親已老，弟妹猶童孩；
　十年禍亂家已破，嗷嗷盼吾致多財；

多財堂堂一紳士，身衣錦繡手傳杯；
與弟置華車，與妹製玉釵；
闔家皆歡喜，瓊筵晝夜開。
但是多財安可得？世亂如麻路途絕；
縱為官，造民孽；縱為商，搾人血；為農，為工受磨
折；
天下之事不可為，惟聞天下人嗚咽。
人嗚咽，心悽惻，丈夫須建丈夫業；
但求創出新世界，何計此生失與得。
行行道路阻且長，飛渡巫峽出長江；
楚山黯淡吳水寒，壯志不酬羞還鄉。
鬢風履霜來南粵，粵中形勢正緊張；
一日『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再曰『解放農工兵學
商』。
我亦執鞭任前鋒，長驅北伐入瀟湘。
革命軍，好砲槍；革命人，好文章；
二八同心，其利斷金；
況復我師，衆志成城。
弔民伐罪，樹我先聲；
威風所撼，遐邇皆驚。

彼氣既奪，彼軍已奔；
時不兩月，三湘肅清。
猗歟盛哉！德莫與京。
哀哀民衆苦中苦，久望太平如甘雨；
昨聞我軍宣傳言，匹夫匹婦色飛舞；
有女人，致我饋；有老人，催我鼓；有少年，執戈從我
驅賊虜。
天下志士齊努力，此功豈不曠萬古。
吁嗟此功之成不易得，多少頭顱多少血；
賊子手執黨人籍，日尋黨人肆屠磔；
一朝市戮三百人，三百義魂肝膽烈；
夜上城頭向南嘯，風聲蕭蕭朦朧月。
死者莫學女兒悲，生者當作萬夫雄；
縱事不成刀下死，千秋豪氣貫長虹；
但得頭顱換山河，九泉之下亦融融；
殺頭亦祇尋常事，君不見黃花崗上人景崇。
擐我甲，仗我刀；
一戰岳陽道，再戰汀泗橋；
兩軍既交鋒，各各不相饒；
衝突烟塵起，奔騰人馬號；

砲震山崩毀，屍橫血肉交；
鎗折彈已盡，壯士亦膽搖；
猶聞衝鋒令，白刃過函髏；
大河阻我前，投屍塞波濤；
踏屍而挺進，肉搏摧敵壕；
男兒事業不容易，碧血丹心做成革命潮。
於是乎，據武漢；擁中州，雄顧盼；
天下大事不復計，各人家業須打算。
黨將軍，何炳煥；黨偉人，何燦爛；
將軍偉人起紛爭，從此天下多憂患。
走狗爪牙滿朝堂，光棍流氓皆丞掾。
玉帛何輝煌，宮室何輪奐；
衆軍閥，紅眼看，大家革命一通電。
從此革命已成功，同志毋須努力幹。
可憐志士無路走，流落有如喪家狗；
苟能屈身當道前，何愁官卑祿不厚。
縱度歸思起旋滅，終無顏面見父母；
況復里中羣小人，把持要津爲惡藪；
寧作天涯淪落客，冀免此生蒙汚垢。
白雲芳草夢依依，往事不堪重回首。
莫回首！又回首！湘水楚山依舊否？
怕聞忠魂吞聲泣，夜夜啾啾洞庭口。
洞庭湖波連千里，大風吹動洞庭水；
欲乘白浪下江南，江南志士已無幾；
欲冒寒風上西蜀，西蜀兵亂難行履；
縱然赧顏返故鄉，怕見閭家淚如洗；
可憐空具澄清志，長作中華之餓鬼。
且莫嫌，爲鬼苦；今猶羨，爲鬼好；
君不見東南西北鋒烟下，籲天頓地何時了；
淚眼對之深痛切，恨不早死湘江道。
不早死，且偷安，前年渡河至幽燕；
此身何處寄？逡巡馬路邊；
天生我材終無用，淚倒至此有誰憐。
去年又復至兩粵，碧血無跡淚痕乾；
惟有靑天白日旗，依然隨風舞翩翻！
何所是歸宿？不如向黃泉！
服毒藥，投深淵，昂昂七尺爲誰捐？
暫留殘軀在天涯，且看乾坤幾時旋。
漂泊輾轉來金陵，金陵許多新貴人；
當時同作牛和馬，至今判若泥與雲。
子女玉帛『民膏』來，洋房汽車『民汗』成；
觀之不値半文錢，猶自豪華猶自榮。
且聞歌場管絃急，我爲此聲深悲戚；
昨日關外鼙鼓起，鼓聲離驚此聲息；
此聲莫似『後庭花』，又敎秦淮傷心碧。
哀哉此曲有誰聽，淚珠長傾衣盡濕。

抗戰（三）

——「生命線下」第一聲——

舍沙

「這位是我們錐子嘴的魏校長。」

「久仰！久仰！走吧！我們進去慢慢地談好了。」

高大的身軀掉轉就走，他們跟進了一間小屋裏。

「你們還沒有吃飯吧？」

一陣的忙亂過去，王戰標却鎖着眉頭，咬緊嘴唇，默默地坐在炕沿上。那一臉的橫肉，顯露出來的是沉毅眞摯；每個麻子孔穴內，充滿的是陰沉愁悶。魏克在一旁心裏發慌，東西也嚥不下去。趙得勝一面吃一面逼着問：

「這是怎麼的？」

又是片刻的沉默，王戰標埋在下面的頭才抬了起來：

「我今天上午就知道你一定要到這兒來……。」

「你是從那兒知道的？」

「……你們在那面的事情我通通知道，今天上午，錐子嘴區公所派了兩個人來……。」

「那是從那兒來的？」

「從那條路來我可不知道，聽說錐子嘴昨天就完全變過了，說是還砲了幾個人，團練局的呂堯生呂師爺，區公所的劉老黑…………。」

「呂堯生都砲了？」魏克望着王戰標，驚惶惶地問。

「可不是！」

「秦三兒呢？」趙得勝扔下了手中的餅，跳起來了。

「那還有跑脫了的？」

「那末熊突子，范老么他們呢？」仍然是趙得勝問。

「我也不很記得淸，總之，聽說他們正準備拖槍走，漏了點風聲，全都捉着了。」

「他媽的這樣狠呀！」趙得勝搥胸頓足，聲音吼出來都沙了。

接着是沉默，嚴重的沉默鎖着他們的嘴；忿怒和悲哀壓在他們的心頭。

「這樣的事情是一點兒也不能遲疑的，」魏克對於那些人，一貫都是這種見解，「說幹就要幹，壞就壞在他們的膽子太小，又沒有把握，畏首畏尾的……」

「魏先生」，還沒有等到魏克的批判結束，趙得勝充滿了很不快意的神情轉過身來說：「要是你不在區公所鬧那一趟，我們怎麼也受不了這麼大的損失的！」

「是的！」魏克並不是感到慚愧，

他是爲了趙得勝能够指出他的錯誤；正在深自懺悔的情緒束縛之下，他是正需要痛快的責備，「這次的失敗就是由於我太任性，他們太胆小 ， 兩方面湊成的！」

「祗是，他們也太……」趙得勝的聲氣梗在喉管裏，又吞了下去，「他們也太不值得了！」

「魏先生的話實在是不錯的！」王戰標突然站了起來，「這些事情，太撑不着氣兒也要弄壞 ， 太膽小了也不成！」

「這有什麽値不値得？」魏克立刻就反駁，「失敗一次得一次的經驗！他們要是落在我們的手裏，不是照樣的幹法！」

「錐子嘴那批王八羔子，」趙得勝捏緊拳頭，在空間一擺 ，「不死在我姓趙的手裏 ， 這口氣一輩子也消不下去！」

「其實，我們的仇敵不僅是錐子嘴那一批，」又是魏克的反駁，「像那樣的東西到處都是！」

這才談到了白岔山的近況。據王戰標說來，他們的吳大隊長本來在從前很想扯起勢子來幹一吓的，現在已經在附近一帶收集了一千多隊伍，他又怕將來的子彈粮餉沒有辦法，他，就暗地裏跑到那方面去弄到了一個什麼副司令的名義 ， 所以這幾天來同錐子嘴來往很密切。祗是，還有一點兒，他又恐怕眞正把他的名義打出來，這些隊伍就扯不攏來！王戰標又說 ， 他們一共是五個支隊，看情形大概都不大滿意，聽到這種風聲，好些人都想扯走 ； 他說吳大隊長又沒有一點兒魄力，什麽名義都不敢打出來 ； 祗是今天聽說那面的部隊兩三天就要開到錐子嘴，接着就要逼到白岔山來，那時誰還敢動一動？

「你們還朝這兒跑，他媽的那批渾蛋眞氣死人！」

王戰標說完了以後，垂着頭連連地嘆氣；趙得勝和魏克互相看了一眼，傳達着失望的情意。燈光同他們的前途一樣地暗淡 ， 寂靜的空氣更顯得死氣沉沉。

「這樣說，」趙得勝向王戰標那兒走過去，「我們大夥兒朝朱黑痣那兒扯吧。」

「朱黑痣？你在那兒有路？」

趙得勝掉轉身來向着房門口張望。

「沒有關係！我這個分隊裏沒有一個同我扯拐的，你隨便說吧。」

於是，他把一切經過原原委委地叙述出來，他說完以後，王戰標却馬上就提出了種種的難題來：

「連他在那兒都待不着，我們扯去豈不是死路？再說 ， 我們的勢子太單薄，新插進去難免不受別人擠！要是那朱黑痣不幹義勇軍呢，那樣的活兒弄到

身上還有出頭的日子？」

又是一陣的沉默——趙得勝和王戰標沒了主意，魏克在心裏盤算當前的問題。

七

魏克在一旁坐着不作聲，臉上忽然掀起了笑紋，提起了趙得勝的注意；根據他的經驗，知道這位先生的心裏一定又想好了路子。

「你看怎麼辦？校長。」

校長却並不答覆，立刻就站了起來，走到王戰標的身旁去坐下。他接接連連地發了許許多多的問題，這些在王戰標都是不難答覆的。他說他們的基本力量總共有六百多條槍，分成五個支隊，每支隊又分五分隊。他說還有一部份隊伍已經開到了，可是還沒有改編。他說他是第二支隊第七分隊。至於裏面的成份，除了很少數的原來的團丁，大部份都是土匪改編的。幾個支隊長呢，說是第一支隊的向隊長是大隊長的心腹，就是下邊也最沒有什麽辦法，那些都是從前的團丁，算得是大隊長的警備隊。其餘二三四隊的隊長都是沒有什麽一定的主見的，祗是第二支隊的唐隊長，王戰標說是同他自己的感情拉得很不錯，他們平素是無話不說的。祗有第五支隊的馬隊長很不錯，他常常同大隊長扯把勢，尤其是最近幾天，大隊長擔心着的就是他這一隊。說到一般的弟兄，除開第一支隊，誰也不願意投降日本鬼子的！

「那末你們的方隊長同大隊長的感情怎樣呢？」魏克還是逼着問。

「那也無所謂。」

「他在大隊長那兒能夠說話嗎？」

「說什麽話？」

魏克在這時才把他的計劃說出來，他說可以一方面叫人去告訴吳大隊長，說是朱黑痣現在逼得走頭無路，他願意受他的改編，吳大隊長正想發展他的勢力，聽到這樣消息他還有不樂意的嗎？一方面再去朱黑痣那兒，說是吳大隊長知道他在那兒待不住了，歡迎他到白岔山，聯在一塊兒來幹義勇軍。要是朱黑痣的隊伍扯到了白岔山，那吳仁是知道利害的，還怕他不逼着幹？要是實在不識趣，那就祗消在當中一挑撥，裏應外合，先把他幹掉再說！

「對！對！」趙得勝的聲音很低然而很沉重。

「我看這件事情也不必找誰去說，就是我把你們帶去就成。」

「他相信得過？」

「那有什麽不相信的？他正在沒有辦法，進退兩難，這樣一大股力量他還有不歡迎的？祗是去的時候給他露一點兒這樣的意思，說是朱司令同那方面接不上頭，勢子太小，找不着路，這才願意受他的改編的。」

王戰標說了以後，魏克又咬着嘴唇，閉着眼，默默想了片時。

「不過，內部還得找幾個得力可靠的人來安頓好才行。」

「還有幾個分隊長同我拉得很緊，待一會兒就去找來商量商量怎麼樣？」

「那不行！這些事情要穩慎，要敏捷，人太多了惹起別人注意，是會誤事的。」

「這樣好了，裏面的事情就交給我，待一會兒等黃青庭回來我們就分頭去辦。」

魏克又拉着王戰標的手囑咐他，他說對於弟兄們現下還用不着就去發動，祗是在言論上找機會宣傳他們；至於一些分隊長，也要十分拿得穩才去下手，但都不能馬上就把所有計劃向他們公開。

他們又計劃了好些時候，黃青庭仍然沒有回來；最後，他們決定去見吳大隊長，看看情形再來討論。王戰標又去給他們找了兩身衣服來換了，一塊兒走出了關帝廟。

黑暗和寂靜一樣地深，他們一塊兒走到街上，嚴重的氛氣更逼緊了每個人的心。他們默默地走，在不遠的地方，望着街口上轉出兩個燈光，忽然間，好像平空爆發一聲霹靂：

「口號！」

王戰標立刻就答覆；接着又向他們說：

「黃青庭回來了。」

黃青庭帶着十幾個團丁，迎面走來，齊排在街當中站住了。

「你是得勝哥?!」黃青庭敬禮以後，跑過來拉着趙得勝的手驚惶地叫。

他們很匆忙地交換了幾句對話以後，黃青庭很堅決地阻擋他們，他說他有消息要報告，他要他們一塊兒回去再說。

他們回到了關帝廟，黃青庭劈頭就把所有的計劃打消了！

「幸喜這麼湊巧地碰着，我要是眞正去見到大隊長，你們還想脫身！」黃青庭緊緊地拉着趙得勝，驚惶地叫，接着就報告出他的消息來。他說：

「大隊長想當什麼雞巴副司令，他是矮子過河，安了心的！」

他說大隊長把第一支隊那些狗放了出來，到各分隊收買弟兄，說是祗要把他捧出來，將來是有福同享，凡是官長多一律提升一級，弟兄呢，發兩個月的雙薪。說是錐子嘴派來的人已經連夜趕回去了，大概三兩天內就要調隊伍來。他又說，曹大脚板派了兩個人到這面來接頭，是馬隊長介紹的，要不是怕馬隊長同他扯把勢，恐怕扣起來都說不定！

「你是從那兒聽來的？」王戰標忍耐不住，從中就截斷了他的報告，帶着不很相信的口吻。

「那兒聽來？第一支隊那個孫瘸

子，他把我當成好人！他說大隊長當了副司令以後就提升我當連長，他要我在我們隊裏多出點力，以後的好處還說不盡！這些都是他告訴我的！他說什麼我都答應他，好小子，瞎了他的狗眼！」

接着他又忠告王戰標，要他謹慎一點兒，說是聽孫癩子的口氣，這些分隊長沒有幾個保得住的！

這使得王戰標在一旁立刻就暴跳起來：

「好的！他媽的要幹就幹吧！」

「不要這樣氣急！」魏克的聲調來得很沈着，「我們有的是辦法來對付！」立刻又向着黃青庭發問：

「曹大脚板派來的人在那兒呢？」

「在馬隊長那兒。」

「大隊長怎樣答覆他們!?」

「叫他們等兩天，說是還要招集一個什麼卵會議來討論以後才决定。」

「這是緩兵計！」魏克的眼光向着大家一望，聲調是一樣地沉着。

「哦，還沒有給你們介紹過！」趙得勝插進來，一隻手拉着魏克一隻手拉着黃青庭這才介紹。

八

黃青庭是一個短小精悍的身軀，看起來至多三十歲的光景；一說話，靈動的眼光，迅速地在大家的面部掃；魏克感到比趙得勝精明，比王戰標穩慎。

經過詳細的問答以後，魏克明白了所有的情形；又是片刻的沈思，這才把他的計劃宣布出來。

他說這事情一點兒困難也沒有，祇需要的是迅速！他說大隊長怕這些分隊長靠不着，才不敢把名義打出來，那末現在就表現點兒力量給他看，他也是一點兒辦法也沒有的！他說大隊長放出他的狗來拉弟兄，這更顯得他的沒辦法，平常那裏把弟兄放在眼裏？這時要來拉弟兄！

「那末，現在我們就加緊宣傳，看他拉得去！」

黃青庭立刻就接過去，他說弟兄們聽到這種消息，大家都在起哄，還用得着什麼宣傳！

「誰不知道投了日本立刻就要送上前線去塡砲眼，同自己中國人拚命！那個兎孫子想他這兩個月的雙薪！」

至於分隊長呢，祇要聽說他們保不住，那一個甘心！

結果，這樣地决定了：

王戰標立刻就到馬隊長那兒去，看看情形，要曹大脚板趕快把隊伍扯到白岔山來！至於分隊長的聯絡，就由王戰標負責。弟兄方面，就叫黃青庭選擇一些得力可靠的人在當中去組織。

「不過，那方面既在拉你，你也可以表面上同他們敷衍，你表面上就給他們宣傳，說是分隊長都靠不着，祇靠一般弟兄！並且這樣還可以隨時在他們那

方面探聽些消息出來。」

這是魏克的告誡，然而意外的是黃青庭立刻就給他反駁：

「那不成！要是這樣去，弟兄方面就一點兒也打不進去！如像孫獺子，無論他說得天花亂墜，誰也不理他那一套兒！」

又是一陣的沉思，魏克才說：

「……你就看情形做去好了，能夠同他們拉着最好…………。」

魏克和趙得勝決定在明天早起依還趕回猴兒坑去，把朱黑痣的隊伍拖來。

事情安排好了以後，魏克和趙得勝已經感到不能支持的疲乏，連脫衣服的精神都沒有，就倒下炕去睡着了。王戰標立刻就出發去進行他的任務。黃青庭也忙着先在自己的隊部去活動。

大殿上鬼啾啾的燈光照着，無數的酣聲，更顯得深夜的寂靜；黃青庭走了出來，隱約間聽着院裏悉悉索索的響聲，他伸手去一探，才知道是下雨了。他放輕腳步，轉過大殿的後身，偷偷地從偏房外滑過去；這時，房裏的細語聲引起他的注意，他更屏息着呼吸挨身在窗下竊聽，房裏却一聲咳嗽，立時就沈寂了。可是，一種異樣的感觸壓着他的心頭，他不願離開那兒，靜靜地等候下去。

「你先去？你請得準假？」

這是鄭明山的口音，又接上片刻的沈默，

「這有嗎辦法呢？俺不去就通不到一個信兒。」

他聽出了這是那個 山東大漢 馮跨子。

「一定要通什麼信！我們拖去了還愁他不收？」

又是鄭明山的聲音。

「說說說了這……這嗎半天，怎麼拖拖拖去？」

這還有聽不出來的？「蕭麻雀又着急了！」

「你不要說話！麻雀！」這又是另一個人的聲音，黃青庭一時還聽不出是誰來。「我們整整地一班人還不好辦？明天出去放哨就開動，他鄧班長一個人敢怎麼樣？」

接着又是兩聲咳嗽，靜了下來。

「好傢伙，」黃青庭一碰頭就鑽進去，手電在屋裏一晃，見着有十幾個人聚集在那兒，「你們不去睡覺，到這兒來哄着要開小差！」

「黃班長！」所有的眼都是怒睜睜地把他望着，祇有鄭明山連說帶笑一把手把他拉着，「要是在黃班長的手下，我們還有什麼說的？不瞞你說，我們到那兒不是抗火桿子？一定要給日本鬼子當孝順兒子！黃班長，我們大家都有福氣，今天是落在你的手裏，我們是這樣的，白岔山沒有臉再待下去！黃班長，

你就看怎麼辦好了！」

「怎麼辦？」黃青庭的口氣很嚴重，然而笑了，「你是老粗子還沒有弄淸楚？開小差，就要槍斃！」

「那也沒有什麼」，鄭明山的口氣好像鐵一般硬，「這條命値了什麼了！早遲不是個死？」

「你要這麼說，待一會兒把你們班長找來還敢承認嗎？」

「漢子做事漢子當！不說把班長找來，就是大隊長來，一條不値錢的命就給他抵住了！」

「弟兄！」黃青庭的手拍在鄭明山的背上，口氣是異樣地和藹，「好弟兄，不要太把自己的命看不起了！我們的命不是値錢的！我們的命不是什麼東西買得了的！我們要活着！我們要活着當一個中國人！」

「那有什麼辦法啊？黃班長！」鄭明山的口氣軟了下來，感到失望了。

「沒有辦法？那兒不是辦法？走？這樣就走了？火禍子在我們自己的手裏，這麼容易地就走了！這多洩氣！」

大家都無話可說，祇是各種不同的嘆息。

「大夥兒都不齊心啊！」又是鄭明山失望的聲調。

「你怎知道大夥兒都不齊心？譬如你們的鄧班長，你們就不認得他！」

「他怎麼樣？」幾種聲音逼着問。

「要是你們眞是明天扯了出去，包管還是要被他拖回來的！」

於是，黃青庭接着就把他們的計畫說出來了，他說他本來是打主意到後殿去把鄧班長他們拖起來商量這件事情的，想不到在這兒碰着這批傢伙也在起哄。

「祇要還有一點兒路，我們是不願輕易就拖走了的！」

大家都高興得跳起來，黃青庭立刻就跑出去，他要去找鄧班長他們，拖到一塊兒來商量。

黑暗吞蝕了一切，雨聲偷偷地越來越大。

九

按着他們的計劃，一晚上的工夫就進行得很順利：次日早晨，黃青庭把魏克他們送走，曹大脚板派來的人也被馬隊長打發回去了。至於內部，他們更是一點兒也不放鬆，第五支隊同第七分隊同時發動，從隊長到弟兄，他們採取的是雙管齊下的辦法暗地裏幹去。

尤其是黃青庭，他把魏克他們送走以後回轉來就忙得喘不過氣，他要分配一般弟兄出去找機會同別的部隊活動，他要指示他們的宣傳方法，完了他還要去找孫癩子探聽消息，他還要利用對方的委託跑到各分隊去鑽。從上午到下午，頭上的雨水從軍帽的邊沿往臉上流，身上的軍服分辨不出究竟是汗水還

是雨水浸得透濕，脚上的裹腿完全糊上了一層泥漿，走起路來噠噠噠地叫。

今天的天氣，恰恰就是白岔山人們心情的象徵，愁雲密佈，陰氣沉沉！大家都希望這種局面的揭開，可是大家都又為揭開後的情形提心吊胆！

然而，實際的情勢仍然在一刻不停地進展，就在當天晚上，黃青庭跑回關帝廟，新的消息又從王戰標那兒傳了出來。

說是剛才大隊長來了命令，就在今晚上在大隊部召集緊急會議，各支分隊的隊長全體出席。原因雖是沒有說明，他們是不難猜想到的。

「來了！這吓果然來了！」怒氣在王戰標的麻子孔穴裏起漩，眼角上掀起不自然的笑紋，「看看這到底又是一套什麼把戲！」

「他要有什麼的話，」黃青庭的臉上煥發着興奮的光彩，「瞧就從他算起，我敢担保，大部份的弟兄他姓吳的就打不開！」

他們接着又迅速地把今天的工作情形交談以後，王戰標忙着要到大隊部去出席，於是匆匆忙忙地就走了。

大隊部就在從前的區公所——這在數年前就無形廢除了，所有一切地方上的政治權一向就是操在吳大隊長一人的掌握中。所以吳大隊長在名義上雖僅僅是保安隊的首領，實際上就是白岔山的土皇帝！

不過，吳大隊長能够很穩固地把握着他的權威，也有他的長處是不可磨滅的。他處理地方上的糾紛，每每使一般人稱贊他是大公無私 ；他對於一切事情，都能夠在大處着眼，所以也使得一般老百姓頌揚他的廉潔；尤其是對人的態度，隨和極了，無論對於什麼人，都是堆起一臉的笑，就是在殺人的時候，他臉上的笑紋都沒有消逝過的！至於對下級的隊長，甚而至於每一個弟兄，都是非常和靄的。

今晚上的緊急會議，開始是大隊長糊上滿臉的笑紋報告；他說今天下午接到錐子嘴的來電，要這方面表明態度，說是東亞聯軍右翼司令李首幸的先頭部隊已經到達了錐子嘴；接着他就分析，說是那方面的勢力如何不得了，有飛機和大砲，還有許多日本軍官在裏面指揮作戰 ，至於子彈粮餉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他又指出白岔山是如何地危險，他說這是他們大家的生死關頭，所以他不敢自己作主，才召集這個會議來討論。

大隊長結束了他的報告，坐下去望着大家笑；團團的面龐，脹得透紅；光滑的腦頂，在燈下晃；黑叢叢的鬍髭，在人們的眼裏跳。嚴重的空氣壓緊了大家的心，所有的人都望着，不作聲。

「各位！」第一支隊的向隊長在屋的一角站起來，鴨公聲氣衝破了沉寂，

扁爪似的頭顱吸取了大家的注意，細長的頸子扭去扭來，「剛才聽到大隊長的報告，咱們現在此刻正是……唉……正是危急存亡之秋，所以的時候……兄弟是武人，祗知道服從，還有的時候……唉唉，兄弟覺得咱們旣是保安隊，保誰的安呢？保地方的安，保……唉唉……父老昆弟諸姑姊妹們的安，所以的時候……兄弟覺得應該想出一個安全的辦法！」

他說到這兒，又想了片時，慢慢地坐下去，立刻又好像想起文章，掙了起來，但這時却被對面靠壁處的發言壓下去了。

「向隊長的話說得很不錯！」這是二十三分隊的分隊長施瞎子，一付近視眼鏡在燈光下晃，「我們是保安隊，我們要保衛地方，我們要保護老百姓，我們要同那些日本鬼子拚命，我們要同那些亡國奴拚命！」

施瞎子漲紅着臉坐下去，向隊長立刻又站起來，細長的頸子更扭得起勁：

「不過的時候……各位，要看看怎麼保護法？要看看咱們的力量，是不是敵得過別人？唉唉……古語說得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咱們此刻現在的時候……唉該想到的！不說白岱山這點兒地方，不說咱們這幾百毛毛兵，光棍兒拿着幾萬人當一個省政府主席還把承德……的時候……唉唉保不着呢！」

又是慢慢坐下去，好像還沒有說完，在他的身旁立刻就站起一個大漢來。

「各位隊長！」這是第一分隊的分隊長溫鐵牛，他的吼聲太使勁，在喉管裏發抖，「在這樣危險的時候，我贊成同錐子嘴一樣，把旗幟一換，什麼事兒也沒有了！」

這時，沉默在一旁的馬隊長立刻就跳起來，鍋底般的臉皮上充滿了怒氣，粗而且黑的眉毛也倒立起來；他的吼聲，把懸掛在當中的洋燈的火光震得參抖：

「這簡直是亡國奴的論調！我們保護地方，保護老百姓，就是這樣保護法嗎？落到別人的手裏，我們的老百姓得到平等待遇嗎？那一個老百姓願意當亡國奴？那一個弟兄願意投日本？我以爲這個會不能決定，明天我們把所有的弟兄和老百姓招集到一塊兒來才決定！」

「馬隊長，」溫鐵牛又跳起來，吼出他的抗議：「你不能開口就罵人，還是會議！」

「我罵你？」馬隊長的反駁，「誰主張投日本誰就是亡國奴！投了日本就是亡國奴！」

這樣一來，會場裏捲起了一股惡浪，亂鬨鬨地鬧成一團。

大隊長仍然在笑，肥胖的手指不住地在桌上敲，制止大家的爭執。

「大家不要嚷！聽我說幾句話」，果然，立刻就發生了效力，人們都保持着靜默坐了下去，「要是大家都不在實際上平心靜氣地想辦法，像這樣爭執下去，又有什麼結果呢？要是實在找不到辦法，我當大隊長的一個人有什麼說的，我是獨木難持，我祇有攔下不幹」！

於是，沒有了爭執，死一般的沉寂；不管大隊長再怎樣反覆地徵求，再也找不出半個出來發言了。會議完全閙成殭局，所有的心在響應着跳。

「各位」，第三支隊的唐隊長衝破沉寂，聲音放得很低而且遲緩，「其實大家都是一番好意，都是要想怎樣保護地方；我想最好就請大隊長想出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回覆那方面就是了，我們大家都是大隊長手下的人，還有什麼說的」！

「要是我實在沒有辦法的話」，大隊長這時仍然在笑，「我還是祇有攔下不幹，以謝地方上的老百姓」！

「那裏會沒有辦法的？」仍然是唐隊長發言，「大隊長一定有好辦法，祇要是大隊長的主意，我相信都要絕對服從的」。

結果，會議就這樣無結果而散。

王戰標跟着人們湧出大隊部以後，才知道雨已經停止了，漆黑的天空滿佈着明星點點；他感到很爽快，匆匆忙忙地跑回關帝廟。

十

驚人的事變好像風馳電掣般襲來，恐氣和惶恐壓緊了人們的心。就在次日早起，街口上公然貼滿了所謂「關東司令部」的佈告，擁擠着一堆一團的人兒張望。

「劉掌櫃的，」這是一位屠戶大爺，看到大家的情形有些異樣，放下他的宰刀，腆起他的肥肚子，搖搖擺擺地跑過來。他望了半天，也摸不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正在心裏發慌，看到布店的掌櫃站在階沿上搖頭擺腦；他叫了一聲，又慢慢地搖過來，「上邊說些什麼？你念大聲一點兒，我也聽聽。」

「說些什麼?!」劉掌櫃的眼珠好像立刻就要爆出來，「總之，該老百姓遭劫，有什麼說的！」

屠戶也祇是睜起眼把他望着，默默地候着他把一口氣轉過來，這才念下去：

「中日兩國，　同種同文；
王道興師，　救爾生靈，
大軍所至，　秋毫不驚，
軍閥消滅，　土匪戡平，
苛捐廢除，　雜稅減輕，
軍費借墊，　一概停徵，
四民樂業，　安富尊榮；
倘有壞類，　玩强抗命，
飛機炸彈，　絕不留情，

軍民人等，　其各懍遵。」

人們越集越多，都把劉掌櫃包圍起來，起初是嚴重的沉默鎖着大家的嘴，惶恐的眼色互相觀望；一會兒，接連不斷的問題就從人叢中拋出來：

「小鬼眞是要來嗎」？

「該不會見人就殺吧」。

「他媽的飛機到底有好兒」？

「沒有聽到吳大隊長到底是一種什麽主兒」？

亂轟轟的噪雜搶着答覆：

「聽說已經到錐子嘴了」！

「唉唉，說不定就在三兩天吧！」

「三兩天？要是飛機　，說來就來了，好像箭一般快」！

「小鬼就兒在飛機！聽說在那兒有一縣，　飛機一來，　幾吓就炸得溜光」！

「像白岔山這點兒地方，要不了半個炸彈」！

「炸？他小鬼不是人？他同我們什麽仇恨？平白地炸什麽」？劉掌櫃縐着眉頭，聽得不耐煩，好像同誰吵架似的，口水直往人們的臉上噴。

「那可沒有準兒」！屠戶站在對面連連地搖頭，「我那天親耳聽到大隊長說的　，說是馬占山同日本小鬼幹的時候，幾百幾百的人馬炸成肉漿」！

許多人的舌頭吐了出來，無數的頸子立刻一伸，然而劉掌櫃的勁頭更大，帶着口水衝出他的反駁：

「那要同他幹他才炸呀！要是不同他幹，他瘋了，他同誰有氣？那麽大的承德府，園場沁都沒有炸，錐子嘴也沒有炸，他獨獨要來炸白岔山」！

又是一陣的沉默，賬房先生有聲沒氣地接過去：

「就不知道吳大隊長是什麽一種意思？到底是幹還是不幹？」

劉掌櫃張惶地遠遠望一吓，一支手撑在嘴角上，聲音放得很低，態度擺得非常嚴重，向着大家說：

「吳大隊長到是爲地方設想，主張委屈求全，祗是聽說下邊有些人反對，這樣弄得大隊長也很作難！要說幹的話，大家都是中國人，誰不願意幹，祗是這點兒人，幹得了嗎？」

「要是這樣老是沒有一定準兒，」屠戶漲紅着眼望着劉掌櫃，「那有什麽說的，大家就等着死吧！」

空氣越來越嚴重，大家的態度越變越暗淡。街口上所有的生意都停頓了，祗剩下一些菜擔子晒在精晃晃的太陽下喘氣。

「橫竪來是要來的，」賬房先生的頸子伸得很長，聲氣放得更大了，「不如早些決定，派人到錐子嘴去歡迎，我們歡迎，我們不反對他，未必還有什麽說的？」

這時，站在人衆背後的賣菜的長福却在那兒向着另一個鄉下老一蹩嘴，提

出了他的反對：

「歡迎？怕你歡迎！歡迎起來要命，什麼，誰還敢哼氣兒？」

「對了！」這是那位鄉下老的答覆，「聽說小鬼一來就把老百姓盡都拖去當兵，去打前敵，塡砲眼就拿我們中國人去！」

「你知道個蛋！」劉掌櫃帶着輕視的眼光，從人們的腦頂上射過去，「他就不要老百姓了？他不要人給他種地？他不要人做賣買？他喝西北風！」

「你鄉下老，懂得蛋！……」

忽然，幾個武裝的團丁衝了過來，圍在那兒的人衆立刻就散開，散到四面的街沿上去張望。那幾個人好像發了瘋，所有的手都在壁上抓，霎時間就把那張佈告撕得粉碎，片片的紙花掉在地面上翻飛。

回過頭來，大家都在四處張望，怒睜睜的眼，到處搜索，好像餓慌了的野獸在找尋食物。一會兒，都不約而同地向着站立在街心的另一個團丁走過來。

「這張東西是誰貼的？」所有的氣忿向那個團丁一齊衝來，逼得他連連打倒退。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在這兒站崗都不知道？」

「我是早六點的班，我才來不久。」

「你來的時候沒有看到?!」

「…………………。」

「簡直是生成的亡國奴！」

「走吧！不要管他的，走吧！」一個大漢子拖着其餘的人們走，一方面還回過頭來說：

「弟兄！我們都是自夥兒人，都是中國人，不要爲幾文錢就把十八代祖宗都賣了！」

他們走了以後，站在街當中的團丁張惶地望着週圍的人們說：

「這眞是！這怎怪得我！眞是狗咬瘋了，又不是我貼的，怎怪得我！」

人們又漸漸地團攏了，這時的中心不是劉掌櫃，是街心站着的團丁。

「這是那一隊的」？屠戶戰慄的聲音問。

「第五支隊的」。

「我看要弄糟糕！白岔山就這樣完了」！

這還是屠戶的嘆息。人們都不出聲，祇是互相觀望；團丁也接着嘆息：

「過一天算一天吧，還有什麼說的！」立刻又放大聲浪，提起槍在街中打了一個轉身，「各位還是去做各人的事情吧！請散開！請散開！」

人們沉默着慢慢地往四處流，各種不同的感覺壓着各種人物的心，恐怖，憤怒，焦愁，嚴重的氣氛緊緊地包圍了整個的白岔山。

十一

第五支隊是在白岔山最惹人注意的部隊，據說原來是從前在奉天同日軍作戰的一部份潰軍，以後才逼到熱河來拖桿子，到去年才扯到白岔山來受吳大隊長改編的。馬隊長是最著名的一桿開山砲，心裏有什麼口裏就說什麼，他是從來就不知道顧忌的。就在平時，對於吳大隊長的態度，別人都感到他的跋扈，尤其是最近，常常都在給吳大隊長下不去。這種情形，各人的認識也不同——有的認為馬隊長把弟兄們拉得緊，他那支隊的槍支馬匹又最整齊，大隊長也把他奈何不得；有的覺得大隊長那人的性情本來就很是寬洪大量，這些小關節目他是根本就不在意的；還有的認為大隊長是愛才如命，他看到馬隊長太有才幹，所以隨便什麼事情都能夠原諒他。至於一般同事，對他的印像也在大體上可以分出四種——有的覺得他太驕矜，看不起人，漸漸地在心裏含蓄着很深的惡感，如像第一支隊的向隊長和他的分隊長，祇要一說話，就要鬧彆扭的；有的覺得他口爽心快，沒有一點兒彎環倒拐的，這種人到很可以交朋友，所以許多人都樂於同他往來。

其實馬隊長人的長處並不在此，他是有一般隊長們所沒有的眼光，他是有很深刻的認識，他具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尤其是那付口才，誰也不是他的敵手！他能夠分析國際間的情形和世界潮流的趨勢，他能夠指出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應走的道路；他常常都要向一般弟兄們演說，並且他一說出來大家都能夠聽得懂；他還有這樣一種魄力，在演說的時候，他要使你笑就得笑，要使你哭就得哭！他還能夠列舉許許多多的事實出來，証明他的言論的正確性。

不但這樣，他對於弟兄的生活，處處都給他們體貼到；在平時，他的處罰固然很嚴厲，可是一碰到緊要的關頭上卻又故意把弟兄放過去。譬如有一次，他在晚上走到山坡上去查崗，看看快要走攏崗位了，還沒有聽見哨兵要口號；他用手電筒照過去，看到那個弟兄抱着槍靠在坡上睡着了，他沒有拖他的槍，祇是提着槍尖把他搖醒，搭搭就是兩耳刮子，過意這樣罵：

「你放哨，到這兒來睡覺！好在你的槍還抱得緊，要是給你拖了，你不槍斃，這死東西！」

這是他的馬弁傳出來的，一般的弟兄都感到馬隊長是愛惜弟兄的！

本來，他的隊伍經過改編以後，有一部份弟兄是被大隊長換過的；可是，這對於馬隊長卻一點兒效力也沒有，那換過來的一批弟兄不上幾天也就同化了！換到別隊去的那批弟兄又很迅速地替馬隊長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大家都很敬仰馬隊長，大部份的勢力都傾向了他！譬如王戰標那一分隊，就是改編過來的。

今天的消息震動了一般弟兄的心，尤其是第五支隊整個的瘋狂了。在午飯前，馬隊長在操場上對全支隊的弟兄一篇熱烈的講演，他說：

「我們中國失掉了這麼多的地方，就壞在一般軍人祇知道投降，一般做官的祇知圖自己的榮華富貴，不但不能爲國家守土地，爲百姓保護生命財產，他們還要給日本小鬼當狗，來同自己的同胞拼命！要是沒有這批狗替他們出力，他們日本小鬼能夠來占我們這麼多的地方嗎？」

「不能！」回答好像晴空的一聲霹靂。

「……要是我們能夠決定同日本小鬼拚命，同那些狗拚命，一定能夠得到一般老百姓的援助，一定有很多隊伍來響應我們，就是那些走狗下邊的弟兄一定會掉轉鎗頭來同我們打成一片，去赶走我們的敵人！祇要大夥兒齊心幹起來，他們日本小鬼還敢妄想來占我們一分一寸的土地嗎？」

「不敢！」又是一聲霹靂。

「……那末我們現在說要保護他方，保護老百姓，我們是投降日本鬼子呢？還是同他拚命？」

「同他們拚命！」吼聲來得更響亮。

「……要是在這時還有人主張投降的，我們是反對呢，還是不管？」

「反對！」

「……要是我們自己的弟兄還有主張投降的呢？應該怎樣處置？」

「槍斃！」

接着他又說，軍隊上的紀律，對於長官固然應該絕對服從，可是，假如長官放棄他的責任，要去投降敵人，這種長官自己就沒有遵守紀律了，我們弟兄還要去服從他嗎？他又說，祇要他違反了軍紀，要是眞正是好弟兄，應該立刻就掉轉槍頭來打他，不該閉着眼祇知道服從！

最後他又說：

「我們處在這種內奸外患相攻的當中，固然是很危險，但我們就祇有在這種危險的關頭上求出路；要是我們去投降了別人，升官發財的還是祇有那批忠實的狗，我們一般弟兄呢？馬上就送到前線去塡砲眼，去殺自己的同胞，去替他們日本小鬼占我們中國的地方！我們一般老百姓呢？給別人當牛馬，任他們來姦淫屠殺，我們的情形愈危險，我們就愈該要看得清，站得穩，我們的槍口要向眞正的敵人瞄準！我們的命要同眞正的敵人去拚，我們要爲反抗而死，不能去搖尾乞憐，任人來屠殺！我們愛惜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我們不怕死，可是要死得值！我們勝利了，算是盡了我們的責任，就是失敗了，也替中國人爭一口氣，使日本小鬼認識認識眞正的中國人！使

他們知道中國人並不是完全都像那些狗一樣，祇知道貪生怕死，祇知道升官發財」！

馬隊長漆黑的臉皮上發出紅光，吼聲也漸漸地變沙了。

十二

在第五支隊的弟兄們當中，本來在平時就蘊蓄着一種强烈的怒燄，好像安好了引線的地雷一樣，乘機待發；「關東軍司令部」的佈告激起了大衆的不可抑制的反響，馬隊長的講演更引起了猛烈地爆發。

就在當天下午，第五支隊決定了單獨發動！他們開始吼出了抗日！於是忙着印宣言，寫標語，分發出去張貼，並且還要到各分隊去取聯絡。

這樣一來，大家都預料到保安隊的內部馬上就會掀起一種變動，吳大隊長到這時是絕不能坐視不理了。這在第五支隊也曾想到，並且完完全全準備好了的；要是大隊長馬上就來用强硬的手段，那末就暫時把整個的五支隊拖出去，說不定別的部隊還可以帶些走。要是他用和緩的辦法呢？祇要曹大脚板的隊伍一到，還愁不能把整個的保安隊轉變過來？

然而，事實上却並不是這樣地出現，大隊長的態度却又爲衆料所不及，他對於第五支隊這樣的舉動不但沒有用任何手段來阻止，他也突然一呼變得非常積極，他要幹，他要組織抗日會，他又要爲這件事情召集緊急會議！

這次發下來的不是簡單的命令，通告上說得很明白，說是「强寇臨境，不能坐以待斃！職責所在，急應振作圖存！」還有什麽「負弩前驅」呀，「爲國守土」呀，這些字眼在馬隊長也沒有心緒來細細地領略，總之，他知道大隊長表現出來的是：「抵抗暴日，宿具熱望，效命疆埸，絕不後人！」

通告是黃昏時候發下來的，會議就在當天晚上。

這樣一來，更使得人的驚疑不定。誰也猜想不出這究竟又是一套什麽把戲。有的人恐怕這是來對付馬隊長的手段，誰還不知道大隊長的利害？分隊長施瞎子擔心着馬隊長被別人暗算，他堅決地主張馬隊長不要去參加這個會！

「這樣的會有什麽意思？昨天的情形還沒看出來？就弄些什麽出來也不過是掩耳盜鈴的事兒！」

然而，馬隊長却又是另一番見地，他說不管他們是什麽用意，祇要他們這樣幹，在事情的進行上也可以減少一些阻礙；他說在兩方面還沒有扯破臉皮的時候，是不可隨便樹敵的；他說要是這次的會不去參加，那就太顯得給大隊長下不去，這是有害無益的；他認爲大隊長這樣突然的轉變並不是含有什麽不可揣測的陰謀，祇是看到大勢所趨，原來的那條路走不通，所以不得不倒了過來！

（未完）

原文献残缺